

好逑传

作者：不署撰人

《好逑传》又名《侠义风月传》，坊本亦名《第二才子好逑传》，全书十八回，不署撰人，题“名教中人编次”。

据康熙、乾隆间人夏二铭《野叟曝言》载：《好逑传》“版清纸白，前首绣像十分工致”，可知该书早在清初已刊行于世。是书创作时间当更早，学者多认为作于明代。夏二铭所见本久已失传。今天见者，有独处轩藏版大字本、萃芳楼藏版本、凌云阁梓本、三让堂刊小字本、焕文堂刊本等。

该书十八世纪传欧洲，译为多国文字，歌德等文学家阅后颇为称颂。

本书据独处轩藏版本校点，参校萃芳楼藏版本。

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

诗曰：

偌大河山偌大天，万千年又万千年。

前人过去后人续，几个男儿是圣贤！

又曰：

寢寐相求反侧思，有情谁不爱娥眉？

但须不作钻窥想，便是人间好唱随。

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，有一个秀才，姓铁双名中玉，表字挺生，生得丰姿俊秀，就象一个美人，因此里中起个浑名，叫做铁美人。若论他人品秀美，性格就该温存。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，性子就似生铁一般，十分执拗。又有几分膂力，有不如意，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，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。倘或交接富贵朋友，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，一味冷淡。却又作怪——若是遇着贫交知己，煮酒论文，便终日欢然，不知厌倦。更有一段好处：人若缓急求他，便不论贤愚贵贱，慨然周济；若是谀言谄媚，指望邀惠，他却只当不曾听见。所以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。

他父亲叫做铁英，是个进士出身，为人忠直，官居卸史，赫赫有敢谏之名。母亲石氏，随父在任。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，见事又敢作敢为，恐怕招愆，所以留在家内。他天姿既高，学问又出人头地，因此看人不在眼上，每日只是闭户读书，至读书有兴，便独酌陶情，虽不叫做沉酣曲蘖，却也朝夕少他不得。再有兴时，便是寻花问柳，看山玩水而已。十五六岁时，父母便要与他结亲，他因而说道：“孩儿素性不喜偶俗，若是朋友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可也。夫妇乃五伦之一，一谐伉俪，便是白头相守；倘造次成婚，苟非淑女，勉强周旋则伤性，去之掷之又伤伦，安可轻议？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，以图选择”。

父母见他说得有理，便因循下来，故年将二十，尚未有配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在家饮酒读书，忽读到比干谏而死，因想到为臣尽忠，虽是正道，然也要有些权求，上可以悟主，下可以全身，方见才干；若一味耿直，不知忌讳，不但事不能济，每每触主之怒，成君之过，至于杀身，虽忠何益？又饮了数杯，因又想道：“我父亲官居言路，赋性骨鲠，不知机变，多分要受此累！”一时忧上心来，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，苦劝一番，遂无情无绪彷徨了一夜。到次日天才微明，就起来分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，管了家事，又叫人收拾了行李，备了马匹，只叫一个贴身服侍的童子，叫做小丹，跟随进京，去定省父母。正是：

死君自是忠臣志，忧父方成孝子心。

任是人情百般厚，算来还是五伦深。

铁公子忙步进京，走了两日，心焦起来，贪着行路，不觉错过宿头。天色渐昏，没个歇店，只得沿着一带路，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。到了村中来看，只见村中虽有许多人家，却东一家，西一家，散散的住开，不甚相连。此时铁公子心慌，也不暇去选择大户人家，只就近便，在村口一家门前便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，自走进去，叫一声：“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，看看铁公子秀才打扮，忙问道：“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，去看韦相公，不认得他家，要问我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不是看什么韦相公，我是要进京，贪走路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住的。”老婆子道：“若要借住，不打紧。但是穷人家，没好床铺供给，莫要见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都不消，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，我自重谢。”遂教小丹将行李取了进来。那老婆子教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，又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，又一面烧了一壶茶出来，请铁公子吃。

铁公子吃着茶，因问道：“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的，这韦相公却是何人？又有何事人来看他？”老婆子道：“相公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地方原不叫做韦村，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村中十停人家，到有六七停姓韦，故此叫做韦村。不期兴衰不一，过了数年，这韦姓一旦败落，不但人家穷了，连人丁也少了。就有几家，不是种田，就是挑粪，从没人读书之子。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，忽生出一个韦相公来，才十六七岁，就考中了一个秀才。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秀才的人家，爱他年纪小，有才学，又许了一个亲事，只因他家一贫彻骨，到今三四年，尚不曾娶得，数日前，忽有一个富豪大官府，看见他妻子生得美貌，定要娶他。他父母不肯，那官府恼了，因倚着官势用强，教许多入将女子抬了回去。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，韦相公慌了，急急进京去访问。不期访了一日，不但他妻子没踪影，连他丈人、丈母也没个影

儿，欲要告状，又没有指实见证；况他对头，又是个大官府，如何理论得他过，今日气苦不过，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，竟去长溪里投水。他母亲急了，四下央人去赶，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。故此相公方才来，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，知他着恼，来看他。”

正说不了，只听得门外哄嚷之声，二人忙走出来看，只见许多乡人，卫护着一个青衣少年，掩着面哭了过去。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着走，因叫说道：“家里有客，你回来罢！”内中一个老儿，听见忙走过来道：“我家里有什么客？”忽抬头看见铁公子，因问道：“莫非就是这位相公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正是。因走错了路径，要借宿。”老官儿道：“相公既要借宿，怎不快去收拾夜饭？还站在这里看些什么？”老婆子道：“不是我要看，也是这位相公，问起韦相公的事来，故此同看看。我且问你，韦相公的妻子既是青天白日抬了去，难道就没有人看见？为何韦相公访来访去，竟不见些影响？”老官儿道：“怎的没影响，怎的没人看见？只是他的对头利害，谁敢多嘴管这闲事，去招灾揽祸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果是不敢说！”老儿道：“莫道不敢说，就是说明了，这样所在，也救不出来！”婆子道：“若是这等说，韦相公这条性命，活不成了。可怜！可怜！”说罢，就进去收拾夜饭。

铁公子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你们乡下人，怎这样胆小没又气？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，说这宽皮话儿。”老儿道：“怎的没人知道消息下落？莫说别人，就是我也知道！”铁公子道：“你知道？在那里？”老儿道：“相公是远方过路人，料不管这闲事，就说也不妨，相公，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那里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！”老儿道：“若是公侯的深闺秘院，有人出入，也还容易缉访。说起来，这个对头，是世代公侯，祖上曾有汗马功劳，朝廷特赐他一所养闲堂，教他安享，闲人不许擅入。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，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既有人看见，何不报知韦相公，教他去寻？”老儿道：“报他何用，就是韦相公知道，也奈何他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养闲堂在何处？你可认得？”老儿道：“养闲堂在齐化门外，只有一二里路，想是人人认得的，只是谁敢进去？”说完，老婆子已收拾夜饭，请铁公子吃。铁公子吃完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，草草睡下一夜。到次日起来，老婆子又收拾早饭，请他吃了。铁公子叫小丹称了五钱银子，谢别主人，然后牵马出门，老儿又叮嘱道：“相公，昨晚说的话，到京里切不可吹风，恐惹出祸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关我什事，我去露风！你只管放心。”说罢，遂由大路而行，正是：

奸狡休夸用智深，谁知败露出无心。

劝君不必遮人目，上有苍苍日鉴临！

铁公子上马，望大路上走不到二三里，只见昨晚上见的那个青衣少年，在前面走一步，顿一步足，大哭一场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！何令我受害至此！”铁公子看明了，忙将缰绳一提，赶到前面，跳下马来，将他肩头一拍道：“韦兄不必过伤，这事易处，都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归赵！”那少年猛然抬头，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，却又不认得，心下惊疑，说道：“长兄自是贵人，小弟贫贱，素不识荆，今又正在患难之中，怎知贱姓，过蒙宽慰？然宽慰自是长兄云天高谊，但小弟冤苦已难伸诉，长兄纵有荆、豫侠肠，昆仑妙手，恐亦救拔小弟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峰蚕小难，若不能为兄排解，则是古有豪杰，今无英雄矣，岂不令郭解笑人？”

那少年听了，愈加惊讶道：“长兄乃高贤大侠，小弟在困顿中，神情昏愤，一时失敬，且请贵姓尊表，以志不躬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的贱名，仁兄且不必问，到是仁兄的尊字，与今日将欲何往，到要见教了，我自有说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小弟韦佩，贱字柔敷，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，欲要寻个自尽，又奈寡母在堂；欲待隐忍了，又现当此圣明之朝，况在辇毂之下，岂容纨绔奸侯，强占人家受聘妻女，以败坏朝廷之纲常伦理、情实不甘。昨晚踌躇了一夜，因做了一张揭贴，今欲进京，拚这一条穷性命，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。虽知贵贱相悬，贫富不敌，然事到头来，也说不得了。”因在袖中取出一张揭贴，递与铁公子道：“长兄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。”铁公子接了揭贴，细细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一个秀才，叫做韩愿。抢他妻子的，是大夬侯。因说道：“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，然事关勋爵，必须进呈御览，方有用处。若只递在各衙门，他们官官相护，谁肯出头作恶？吾兄自递，未免空费气力，终是无用。若付与小弟带去，或别有妙用，也未可知。”韦佩听了，忙深深一揖道：“得长兄垂怜，不啻枯木逢春。但长兄任劳，小弟安坐，恐无此理。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，以便使令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仁兄若同到城，未免招摇耳目，使人防嫌。兄请回，不出十日，当有佳音相报。”韦佩道：“长兄高情，真是天高地厚。但恐小弟命薄，徒费盛心。”说到伤心，不觉堕下泪来。铁公子道：“仁兄青年男子，天下何事不可为，莫只管做些儿女态，令英雄短气！”韦佩听了，忙欢喜致谢道：“受教多矣！”铁公子说罢，将揭帖笼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马，带着小丹匆匆去了。韦佩立在道旁相送，心下又惊又疑，又喜又感，就象做了个春梦一般，不敢认真，又不敢猜假，恍恍惚惚，望到不见公子的马，方才回去。〔正是〕：

心到乱时无是处，情当苦际只思悲。

漫言哭泣为儿女，豪杰伤心也泪垂！

原来这韦村到京，只有四五十里。铁公子一路赶行，日才过午，就到了京

城。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，要他先动了疏奏明，然后奉旨拿人。不期到了私衙，门前静悄悄，一个衙役也不见。心下暗着惊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慌忙下马，到堂上，也不见有吏人守候，愈加着忙。急走入内宅，见内宅门是关的，忙叫几声，内里家人听见，识得声音，忙取钥匙开了门，迎着叫道：“大相公，不好了！老爷前日上本，伤触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狱去了，几乎急杀。大相公来得好，快到内房去商量！”铁公子听了，大惊道：“老爷上的是什么本，就至于下狱？”一头问，一头走，也等不得家人回答，早已走到内房。母亲石夫人忽看见，忙扯着衫袖，大哭道：“我儿来得正好。你父亲今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明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早也上一本，晚也上一本，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，不知是死是生？”铁公子先已着急，又见母亲哭做一团，只得跪下，勉强安慰道：“母亲不必着急，任是天大事情，也少不得有个商量。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什么本？为什言语触犯了朝廷？”石夫人方才扶起铁公子，教他坐下，因细细说道：“数日前，你父亲朝罢回家，半路上忽撞见两个老夫妻，打得蓬头赤脚，衣裳粉碎，拦着马头叫屈。你父亲问他是什人，有何屈事，他说是个生员，叫做韩愿。因他有个女儿，已经许字与人，尚未曾娶去，忽被大夬侯访知有几分颜色，劈头教人来说，要讨他做妾。这生员说，已经受聘，抵死不从，又挺触了他几句。那大夬侯就动了恶气，使出官势，叫了许多鹰犬，不由分说，竟打入他家，将女儿抢去。这韩愿情急，追赶拦截，又被他打得狼狈不堪。你父亲听了，一时怒起，立刻就上了一疏，参劾这大夬侯，你父亲若有细心，既要上本，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，做个证据，教他无辞便好。你父亲在忿怒中，竟不提防。及圣旨下来，著刑部审问，这贼侯奸恶异常，有财有气，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，并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。到刑部审问时，没了对头，大夬侯转办一本，说你父亲毁谤功臣，欺枉君上。刑部官又受他的嘱托，也上本参论。圣上恼了，竟将你父亲拿下狱去定罪。十三道同衙门官，欲待上疏辨救，若无原告，没处下手。这事怎了？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。”

铁公子听完了，方定了心，喜说道：“母亲请宽怀，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之事，便难分辨。韩愿这件事，不过是民间抢夺，贵豪窝藏，尝有的小事，有甚难处！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莫要轻看，事虽小，但没处拿人，便犯了欺君之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若是父亲造捏假名，果属乌有，故入人罪，便是欺君。若韩愿系生员，并他妻女，明明有人抢劫，万姓共见，台臣官居言路，目击入告，正是尽职，怎么叫做欺君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说的都是太平话，难道你父亲不会说？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两个人，便塞往了嘴，做声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拿不着？就是盗贼奸细，改头换面，逃走天涯海角，也要拿来。况这韩愿三人，皆含屈负冤之人，啼啼哭哭，一步也远去不得的，不过窝藏鞑

穀之下，捉他何难？况此三人，孩儿已知踪迹，包管手到擒来，母亲但请放心。”石夫人道：“这话果是真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母亲面前，怎敢说谎！”石夫人方欢喜道：“若果有些消息，你吃了饭可快到狱中，通知你父亲，免他愁烦。”一面就教仆夫收拾午饭，与铁公子吃了，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，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狱中去。铁公子道：“且慢去。”遂走到书房中，写了一道本，又叫母亲取出御史的关键，又将韦佩的揭帖，包在一处袖了，方带着家人，到刑部狱中来看父亲。正是：

任事不亟凭大胆，临机全靠有深心。

若将血气雄为勇，豪杰千秋成嗣音。

铁公子到狱中，狱官知是铁御史公子，慌忙接见，就引入一个小轩子里来，道：“尊公老爷在内，可进去相见。恐有密言，下官不敢奉陪。”铁公子谢了一声，就走入轩内，只见父亲没有拘系，端然危坐，便忙进前拜了四拜道：“不孝子中玉，定省久疏，负罪不浅。”铁御史突然看见，忙站起来，惊问道：“这是我为臣报国之地，你在家不修学业，却到这里来做什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大人为臣，既思报国，孩儿闻父有事在身，安敢不来？”铁御史听了，沉吟道：“来固汝之孝思，但国家事故多端，我为谏官，进言是我的职分，听与不听，死生在于朝廷，你来也无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谏官言事固其职分，不言则不可，言则以期于事之有济。若不管事之济否，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，则不谏大体与不知变通之人。捕风捉影，晓晓于君父之前，以博名高者，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耶？”铁御史叹道：“谏官言语，自望事成，谁知奸人诡计百出。如我今日之事，明明遇韩愿夫妻叫伸冤屈，我方上疏，何期圣旨着刑部拿人，而韩愿夫妻已为奸侯藏过，并无踪影，转坐罪于我。我之本心，岂捕风捉影，欺诳君父哉！事出意外，谁能尽知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事虽不能预知，然凡事亦不可不预防。前之失既已往不可追矣，今日祸已临身，急急料理，犹恐迟误，又生他变。大人奈何安坐囹圄，也是出于无奈。若说急急料理，原告已被藏匿，无踪无影，叫我料理何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无踪影！但刑部党护奸侯，自不用力。大人宜急请旨自捕，方能完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请旨何难！但恐请了旨，无处捕人，岂不又添一罪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韩愿妻女三人踪迹，孩儿已访明在此。但干涉禁地，必须请旨去拿，有个把柄，方可下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也曾托相好同官，着精细捕人，四路缉访，并无一点风声。你才到京，何能就访得的确？莫非少年猛浪之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事关身家性命，孩儿怎敢孟浪！”因看四下无人，遂悄悄将遇韦佩，并老儿传言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又取出韦佩的揭帖与铁御史看。铁御史看了，方欢喜道：“有此一揭，韩愿妻女三人，纵捉获不着，也可灭我妄言之罪。但所说窝藏

之处，我尚有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此系禁地，定藏于此，大人更有何疑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只虑奸侯事急，将三人谋死以绝迹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大夬侯虽奸恶，不过酒色之徒，恃着爵位欺人，未必有杀辣心；况贪女子颜色，恋恋不舍，既有禁地藏身，又有刑官党护，又见大人下狱，事不紧急，何至杀人？大人请放心勿疑。”铁御史又想〔了想〕道：“我儿所论，殊觉有理。事到头来，也说得不得了，只得依你。待我亲写一本，汝回去快取关防来用，以便奉上。”那铁公子道：“不须大人费心，本章孩儿已写在此，关防也带在此，只消大人看过，若不改，就可上了。”因取出递与铁御史，铁御史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河南道监察御史，现系狱罪臣铁英谨奏，为孤忠莫辨，恳恩降敕自捕，以明心迹事：窃闻耳目下求，人主之盛德；当尧上献，臣子之尽心。故言官言事，尚许风闻，未有据实入陈，反加罪戾者也。臣前劾大夬侯沙利，白昼抢掳生员韩愿已聘之女为妾，实名教所不容，礼法所必诛。奉旨敕刑部审问，意谓名教必止，礼法必申矣。不料奸侯如鬼如蜮，暗藏原告以瞒天，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，明纵犯人为恶，反坐臣缙继。臣素丝自信，料难宛转，微生赤胆如天，只得哀求圣主，伏望洪恩，怜臣朴直遭诬，乞降一敕，敕臣自捕。若朝奉敕而夕无人，则臣万死不辞矣；若获其人，则是非曲直不辨自明矣。倘蒙天恩怜准，须秘密其事，庶免奸侯又移巢穴。再敕不论禁地，则臣得以展布腹心。临表不胜激切待命之至！外韦佩揭帖一张，开呈御览，以明实据。

铁御史看完，大喜道：“此表剴切详明，深合我意，不消改了。”一面封对，一面就请狱官，烦他代上。狱官不改推辞，只得领命，到通政司去上达。

只因这一本上，有分教：打辞玉笼，顿开金锁！铁御史上了此本，不知上意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

诗曰：

治世咸夸礼法先，谁知礼法有时愆。

李膺破柱方称智，张俭投门不算贤。

木附草依须着鬼，鹰拿鹤捉岂非仙？

始知为国经常外，御变观通别有权。

话说铁御史依了铁公子，上疏请旨自捕，在狱中候不得两日，早颁下一道密旨到狱中来。铁御史接着，暗暗开看，见是准了他的本，命他自捕，满心欢喜；因排起香案来，谢过了圣旨，仍旧将圣旨封好，不许人看见。因自想道：“圣旨虽准，只愁捉不出人来，却将奈何？”就与铁公子商量，要出狱往捕。铁公子道：“且慢！大人一出狱，招摇耳目，惊动了大夬侯，使他提防。莫

若大人再少坐片时，待孩儿悄悄出去，打开了养闲堂，提出了韩愿妻女，报知大人，然后大人飞马来宣旨拿人，方是万全之计。”铁御史点头道是。因将密旨藏好，又嘱狱官勿言，暗暗分咐铁公子道：“此行须要小心！”

铁公子领命，即悄悄走回私衙，与母亲说知，又叫母亲取出少时用的铜锤来。原来铁公子十一二岁时，即有膂力，好使器械，曾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，重二十余斤，时时舞弄，铁御史进京做官，恐他在家耍锤，惹出事来，故此石夫人收了她的，带到京中。铁公子不改有违亲命，只得罢了。今日石夫人忽听见讨取，因惊问道：“前日你父亲一向不许你用，今日为何又要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去探入虎穴，带去防身。”石夫人见说得有理，便不拗他，因叫人取了出来付与他，因嘱咐道：“只可防防身，不可惹事！”铁公子应诺，又叫人暗暗传乎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，远远跟随，以备使唤。又呼人取酒来饮，饮到半酣，却换了一身武服，暗带铜锤，装束得天神相似，外面仍罩儒衣，骑了一匹马，只叫一人跟随，竟暗暗出齐化门来，并不使一人知觉。

出了城门，放开辔头，霎时间就望见了一所在宅院，横于道左，十分富丽。铁公子心知是了，却远远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，自却慢慢度到面前。细细一看，只见两旁是两座牌坊，那牌坊上皆有四字，一边乃是“功高北阙”，一边是“威镇南天”。牌坊中间，却是三个虎座门楼，上面中间直立着一扁，扁上写的是“饮赐养闲”四个大金字。门楼下三座门，俱紧紧闭着。铁公子看了一回，见没有人出入，心下想道：“此正门不开，侧首定有旁门出入。”因沿着一带高墙，转过一条横路，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门楼，两扇朱门，却也闭着，门上地却锁了一把大锁，又十字交贴着两张封皮，细细一看，封皮虽在上面，却是时常开的。门虽闭着，却露条亮缝，内里不曾上柱。门旁粉壁上，又贴着一张告示，上写：“大夬侯示：此系朝廷钦赐禁地，官民人等俱不得至此窥探取罪！特示。”门楼两旁，有两间门房，许多人在内看守。铁公子看在眼里，也不去惊动他，急回身走到小丹牵马的所在，将儒衣脱去，露出一身武装，手提铜锤，翻身上马，因吩咐小丹道：“你可招呼众捕役即便赶来，紧紧伺候，倘捉了人，即可飞马报知老爷，请他快来！”小丹应了。然后一辔头跑到门楼前，跳下马来，手执铜锤，大声叫道：“奉圣旨要见大夬侯，快去通报！”门房一时摸不着头脑，慌慌张张答应道：“老爷在府中，不在此处。”铁公子大喝一声道：“胡说！府中人明明俱说在此，你这班该死的奴才，怎敢隐瞒，违背圣旨！都要拿去砍头！”吓得众家人面面相觑，仓卒中答应下来。铁公子又大声叫道：“还不快快开门，只管挨死！”内中一个老家人，见嚷得慌，只得大着胆说道：“公侯人家，老爷不在此，谁敢开门？就是开了门，此系朝廷钦赐的禁地，爷也不敢进去！”铁公子听了大怒道：“奉圣旨拿人，怎么

不敢进去！你不开，等我自开！”因走近前，举起铜锤，照着大锁上只一锤，“豁喇”一声响，早已将大锁打在地下，那两扇门便“豁喇喇”自开了。铁公子见门开，大踏步竟往内走，众家人看见铁公子势头勇猛，谁敢拦阻！只乱嚷道：“不好了！”都跑进去报信。

原来大夬侯因一时高兴，将韩愿女儿抢了来家，也只道穷秀才没处伸冤，不期撞见铁御史作对头，上疏参论，又不料圣旨准了，着刑部审问，一时急了没摆布，只得将韩愿夫妻一并抢来，藏在养闲堂内，以绝其迹，却上疏胡赖，初时还只怕有人知觉，要移巢穴，后见刑部用情，不肯力追，反将铁英下了狱，便十分安心，不复他虑。只恐怕这韩氏女子寻死觅活，性烈难犯，又恐韩愿夫妻论长论短，不肯顺从，每日备酒礼相求，韩愿一味执拗。这日急了，正坐在养闲堂，教人将韩愿洗剥了捆起来，用刑拷打，要他依允。因说道：“你虽是个秀才，今既被捉了来，要你死，只当死一鸡一狗，那里去伸冤？”韩愿道：“士虽可杀，只怕天理难欺，王法不漏，那时悔之晚矣！老大人还须三思！”大夬侯道：“你既要我三思，你何不自忖：你一个穷秀才的女儿，与我公侯为妾，也不为玷辱于你。你若顺从了，明日锦衣玉食，受用不尽，岂不胜似吃淡饭黄齑？”韩愿道：“生〔员〕虽贫士，野语云：‘宁为鸡口，勿为牛后。’岂有圣门弟子，贪纨绔之膏粱，而乱朝廷之名教者乎？”

大夬侯听了，勃然大怒，正吩咐家人着实加刑，忽管门的四五个一齐乱跑进来，乱嚷道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！外面一个少年武将，手执一柄铜锤，口称奉圣旨拿人，小的们不肯放他进来，他竟一锤将门锁打落，闯了进来。不知是什么人？如今将到堂了，老爷急须准备！”大夬侯听见，惊得呆了，正东西顾盼，打算走入后堂，铁公子早已大踏步赶到堂前，看见大夬侯立在上面，即拱手道：“贤侯请了！奉旨有事商量，为何抗旨不容相见？”大夬侯见躲不及，只得下堂迎着说：“既有圣旨，何不先使人通知，以便排香案迎接？怎来得这样卤莽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圣旨秘紧紧急，岂容漏泄迟缓？”因迎上一步，右手持锤，左手将大夬侯一把紧紧提住道：“请问贤侯：此乃朝廷钦赐养闲禁地，又不是有司衙门，这阶下洗剥受刑的，却是什人？”大夬侯欲藏匿韩愿不得，心先着急，及听见人来，口称圣旨，愈惊得呆了，要脱身走，又被来人捉住，只得硬着胆答应道：“此乃自治家人，何关朝廷礼法？既有旨议事，（原书下缺）”因叫家人带过。

铁公子拦住，正要再问，韩愿早在阶下喊叫道：“生员韩愿，不是家人，被陷在此，求将军救命！”铁公子听说是韩愿，心先安了，惊问道：“你既是生员韩愿，朝廷着刑部四处拿你，为何却躲在这里？背旨藏匿，罪不容于死矣！”此时小丹已赶到，铁公子将嘴一努，小丹会意，忙跑出门外，一面招集

众衙役拥入，一面即飞马去报铁衙史。

铁公子见众衙役已到，因用铜锤指着韩愿道：“此是朝廷钦犯，可好带起！”因问韩愿道：“你既称含冤负屈，就该挺身到刑部去对理，为何却躲在此，私自认亲？”韩愿听了大哭道：“生员自小女被恶侯抢劫，叩天无路，逢人哭诉，尚恐不听，既刑部拘审，安肯躲避？无奈贫儒柔弱，孤立无援，忽被豪奴数十人，如虎驱羊，竟将生员夫妻捉到此处，沉埋海底，日遭笞楚，勒逼成亲，已死在旦夕。何幸得遇将军，从天而下，救援残生，重见天日？此系身遭坑陷，谁与他结亲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你的妻女已在此了？”韩愿道：“正是，亦在此处。老妻屈氏，现拘禁在后厅厢房中；小女湘絃闻知秘在内阁楼上，朝夕寻死，如今不知是人是鬼？”铁公子听了大怒，因指挥众捕役，押韩愿入内拿人。

大夬侯见事已败露，又自辨不能脱身，又见众捕役往内要走，万分着急，只得拚着性命，指着铁公子道：“这里乃是朝廷钦赐的宅院，我又忝为公侯，就有什不公不法的事，也要请旨定夺。你是什么人，怎敢手执铜锤，擅自打落门锁，闯入禁堂，凌辱公侯？你自己的罪名还当不起，怎还要管别人的闲事？”欲反过手来，也要将铁公子扭住，却又不能，因叫家人：“快快与我拿下！”

此时，众家人闻知主人被捉，都纷纷赶来救护，挤了一堂，因见铁公子执铜锤，捉住主人，十分勇猛，不敢上前。今见主人分咐拿人，有几个大胆的，就要上前来拿。铁公子急骂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，你拿那个！”因换一换手，将大夬侯拦腰一把，提将起来，照众家人只一扫，手势来得重，众家人只扫着的，都跌倒了。大夬侯年已四十之人，身手又被酒〔色〕淘虚，况从来娇养，那里禁得这一提一扫！及至放下，已头晕眼花，喘做一团，只叫“莫动手！莫动手！”

原来大夬侯有一班相厚的侯伯，有人报知此信，都赶了来探问。及见铁公子扯的大夬侯狼狈不堪，因上前解劝道：“老先生请息怒，有事还求商量，莫要动粗，伤了勋爵的体面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他乃欺君的贼子，名教中罪人，死有余辜，甚么勋爵！甚么体面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沙老先生就有甚簠簋不饰处，也须明正其罪，朝廷从无此拳足相加之法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诸公论经亦当达权，虎穴除凶，又当别论！”众侯伯道：“老先生英雄作用，固不可测。且请问今日之举，还是大侠报仇，还是代削不平？必有所为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俱非也。但奉圣上密旨拿人耳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既奉密旨，何不请出来宣读，免人疑惑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要宣读也不难，可快排下香案。”众侯伯就分咐打点，大夬侯喘定了，又见众侯伯人多胆壮，因又说道：“列位老先生，莫要听他

胡讲？他又不是有司捕役，又不是朝廷校尉，如何得奉圣旨？他不过是韩愿私党，假称圣旨，虚装虎势，要骗出人去。但他来便来了，若无圣旨，擅闯禁地，殴打勋位，其罪不小，实是放他不得，全仗诸公助我一臂！”又分咐家人：“快报府县，说强人白昼劫杀，若不护救，明日罪有所归！”众侯伯见大夬侯如此说，也就信了。因对着铁公子道：“大凡豪强劫夺，多在乡僻之地，昏黑之时，便可侥幸。他乃公侯之家，又在辇毂之下，况当白昼之时，如何侥幸得来！兄此来也觉太强横了些。若果有圣旨，不妨开读；倘系谎词，定获重罪。莫若说出真情，报出真名，快快低首阶前，待我等了消释，或者还可苟全性命。若恃强唬吓，希图逃走，只怕你身入重地，插翅难飞去！”铁公子说道：“我要去亦何难，但此时尚早，且待宣读了圣旨，拿了人犯，再去也不迟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既有圣旨，何不早宣！”铁公子道：“但我只身，他羽翼如此之众，倘宣了旨意，他恃强作变，岂不费力！他既报府县，且待府县来时宣读，便无意外之虞矣！”众侯伯道：“这倒说得有理。”一面又着家人去催府县。

不一时，大兴县知县早来了，看见这般光景，也决断不出。又不多时，顺天府推官也来了。众侯伯迎着，诉说其事。推官道：“真假一时也难辨，只看有圣旨没有圣旨，便可立决矣。”因吩咐排香案。不一时，堂中焚香点烛，推官因对铁公子说道：“史既奉圣旨拿人，且对众宣读，以便就缚，若只这（般）扭结①，殊非法纪！”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扭结”原作“结扭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乙正。

铁公子正要应答，忽左右来报：“铁御史老爷门前下马了！”大夬侯突然听见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他系在狱中，几时出来的？”说还未完，只见铁御史两手拜着一个黄包袱，昂昂然走上堂来，恰好香案端上，就在香案上将花包袱展开，取出圣旨，执在手中。铁公子看见，忙将大夬侯捉到香案前跪下，又叫众捕役将韩愿带在阶下俯伏，对众说道：“犯侯沙利，抗旨不出。请宣过圣旨，入内搜捉！”铁御史看见众侯伯并推官、知县，都在这里，因看着推官说道：“贤节推来得正好，请上堂来，圣上有一道严旨，烦为一宣。”推官不敢推辞，忙走到堂上接了。铁御史遂走到香案，与大夬侯一同跪下。推官因朗诵圣旨道：

据御史铁英所奉，大夬侯沙利抢劫被害韩愿并韩愿妻女，既系实有其人，刑臣何缉获不到？既着铁英自捉，不论禁地，听其搜缉。如若捉获，着刑部严审回奏。限三日无获，即系欺君，从重论罪。

推官读完了圣旨，铁御史谢过恩，忙立起身，欲与众侯伯相见。不欺众侯

伯听见宣读圣旨，知大夬侯事已败露，竟走一个干净，许多家人都渐渐躲了，惟推官、知县过来参见。大夬侯到此田地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站起身，向铁御史深深作揖道：“学生有罪，烦望老先生周旋！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学生原不深求，只要辨明不是欺君便了。如今韩愿既已在此，又供出他妻女在内，料难再匿，莫若叫出来，免得人搜。”大夬侯道：“韩愿系其自来，妻女实不在此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老先生既说不在此，我学生怎敢执言在此，只得遵旨一搜，便见明白。”就吩咐铁公子带众捕役，押韩愿入内去搜，大夬侯要拦阻，那里拦得住。

原来此厅虽是宅房，并无家眷在内。众人走到内厅，早闻得隐隐哭声，韩愿因大声叫道：“我儿不消哭了，如今有圣旨拿人，得见明白了，快快出来！”只见厅旁厢房内，韩愿的妻子屈氏听见了，早接应道：“我在此，快先来救我！”众人赶到门前，门都是锁的。铁公子又是一锤，将门打开，屈氏方蓬着头走出来，竟往里走，口里哭道：“只怕我儿威逼死了！”韩愿道：“不曾死，方才还哭哩！”屈氏即奔到楼阁上，只见女儿听到父亲在外吆喝，急要下楼出来，却被三四个丫环、仆妇拦住不放，屈氏忙叫道：“奉圣旨拿人，谁敢拦阻！”丫环、仆妇方才放松。屈氏看见房中锦绣珠玉堆满，都推开一边，单拿了一个素包头，替女儿包在头上，遮了散发，扶了下来，恰好韩愿接着，同铁公子并众捕役，一同领了下来。到堂前，韩愿就带妻女跪在铁御史面前，拜谢不已道：“生员并妻女三条性命，皆赖大宗师保全，真是万代阴功！”铁御史道：“你不必谢我，这是朝廷的圣恩，凡事在刑部勋臣，本院尚不知如何。”因对着大兴知县说道：“他三人系特旨钦犯，今虽有捕役解送，但恐又有疏虞，烦贤大尹押到刑部，交付明白，庶无他变。”知县领命，随令众捕役将韩愿并妻女三人带去。铁御史然后指着大夬侯向推官说道：“沙老先生乃勋爵贵臣，不敢轻褻，敢烦贤节推相陪，送至法司。本院原系縲臣，自当还狱待罪。”说罢，即起身，带着铁公子出门上马而去。正是：

敢探虎穴英雄勇，巧识孤踪智士谋。

迎得蚌珠还合浦，千秋又一许虞侯。

铁御史去后，大夬侯待推官，急托权贵亲友，私行贿赂，到刑部与内阁去打点，希图脱罪不题。

却说铁御史归到狱中，即将在大夬侯养闲堂搜出韩愿妻女三人，押送法司审究之事，细细写了一本，登时奏上。到次早，批下旨来，道：

铁英既于养闲禁地搜出韩愿并其妻女，则不独心迹无欺，县参劾有实。着出狱暂供旧积，候刑部审究定案，再加升赏。钦此。

铁御史得旨，方谢恩出狱。回到私衙，铁公子迎着，夫妻父子欢然不题。

却说刑部虽受了大夬侯的嘱托，却因本院捉人不出，干涉用情，不敢再行庇护，又被韩愿妻女三人口口咬定，抢劫情真，无处出脱，只得据实罪上疏奏闻，但于疏末回护数语道：“但念沙利年登不惑，麟趾念切，故淑女情深；且劫归之后，但以义求，并无强犯。倘念功臣之后，或有一线可原，然恩威出于上裁，非臣下所敢专主。谨具疏奏请定夺，不胜待命之至。”过两日，圣旨下了，批说道：

大夬侯沙利，身享高爵重位，不思修身御下，乃逞豪横，劫夺生员韩愿已受生员韦佩聘定之女为妾，已非礼法；及为御史铁英弹劾，又不悔过首罪，反捉韩愿夫妻藏匿钦赐禁堂，转抵铁英的妄奏，其欺诳奸狡，罪莫大焉。据刑臣断拟，本当夺爵赐死，姑念先臣勋烈，不忍加刑，着幽闭养闲堂三年，以代流戍；其俸米拨一年给韩愿，以偿抢劫散亡。韩女湘弦，既守贞未经苟犯，当着韦佩择吉成亲。韩愿敦守名教，至死不苟，为儒无愧，着准贡教授，庶不负所学。铁英据实奏劾，不避权贵，骨鲠可嘉，又能穷探虎穴，大有气力，着升都察院掌堂。刑臣缉捕询情，罚俸三月。钦此。

自圣旨下后，满城皆相传铁公子打入养闲堂，取出韩湘弦之事，以为奇人，以为大侠，争欲识其面，拜访请交者，朝夕不绝。韩愿蒙恩选职，韦佩奉旨成婚，皆铁公子之力，感之不啻父母，敬之不啻神明。惟铁御史反以为忧，对铁公子道：“天道最忌满盈，祸福每相倚伏。我前日遭诬下狱，祸已不测，后邀圣恩，反加选转，可谓侥幸矣。然奸侯由此幽闭，岂能忘情？况你捉臂把胸，凌辱已甚，未免虎视眈眈，思为报复。我为臣子，此身已付朝廷，生死祸福，无可辞矣，你东西南北，得以自由，何必履此危地？况声名渐高，交结渐广，皆招惹是非之端。莫若借游学之名，远远避去，如神龙之见其首，不见其尾，使人莫测，此知几所以为神也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孩儿懒于酬应，正有此意。但虑大人居官言路，动与人仇，孤立于此，不能放心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清廉自饬，直道而行，今幸又为圣天子所嘉，擢此高居，既有小谗，料无大祸，汝不须在念。汝此去，还须勤修儒业，以圣贤为宗，切不可恃肝胆气血，流入游侠。”铁公子再拜于地道：“谨受大人家教。”自此又过了两三日，见来访者愈多，因收拾行李，拜辞父母，带了小丹，竟回家中而去。正是：

来若为思亲，去疑因避祸。

倘问来去缘，老天未说破。

铁公子到了家中，不期大名府皆知铁公子打入养闲堂，救出韩湘弦之事，又见铁御史升了都察院，不独亲友殷勤，连府县也十分尊仰。铁公子因想道：“若终日如此，又不若在京中，得居父母膝下。还是遵父命，借游学之名，可以远避。”遂将家务交付家人，收拾行李资斧，只带小丹一人只游学。

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风流义气冤难解，名教相思害杀人。铁公子游学，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

诗曰：

治世咸夸礼法先，谁知礼法有时愆。

李膺破柱方称智，张俭投门不算贤。

木附草依须着鬼，鹰拿鹤捉岂非仙？

始知为国经常外，御变观通别有权。

话说铁御史依了铁公子，上疏请旨自捕，在狱中候不得两日，早颁下一道密旨到狱中来。铁御史接着，暗暗开看，见是准了他的本，命他自捕，满心欢喜；因排起香案来，谢过了圣旨，仍旧将圣旨封好，不许人看见。因自想道：“圣旨虽准，只愁捉不出人来，却将奈何？”就与铁公子商量，要出狱往捕。铁公子道：“且慢！大人一出狱，招摇耳目，惊动了大夬侯，使他提防。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时，待孩儿悄悄出去，打开了养闲堂，捉出了韩愿妻女，报知大人，然后大人飞马来宣旨拿人，方是万全之计。”铁御史点头道是。因将密旨藏好，又嘱狱官勿言，暗暗分咐铁公子道：“此行须要小心！”

铁公子领命，即悄悄走回私衙，与母亲说知，又叫母亲取出少时用的铜锤来。原来铁公子十一二岁时，即有膂力，好使器械，曾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，重二十余斤，时时舞弄，铁御史进京做官，恐他在家耍锤，惹出事来，故此石夫人收了他的，带到京中。铁公子不改有违亲命，只得罢了。今日石夫人忽听见讨取，因惊问道：“前日你父亲一向不许你用，今日为何又要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去探入虎穴，带去防身。”石夫人见说得有理，便不拗他，因叫人取了出来付与他，因嘱咐道：“只可防防身，不可惹事！”铁公子应诺，又叫人暗暗传乎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，远远跟随，以备使唤。又呼人取酒来饮，饮到半酣，却换了一身武服，暗带铜锤，装束得天神相似，外面仍罩儒衣，骑了一匹马，只叫一人跟随，竟暗暗出齐化门来，并不使一人知觉。

出了城门，放开辔头，霎时间就望见了一所在宅院，横于道左，十分富丽。铁公子心知是了，却远远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，自却慢慢度到面前。细细一看，只见两旁是两座牌坊，那牌坊上皆有四字，一边乃是“功高北阙”，一边是“威镇南天”。牌坊中间，却是三个虎座门楼，上面中间直立着一扁，扁上写的是“饮赐养闲”四个大金字。门楼下三座门，俱紧紧闭着。铁公子看了一回，见没有人出入，心下想道：“此正门不开，侧首定有旁门出入。”因沿着一带高墙，转过一条横路，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门楼，两扇朱门，却也闭着，门上地却锁了一把大锁，又十字交贴着两张封皮，细细一看，封皮虽在上面

，却是时常开的。门虽闭着，却露条亮缝，内里不曾上柱。门旁粉壁上，又贴着一张告示，上写：“大夬侯示：此系朝廷钦赐禁地，官民人等俱不得至此窥探取罪！特示。”门楼两旁，有两间门房，许多人在内看守。铁公子看在眼里，也不去惊动他，急回身走到小丹牵马的所在，将儒衣脱去，露出一身武装，手提铜锤，翻身上马，因吩咐小丹道：“你可招呼众捕役即便赶来，紧紧伺候，倘捉了人，即可飞马报知老爷，请他快来！”小丹应了。然后一辔头跑到门楼前，跳下马来，手执铜锤，大声叫道：“奉圣旨要见大夬侯，快去通报！”门房一时摸不着头脑，慌慌张张答应道：“老爷在府中，不在此处。”铁公子大喝一声道：“胡说！府中人明明俱说在此，你这班该死的奴才，怎敢隐瞒，违背圣旨！都要拿去砍头！”吓得众家人面面相觑，仓卒中答应下来。铁公子又大声叫道：“还不快快开门，只管挨死！”内中一个老家人，见嚷得慌，只得大着胆说道：“公侯人家，老爷不在此，谁敢开门？就是开了门，此系朝廷钦赐的禁地，爷也不敢进去！”铁公子听了大怒道：“奉圣旨拿人，怎么不敢进去！你不开，等我自开！”因走近前，举起铜锤，照着大锁上只一锤，“豁喇”一声响，早已将大锁打在地下，那两扇门便“豁喇喇”自开了。铁公子见门开，大踏步竟往内走，众家人看见铁公子势头勇猛，谁敢拦阻！只乱嚷道：“不好了！”都跑进去报信。

原来大夬侯因一时高兴，将韩愿女儿抢了来家，也只得道穷秀才没处伸冤，不期撞见铁御史作对头，上疏参论，又不料圣旨准了，着刑部审问，一时急了没摆布，只得将韩愿夫妻一并抢来，藏在养闲堂内，以绝其迹，却上疏胡赖，初时还只怕有人知觉，要移巢穴，后见刑部用情，不肯力追，反将铁英下了狱，便十分安心，不复他虑。只恐怕这韩氏女子寻死觅活，性烈难犯，又恐韩愿夫妻论长论短，不肯顺从，每日备酒礼相求，韩愿一味执拗。这日急了，正坐在养闲堂，教人将韩愿洗剥了捆起来，用刑拷打，要他依允。因说道：“你虽是个秀才，今既被捉了来，要你死，只当死一鸡一狗，那里去伸冤？”韩愿道：“士虽可杀，只怕天理难欺，王法不漏，那时悔之晚矣！老大人还须三思！”大夬侯道：“你既要我三思，你何不自忖：你一个穷秀才的女儿，与我公侯为妾，也不为玷辱于你。你若顺从了，明日锦衣玉食，受用不尽，岂不胜似吃淡饭黄齑？”韩愿道：“生〔员〕虽贫士，野语云：‘宁为鸡口，勿为牛后。’岂有圣门弟子，贪纨绔之膏粱，而乱朝廷之名教者乎？”

大夬侯听了，勃然大怒，正吩咐家人着实加刑，忽管门的四五个一齐乱跑进来，乱嚷道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！外面一个少年武将，手执一柄铜锤，口称奉圣旨拿人，小的们不肯放他进来，他竟一锤将门锁打落，闯了进来。不知是什么人？如今将到堂了，老爷急须准备！”大夬侯听见，惊得呆了，正东西顾盼

，打算走入后堂，铁公子早已大踏步赶到堂前，看见大夬侯立在上面，即拱手道：“贤侯请了！奉旨有事商量，为何抗旨不容相见？”大夬侯见躲不及，只得下堂迎着说：“既有圣旨，何不先使人通知，以便排香案迎接？怎来得这样卤莽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圣旨秘紧紧急，岂容漏泄迟缓？”因迎上一步，右手持锤，左手将大夬侯一把紧紧提住道：“请问贤侯：此乃朝廷钦赐养闲禁地，又不是有司衙门，这阶下洗剥受刑的，却是什人？”大夬侯欲藏匿韩愿不得，心先着急，及听见人来，口称圣旨，愈惊得呆了，要脱身走，又被来人捉住，只得硬着胆答应道：“此乃自治家人，何关朝廷礼法？既有旨议事，（原书下缺）”因叫家人带过。

铁公子拦住，正要再问，韩愿早在阶下喊叫道：“生员韩愿，不是家人，被陷在此，求将军救命！”铁公子听说是韩愿，心先安了，惊问道：“你既是生员韩愿，朝廷着刑部四处拿你，为何却躲在这里？背旨藏匿，罪不容于死矣！”此时小丹已赶到，铁公子将嘴一努，小丹会意，忙跑出门外，一面招集众衙役拥入，一面即飞马去报铁衙史。

铁公子见众衙役已到，因用铜锤指着韩愿道：“此是朝廷钦犯，可好带起！”因问韩愿道：“你既称含冤负屈，就该挺身到刑部去对理，为何却躲在此，私自认亲？”韩愿听了大哭道：“生员自小女被恶侯抢劫，叩天无路，逢人哭诉，尚恐不听，既刑部拘审，安肯躲避？无奈贫儒柔弱，孤立无援，忽被豪奴数十人，如虎驱羊，竟将生员夫妻捉到此处，沉埋海底，日遭笞楚，勒逼成亲，已死在旦夕。何幸得遇将军，从天而下，救援残生，重见天日？此系身遭坑陷，谁与他结亲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你的妻女已在此了？”韩愿道：“正是，亦在此处。老妻屈氏，现拘禁在后厅厢房中；小女湘絃闻知秘在内阁楼上，朝夕寻死，如今不知是人是鬼？”铁公子听了大怒，因指挥众捕役，押韩愿入内拿人。

大夬侯见事已败露，又自辨不能脱身，又见众捕役往内要走，万分着急，只得拚着性命，指着铁公子道：“这里乃是朝廷钦赐的宅院，我又忝为公侯，就有什不公不法的事，也要请旨定夺。你是什么人，怎敢手执铜锤，擅自打落门锁，闯入禁堂，凌辱公侯？你自己的罪名还当不起，怎还要管别人的闲事？”欲反过手来，也要将铁公子扭住，却又不能，因叫家人：“快快与我拿下！”

此时，众家人闻知主人被捉，都纷纷赶来救护，挤了一堂，因见铁公子执铜锤，捉住主人，十分勇猛，不敢上前。今见主人分咐拿人，有几个大胆的，就要上前来拿。铁公子急骂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，你拿那个！”因换一换手，将大夬侯拦腰一把，提将起来，照众家人只一扫，手势来得重，众家人只扫

着的，都跌倒了。大夫侯年已四十之人，身手又被酒〔色〕淘虚，况从来娇养，那里禁得这一提一扫！及至放下，已头晕眼花，喘做一团，只叫“莫动手！莫动手！”

原来大夫侯有一班相厚的侯伯，有人报知此信，都赶了来探问。及见铁公子扯的大夫侯狼狈不堪，因上前解劝道：“老先生请息怒，有事还求商量，莫要动粗，伤了勋爵的体面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他乃欺君的贼子，名教中罪人，死有余辜，甚么勋爵！甚么体面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沙老先生就有甚簠簋不饰处，也须明正其罪，朝廷从无此拳足相加之法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诸公论经亦当达权，虎穴除凶，又当别论！”众侯伯道：“老先生英雄作用，固不可测。且请问今日之举，还是大侠报仇，还是代削不平？必有所为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俱非也。但奉圣上密旨拿人耳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既奉密旨，何不请出来宣读，免人疑惑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要宣读也不难，可快排下香案。”众侯伯就分咐打点，大夫侯喘定了，又见众侯伯人多胆壮，因又说道：“列位老先生，莫要听他胡讲？他又不是有司捕役，又不是朝廷校尉，如何得奉圣旨？他不过是韩愿私党，假称圣旨，虚装虎势，要骗出人去。但他来便来了，若无圣旨，擅闯禁地，殴打勋位，其罪不小，实是放他不得，全仗诸公助我一臂！”又分咐家人：“快报府县，说强人白昼劫杀，若不护救，明日罪有所归！”众侯伯见大夫侯如此说，也就信了。因对着铁公子道：“大凡豪强劫夺，多在乡僻之地，昏黑之时，便可侥幸。他乃公侯之家，又在辇毂之下，况当白昼之时，如何侥幸得来！兄此来也觉太强横了些。若果有圣旨，不妨开读；倘系谎词，定获重罪。莫若说出真情，报出真名，快快低首阶前，待我等了消释，或者还可苟全性命。若恃强唬吓，希图逃走，只怕你身入重地，插翅难飞去！”铁公子道：“我要去亦何难，但此时尚早，且待宣读了圣旨，拿了人犯，再去也不迟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既有圣旨，何不早宣！”铁公子道：“但我只身，他羽翼如此之众，倘宣了旨意，他恃强作变，岂不费力！他既报府县，且待府县来时宣读，便无意外之虞矣！”众侯伯道：“这倒说得有理。”一面又着家人去催府县。

不一时，大兴县知县早来了，看见这般光景，也决断不出。又不多时，顺天府推官也来了。众侯伯迎着，诉说其事。推官道：“真假一时也难辨，只看有圣旨没有圣旨，便可立决矣。”因吩咐排香案。不一时，堂中焚香点烛，推官因对铁公子说道：“史既奉圣旨拿人，且对众宣读，以便就缚，若只这〔般〕扭结①，殊非法纪！”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扭结”原作“结扭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乙正。

铁公子正要答，忽左右来报：“铁御史老爷门前下马了！”大夫侯突然听见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他系在狱中，几时出来的？”说还未完，只见铁御史两手拜着一个黄包袱，昂昂然走上堂来，恰好香案端上，就在香案上将花包袱展开，取出圣旨，执在手中。铁公子看见，忙将大夫侯捉到香案前跪下，又叫众捕役将韩愿带在阶下俯伏，对众说道：“犯侯沙利，抗旨不出。请宣过圣旨，入内搜捉！”铁御史看见众伯侯并推官、知县，都在这里，因看着推官说道：“贤节推来得正好，请上堂来，圣上有一道严旨，烦为一宣。”推官不敢推辞，忙走到堂上接了。铁御史遂走到香案，与大夫侯一同跪下。推官因朗诵圣旨道：

据御史铁英所奉，大夫侯沙利抢劫被害韩愿并韩愿妻女，既系实有其人，刑臣何缉获不到？既着铁英自捉，不论禁地，听其搜缉。如若捉获，着刑部严审回奏。限三日无获，即系欺君，从重论罪。

推官读完了圣旨，铁御史谢过恩，忙立起身，欲与众侯伯相见。不欺众侯伯听见宣读圣旨，知大夫侯事已败露，竟走一个干净，许多家人都渐渐躲了，惟推官、知县过来参见。大夫侯到此田地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站起身，向铁御史深深作揖道：“学生有罪，烦望老先生周旋！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学生原不深求，只要辨明不是欺君便了。如今韩愿既已在此，又供出他妻女在内，料难再匿，莫若叫出来，免得人搜。”大夫侯道：“韩愿系其自来，妻女实不在此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老先生既说不在此，我学生怎敢执言在此，只得遵旨一搜，便见明白。”就吩咐铁公子带众捕役，押韩愿入内去搜，大夫侯要拦阻，那里拦阻得住。

原来此厅虽是宅房，并无家眷在内。众人走到内厅，早闻得隐隐哭声，韩愿因大声叫道：“我儿不消哭了，如今有圣旨拿人，得见明白了，快快出来！”只见厅旁厢房内，韩愿的妻子屈氏听见了，早接应道：“我在此，快先来救我！”众人赶到门前，门都是锁的。铁公子又是一锤，将门打开，屈氏方蓬着头走出来，竟往里走，口里哭道：“只怕我儿威逼死了！”韩愿道：“不曾死，方才还哭哩！”屈氏即奔到楼阁上，只见女儿听到父亲在外吆喝，急要下楼出来，却被三四个丫环、仆妇拦住不放，屈氏忙叫道：“奉圣旨拿人，谁敢拦阻！”丫环、仆妇方才放松。屈氏看见房中锦绣珠玉堆满，都推开一边，单拿了一个素包头，替女儿包在头上，遮了散发，扶了下来，恰好韩愿接着，同铁公子并众捕役，一同领了下来。到堂前，韩愿就带妻女跪在铁御史面前，拜谢不已道：“生员并妻女三条性命，皆赖大宗师保全，真是万代阴功！”铁御史道：“你不必谢我，这是朝廷的圣恩，凡事在刑部勋臣，本院尚不知如何。”因对着大兴知县说道：“他三人系特旨钦犯，今虽有捕役解送，但恐又有疏

虞，烦贤大尹押到刑部，交付明白，庶无他变。”知县领命，随令众捕役将韩愿并妻女三人带去。铁御史然后指着大夫侯向推官说道：“沙老先生乃勋爵贵臣，不敢轻褻，敢烦贤节推相陪，送至法司。本院原系縲臣，自当还狱待罪。”说罢，即起身，带着铁公子出门上马而去。正是：

敢探虎穴英雄勇，巧识孤踪智士谋。

迎得蚌珠还合浦，千秋又一许虞侯。

铁御史去后，大夫侯待推官，急托权贵亲友，私行贿赂，到刑部与内阁去打点，希图脱罪不题。

却说铁御史归到狱中，即将在大夫侯养闲堂搜出韩愿妻女三人，押送法司审究之事，细细写了一本，登时奏上。到次早，批下旨来，道：

铁英既于养闲禁地搜出韩愿并其妻女，则不独心迹无欺，县参劾有实。着出狱暂供旧积，候刑部审究定案，再加升赏。钦此。

铁御史得旨，方谢恩出狱。回到私衙，铁公子迎着，夫妻父子欢然不题。

却说刑部虽受了大夫侯的嘱托，却因本院捉人不出，干涉用情，不敢再行庇护，又被韩愿妻女三人口口咬定，抢劫情真，无处出脱，只得据实罪上疏奏闻，但于疏末回护数语道：“但念沙利年登不惑，麟趾念切，故淑女情深；且劫归之后，但以义求，并无强犯。倘念功臣之后，或有一线可原，然恩威出于上裁，非臣下所敢专主。谨具疏奏请定夺，不胜待命之至。”过两日，圣旨下了，批说道：

大夫侯沙利，身享高爵重位，不思修身御下，乃逞豪横，劫夺生员韩愿已受生员韦佩聘定之女为妾，已非礼法；及为御史铁英弹劾，又不悔过首罪，反捉韩愿夫妻藏匿钦赐禁堂，转抵铁英的妄奏，其欺诳奸狡，罪莫大焉。据刑臣断拟，本当夺爵赐死，姑念先臣勋烈，不忍加刑，着幽闭养闲堂三年，以代流戍；其俸米拨一年给韩愿，以偿抢劫散亡。韩女湘弦，既守贞未经苟犯，当着韦佩择吉咸亲。韩愿敦守名教，至死不苟，为儒无愧，着准贡教授，庶不负所学。铁英据实奏劾，不避权贵，骨鲠可嘉，又能穷探虎穴，大有气力，着升都察院掌堂。刑臣缉捕询情，罚俸三月。钦此。

自圣旨下后，满城皆相传铁公子打入养闲堂，取出韩湘弦之事，以为奇人，以为大侠，争欲识其面，拜访请交者，朝夕不绝。韩愿蒙恩选职，韦佩奉旨成婚，皆铁公子之力，感之不啻父母，敬之不啻神明。惟铁御史反以为忧，对铁公子道：“天道最忌满盈，祸福每相倚伏。我前日遭诬下狱，祸已不测，后邀圣恩，反加选转，可谓侥幸矣。然奸侯由此幽闭，岂能忘情？况你捉臂把胸，凌辱已甚，未免虎视眈眈，思为报复。我为臣子，此身已付朝廷，生死祸福，无可辞矣，你东西南北，得以自由，何必履此危地？况声名渐高，交结渐广

，皆招惹是非之端。莫若借游学之名，远远避去，如神龙之见其首，不见其尾，使人莫测，此知几所以为神也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孩儿懒于酬应，正有此意。但虑大人居官言路，动与人仇，孤立于此，不能放心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清廉自饬，直道而行，今幸又为圣天子所嘉，擢此高居，既有小谗，料无大祸，汝不须在念。汝此去，还须勤修儒业，以圣贤为宗，切不可恃肝胆气血，流入游侠。”铁公子再拜于地道：“谨受大人家教。”自此又过了两三日，见来访者愈多，因收拾行李，拜辞父母，带了小丹，竟回家中而去。正是：

来若为思亲，去疑因避祸。

倘问来去缘，老天未说破。

铁公子到了家中，不期大名府皆知铁公子打入养闲堂，救出韩湘弦之事，又见铁御史升了都察院，不独亲友殷勤，连府县也十分尊仰。铁公子因想道：“若终日如此，又不若在京中，得居父母膝下。还是遵父命，借游学之名，可以远避。”遂将家务交付家人，收拾行李资斧，只带小丹一人只游学。

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风流义气冤难解，名教相思害杀人。铁公子游学，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

诗曰：

人生可笑是蚩蚩，眼竖眉横总不和。

春梦做完犹想续，秋云散尽尚思移。

天机有碍尖还钝，野马无缰快已迟。

任是泼天称大胆，争如闺阁小心儿①。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小心儿”，原作“儿小心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话说过公子与香姑做了亲，看破不是冰心小姐，已十分气苦，又被香姑前三后四说出一篇道理来，只要寻死觅活，又惊得没摆布，只得叫众侍妾看守劝解，自己梳洗了，瞒着亲友，悄悄来见府尊，哭诉被水运骗了，道：“前面引我相的，却是冰心小姐，后面发庚贴，受财礼，及今嫁过来，却是自家女儿，叫做香姑。银钱费去，还是小事，只是被他愚弄，实情不甘。必恳求公祖大人，推家父薄面，为治晚惩治他一番，方能释恨。”府尊听了，想一想道：“这事虽是水运设骗，然亦贤契做事不老到：既受庚帖，也该查一查他的生辰月日。此事连本府也被他朦胧了，还说是出其不意。贤契行聘，怎么不到水侍郎家，却到水运家去？冰心系水运侄女，回贴称‘小女’，就该动疑了，怎么又迎娶这一日，又到水运家去？岂不是明明娶水运之女？今娶又娶了，亲又结了，若告他抵换，准人肯信？至于偷相一节，又是私事，公庭上怎讲得出日

？要惩治他，却也无词。贤契请回，莫若好好安慰家里，不要急出事来，待本府为你悄悄唤水运来，问他个详细，再作区处。”过公子只得拜谢回家，将好言安慰香姑不题。

却说水运，自夜里嫁了女儿过去，捏着一把汗，睡也睡不着。天才亮，便悄悄叫人到过府门前去打听，却并不见一毫动静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这过公子又不是一个好人，难道将错就错罢了？”满肚皮怀着鬼胎。

到日中，忽前番府里两个差人又来，说：“太爷请过去说话！”水运虽然心下鹮突，却不敢不去，只得大着胆来见府尊。府尊叫到后堂，便与他坐了，将衙役喝开，悄悄细问：“本府前日原为过宅讲的是你令侄女，你怎么将你女作骗充过去了？这不独是欺骗过公子，竟是欺骗本府了。今日过公子哭诉，说你许多奸狡，要我惩治，本府因你是官家，又怕内中别有隐情，故唤你来问明。你须实言告我，我好详察定罪。”

水运听了，慌忙跪下道：“罪民既在太公祖治下，生死俱望大公祖培植了，怎敢欺骗？昨夜之事，实出万不得已，内中万千委曲，容罪民细述，求大公祖宽宥开恩。”府尊道：“既有委曲，可起来坐下细讲。”水运囚起来坐下，说道：“罪民与过公子议亲，实实是为舍侄女起见。不料舍侄女赋性贤贞，苦苦不从。罪民见他不从，后来就传示太公祖之命，未免说了些势利的言语。不料舍侄女心灵性巧，就满口应承，恐怕拗出祸来，就转过口来，要认我做亲父，方肯相从。罪民只要事成，便认做亲父，罪民恐他有变，就叫他亲笔写了庚帖为定。又不料舍侄女机变百出，略不推辞，提起笔来就写。罪民见写了庚贴，万万无疑，谁知他写的却是小女的八字。罪民一时不察，竟送到太公祖案下，又蒙大公祖发县里送与过宅，一天喜事，可谓幸矣。哪晓得俱堕在舍侄女术中！后来回贴称‘小女’，与罪民自受聘，俱是被他认为亲父惑了。直到昨日临期，催他收拾，他方变了脸，说出前情，一毫不认。罪民事急，无可解救，哭了寻死，他又为我画出这条计来免祸。罪民不得不冒险，只得将小女嫁去，实不是罪民之本心也。窃思小女虽然丑陋，但今既已亲荐枕席，或者转是天缘，统望太公祖开恩！”

府尊一一听了，转欢喜道：“令侄女小小年纪，怎有如此聪慧？真可敬可爱！据你说来，虽是情有可原，只是过公子受了许多播弄，怎肯甘心？”水运道：“就是过公子不甘心，也只为不娶得舍侄女。舍侄女今日嫁了别人，便难处了。昨日之事，舍侄女虽然躲过，却喜得仍静守闺中，过公子若不忘情，容罪民缓缓骗他，以消前愆，未尝不可。”府尊道：“若是令侄女终能归于过公子，这便自无说了，只是你侄女有如此才智，如何骗得他动？”水运道：“前日小女未尝嫁时，他留心防范，故被他骗了。如今小女嫁过去，他心已安了

，那里防备得许多！只求太公祖请了过公子来，容罪民设一妙计，包管完成其事。”府尊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本府且不深究；若又是谎言，则断不轻恕！”因又差人请过公子相见，水运又将前情说了一遍，与过公子听了，过公子听完，因回嗔作喜道：“若果有妙计，仍将令侄女嫁过来，则令爱我也不敢轻待。只是令侄女如此灵慧，请问计将安出？”水运道：“也不须别用妙计，只要贤婿回去，与小女欢欢喜喜，不动声色，到了三、六、九作朝的日子，大排筵席，广请亲朋，外面是男亲，内里是女眷，男亲须求太公祖与县尊在座，女眷中舍侄女是小姨女，〔理〕也该来赴席。待他来时，可先将前日的庚帖改了他的八字，到其间，贤婿执此，求太公祖与县父母理论，我便在旁撺掇，便不握他飞上天去，安有不成之理？”过公子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府尊道：“此计虽妙，但令侄女乖巧，有心不肯。”水运道：“他见三朝六朝没说话，小女的名分已定，他自然不疑。到了九朝十二朝，事愈沉了，既系至亲来请，他好不来？”商量停当，过公子与水运遂辞谢了府尊出来，又各各叮嘱，算计停当方别。正是：

大道分明直，奸人曲曲行。

若无贞与节，名教岂能成？

过公子回家打点不题。却说水运到家，将见府尊的事情瞒着不题，却欢欢喜喜的走过来见冰心，道：“我儿，昨日之事，真正亏了你。若不是这个法儿，今日天也乱下来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理该如此，也不是什么法儿。”水运道：“我今早耽烦忧，这时候不见动静，想是大家相安无事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相安也未必，只是说也无用，故隐忍作后图耳！”水运道：“有何后图！”遂走了过来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这丫头，怎料事这等明白？过家请他，只怕还不肯去。”

到了十二期，先三日，过家就下了五个请帖来：一个请水运，三个请三个儿子，俱是过公子出名；一个是请冰心小姐的，是香姑出名。水运接了都拿过来，与冰心小姐看。因笑道：“这事果都应了你的口，大忧变成大喜。他既请我们合家去做十二期，须都去走走，方见亲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个自然都该去。”水运道：“既是都该去，再无空去之理，须备礼物，先一日送去，使他知道我们都去，也好备酒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正该先送礼去。”水运取了个大红帖子来，要冰心小姐先写定，好去备办。冰心小姐全不推辞，就举起笔，定了许多礼物，与水运去打点。水运拿了礼帖，满心欢喜，以为中计，遂暗暗传信与过公子，又叫算命先生将他八字推出，暗暗送与过公子，叫他别打金字换过，以为凭据。又时时在冰心小姐背后，探他说些什么，恐怕他临期有变。冰心小姐却毫不露相，也不说不去，也不说去，水运心下拿不稳，只得又暗

传信去，叫女儿头一日先着两个婢女来请，说道：“少夫人多多拜上小姐，说凡事多亏小姐扶持，明日千万要请小姐早些过去面谢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明日乃你少夫人的吉期，自然要来奉贺。”就叫人取茶与他二人吃，一面吃茶，一面便问道：“你少夫人在家做什么！”一个回道：“不做什么”一个道：“今早钉金的红缎子，不知做什么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钉在上面的，可是几个金字？”婢女道：“正是几个金字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就推开说别话，婢女吃完茶辞去。冰心小姐亲口许他必来，水运闻知，满心欢喜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过家又打发两个婢女来请，因取了一个小金盒儿，内中盛着十粒黄豆大的滚圆珠子，送与冰心小姐道：“这十粒珠子，是少夫人暗暗送与小姐的，小姐请收了，我们好回话。”冰心小姐看一看，因说道：“明珠重宝，不知是卖，不知是送？若是卖，我买不起；若是少夫人送我，你且暂带回去，待我少停面见少夫人收罢。”婢女不知，就依旧拿了回去。

婢女才去，水运来就过来问：“轿子、伞要用几人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父亲被谪，不宜用大轿、黄伞，只用小轿为宜。昨日南庄有庄户来交租米，我已留下两人伺候，不劳叔叔费心。”水运来道：“今日过家贵戚满门，我们新亲，必须齐整些为妙。若是两人轿，又不用伞，冷冷落落，岂不惹人耻知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笑自由他，名我却不犯。”水运强他不过，因说道：“轿子既有了，我们男客先去，你随后就来罢！”竟带了三个儿子先去。正是：

拙计如推磨，慧心若定盘。

收来还放去，编有许多般！

却说过公子打听得冰心小姐许了准来，不胜之喜，又拜恳府尊与县尊为他作主，又请出三四个学伴相公，要他作宾相赞成。十颗珠子要赖作他受聘，定的金字庚帖要做证见，又选下七八个有气力的侍妾，要他只等下轿进门，便搀扶定了，防备他事急寻死。又收拾一间精致的内房，内铺的锦绣珠翠，十分富丽，使他动心乐从，清晨使婢妾相请，络绎不绝，直到午后，方有人来报道：“冰心小姐已上轿出门了！”不一时，又有人来报道：“水小姐的轿子到半路了！”过公子听了，喜得心花俱开，忙叫乐人伏于大门左右，只候轿一到门，就吹打迎接。

过公子心急，自走出门去望，只见远远一乘小轿，四个丫鬟列在前面，后面几个家人跟随，飘飘而来，就象仙子临风一般。将及到门，过公子不好意思，转走了进去。府尊与县尊坐在大厅上，听说到了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这女子前面多少能干，今日到底还落在他们圈套里，可怜又可惜！”不期水小姐的轿，直抬到门前，刚刚登门歇下，四个丫鬟卷起轿帘，冰心小姐露出半身，正打算出轿门，里面七八个侍妾，正打算来搀扶，忽门旁鼓乐吹打起来。冰心小姐

听了，便登时变了颜色道：“这鼓乐声一团杀气，定有奸人设计害我，进去便落陷坑！”因复转身坐下，叫快抬回去。那两个抬轿的庄户，是早吩咐的，不等冰心小姐说家，早抬上肩，如飞的一般奔回去了。四个丫鬟与跟随的家人，也忙忙赶去。正是：

珠戏不离龙领下，须撩偏到虎肋边。

始知俏胆如金玉，看得痴遇不值钱。

过公子听得乐响，只认做进来了，忙躲在小厅旁偷看。不期鼓乐响不得一两声就住了，忽七八个侍妾乱跑进来寻公子，公子走出来问道：“怎么水小姐不进来？”众侍妾道：“水小姐轿已下了，因听见乐人打吹，忽吃惊道：‘这鼓乐声一团杀气，定有奸人害我，进去便落陷坑。快回去！’遂复上轿，抬回去了。”过公子跌足道：“你们怎不扯住他？”众侍妾道：“去的甚快，赶之不上。”过公子气得呆了，忙到大厅来，向府尊县尊诉说其事，府尊与县尊听了，又惊又喜，府尊因说道：“这女子真奇了！怎么听见喜乐声，就知要害他？”因对水运道：“令侄女平素晓得术数么？”水运道：“他自小跟着父亲读些异书，常在家中断祸福，我们也不信他，不期今日到被他猜着了。”众亲友听见，俱皆惊讶。

过公子尚不死心，又吩咐两个婢女去请，说道：“今日十二朝，是亲皆来，故请小姐去会一会，家公子并无他意。为何到门就转？”婢女去了，回覆道：“水小姐说：‘我只道是亲情好意，请去会会，故一请便来。谁知你公子不怀好意，已将庚帖改了，又要将珍珠作聘，叫府县官逼勒我。若不是喜乐声告我，几乎落在你公子圈套。你可多多拜上公子，可好好与少夫人受用，我与他不是姻缘，不要妄想！’”府尊与众亲友听了，一发赞赏道：“这水小姐真不是凡人。”大家乱了半日，只得排上酒来，吃了散去。

过公子心下不甘，因又留下水运，说道：“我细想令侄女纵然聪慧，那里就是神仙？说得如此活现？定是你通谋骗我！”水运听了，就跪在地下，对天发誓道：“我水运若与侄女通谋哄骗公子，我就全家遭瘟！”过公子忙扶起来说道：“你如果不与他通谋，老实对你说，这样聪慧女子，实实放他不下。”水运道：“贤婿不必冤我，我还有一计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又有什计？”水运来说：“这九月二十日，乃他母亲忌辰，年年到这日，必要到南庄母亲坟上去祭扫，兼带着催租，看菊花，已做常规，公子到这日，必须骑匹快马，带几个健仆，躲在南庄前后，等他祭扫完了，转回家去，打开轿夫抬着便走。到了家中，便是公子的人了，听凭公子调停。成不成，却怨我不着。”过公子听了，连声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定要如此行了。但恐怕到那日，或遇风雨不去。”水运道：“舍侄女为人最孝，任是大风大雨，也要去的。”过公子听了，满心欢

喜，两下约定，方才别去，正是：

凡人莫妄想天仙，要识麻姑有铁鞭。

毕竟此中有受用，嘴边三尺是垂涎。

接下过公子打点九月二十日抢亲不题。且说水运回家，因走过来对侄女道：“过家一团好意，你因甚疑心，到了门却又回来？教我们扫兴，连我也带累没趣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不消我说，他做的事，他心下自然明白！”水运忙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不要冤屈他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我先听得喜声甚暴，突然三挝，他造谋不浅，今日虽被我识破，决不住手，必然还有两番来寻我，到明日验过，叔叔方知不是我冤他。”数语说得水运毛骨竦然，不敢开口，只得走了过去。

到了九月二十，冰心小姐果然叫人打点祭礼，到南庆去拜扫。先一日，就请水运与三兄弟同去，水运想道：“明日过公子领多人来抢亲，那时少不得有一番吵闹。我若同去，未免也打在浑水里，招惹是非。”因回说道：“我明日有要紧的事务要出门，恐怕不能去了。”小姐道：“叔叔既不去，哥哥与兄弟难道也不去？”水运道：“你两个哥哥要管家，只叫你兄弟同去。”说定了，就暗暗通信与过公子，说自去不便，只叫小儿子同去，作个耳目。

原来这南庄离城有十二三里，冰心小姐晓得路远，清晨就起来收拾，坐一乘大暖轿，轿幔四面遮得严严的。又一柄黄伞，在前引道，后面四个丫鬟，是四乘小轿。小兄弟与家人俱骑马，在后面随行，竟从从容容出城，往南庄祭扫。正是：

镜里花枝偏弄影，水中月影惯撩人。

谁知费尽攀捞力，总是明河不可来。

冰心小姐轿已到了南庄，庄户将庄门大开，让轿直抬到大厅上方下。冰心小姐既进了庄门，便依旧关上，几匹马就在庄外下了。冰心小姐才坐下，庄妇便摆出茶来，冰心小姐就叫小兄弟同吃。吃完茶，就问庄妇道：“后面坟上祭礼，可曾打点么？”庄妇答道：“俱已齐备，只候小姐行礼。”冰心小姐遂起身，同小兄弟直走到后面母亲的坟上，哭祭了一番，直等化了纸钱，方回身，到庄西一间阁上去看菊花。原来这南庄有东西两层高阁，东边阁下，栽的都是桃花，以备春祭赏玩。今日是秋祭，冰心小姐上了西阁，往下一看，只见阁下满是铺金，菊花开的正盛，有《踏莎行》词为证：

瘦影满篱，番陈三径，深深浅浅黄相映。露下繁花饥可餐，风前雅致谁堪并？谈到可怜，懒如新病，恹恹开出秋情性。温言尽日只闲闲，须知诗酒陶家兴。

冰心小姐在西阁上看菊，又四郊一望，正是秋成之时，收的收，割的割

，乡人奔来奔去，手脚不停，忽看见两个闲汉，立在一间草屋边看揽稻，有些诧异。因再向两边一看，又见三个闲汉，坐在一堆乱草上，忽眠忽起，再看看，又见小兄弟与一个青衣小厮掩在照墙后说话，冰心小姐心下明白，并无言语。不多时，庄户摆饭在后厅，叫冰心小姐去吃。冰心小姐下了阁，叫人寻了小兄弟来同吃。吃完饭，小兄弟催冰心小姐道：“路远，没事早些回去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你且再玩耍片时，我还要吩咐庄户催讨租米。”小兄弟又去了。冰心小姐因叫众庄户，将田庄事务一一吩咐明白，发放了，然后坐在后厅旁小房里，叫丫鬟将大皮箱出空了衣服，用包袱包起，又取了许多碎石块，放在空箱里，抬到大轿柜底下放了。又叫家人寻一大块石，用包袱包了，放在轿柜上，然后将轿门关上，用锁锁了，入下轿幔遮了。又叫众家人进来，吩咐如此如此，众家人领命。然后自家换了一件青衣，坐在四乘小轿内，却留下一个丫鬟，叫庄户另寻小轿送来。收拾停当，却叫家人开了庄门，喝道：“轿夫快来，小姐已上了轿！”轿夫正在外面伺候，听得叫，便一齐拥入，各认原轿，照旧抬了出来，黄伞又在前引路。家人又寻小兄弟来，同骑马跟随。

才离庄门，不上一箭路，早东边两个，西边三个，一霎时，跳出一二十个脚夫来，有几个将大轿捉住不放，有几个将抬轿的乱打道：“这地方是我们的生意，你怎么来抬？”打得四个轿夫披头散发，略略放手，另有四个轿夫，接上肩头，抬着飞跑去了。后面骑马的家人看见，忙忙加鞭，赶上前吆喝道：“作死的奴才！这是城中水侍郎的小姐，怎敢抢抬？”那抬轿的听见说是水小姐，一发跑的快，后面家人的马将近赶上，只见过公子带着一簇人，从林中出来，拦住大叫道：“你家小姐，已是我家过公子娶了，你们还赶什么！”家人看见，慌忙勒住马道：“原来是过姑爷抬回去，小人不敢。恐怕小姐明日责罚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快回去，小姐若责罚你，都在我身上。”说罢，将马加上一鞭去了，众人去赶前边轿子。众家人借此缩庄，等小姐的小轿上来，悄悄的抬了回家不题。

却说过公子赶上大轿，欢欢喜喜，拥进城来。

只因这一抢，有分教：欢颜变怒，喜脸成羞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

词曰：

才想鲸吞，又思鸩夺，奸人偏有多般恶。谁知不是好姻缘，认得真真还又错。恰恰迎来，刚刚遇着，冤家有路原非阔。不因野蔓与闲藤，焉能引作桃夭合？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话说过公子，自与水运定下抢水小姐之计，恐怕抢了来不能帖服，依旧请了府尊与县府在家坐等，要他执庚帖判断，方没话说。仍又请了许多亲戚在家，要显他手段，终是娶了水小姐来家。这日带着许多人，既抢到手，便意气扬扬，蜂拥回家。到了大门前，脚夫便要住轿，过公子连连挥手道：“抬进去！”过了小厅，过公子还叫脚夫抬进去，直抬到大厅月台下，方才歇下。

府尊与众亲友看见，都起身迎下厅来，作贺道：“淑女原不易求，今日方真正恭喜了！”过公子到了此际，十分得意，摇摇摆摆走上厅来，对着府尊、县尊打一躬道：“今日之事，不得治晚越礼，但前日所聘定者，是冰心小姐，现有庚帖可证。不料后来背约负盟，移花接木，治晚生心实不甘，故今日行权娶来，求太公祖与老父母作主！”府尊、县尊同说道：“这婚姻始末，皆太府、本县所知。今既迎归，可快快拥入洞房，成其佳礼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这使不得，若单单结缡，恐涉私不服；必经明断，方彼此相安。”府尊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可请新夫人出来面讲。”

过公子因叫出几个侍妾，去开轿门。众侍妾上前，掀开轿幔，看见轿门有小锁锁着，忙说与过公子。过公子道：“这不打紧。”因走上前将小锁扭去。众侍妾转入轿杠中，将两扇轿门打开一看，却惊得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过公子见众侍妾呆立不动，因骂道：“蠢奴才，快些扶新夫人出来！呆着做什么？”众侍妾忙回道：“轿里没有什么新夫人，却扶那个！”过公子听说没有新夫人，吃了一惊，忙走到轿前，一看，只见轿里一个黄包袱，那里有个人影！急得连连跌脚道：“明明看见他在阁上，怎上轿时又被这丫头弄了手脚，殊属可恨！”府尊、县尊、众亲友听见，都到轿前来看，内实无一人，齐赞叹道：“这冰心小姐，真是个神人也！”因对过公子说道：“我劝贤契息了念头罢，这女子行事，神鬼莫测，断不是个等闲人。”过公子气得半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垂头叹气。府尊又叫取出黄包袱并皮箱，打开一看，却都是些大小石块，又笑个不了。大家乱了半晌，见没兴头，便陆续散去。

独有一个在门下常走动的朋友，叫做成奇，却坐着不动身。过公子与他说道：“今日机会，可谓凑巧矣，怎又脱空？想是命里无缘。”成奇道：“事不成，便无缘；事若成，包管你又有缘了。凡是求婚，斯斯文文要他心服，便难了。若有势利可以抢夺，事便容易。以公子之势力，何谋不成？何须嗟叹！”过公子道：“兄不要将抢夺看轻了。他是个深闺女子，等闲不出来，就纵有拨天本事，也没处下手？”成奇道：“我却想了个妙计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请教有甚妙计？”成奇道：“我闻得他父亲水居一，被谪边庭，久无消息，又闻得冰心小姐是个孝女，岂不思想望赦？公子只消假写一张红纸报条，说是都察院上本请赦，蒙恩谁赦，复还原职。叫一二十人假充报子，出其不意，打进他

门去报喜①，要他出来讨赏。他若不出来，再说又有恩赦诏书，要他亲接，他欢喜不过，自然忘了情。况闻有旨，不敢不出来。等他出来，看明白了，暗暗的藏下轿子，撮上就走。他一个柔弱女子，纵说得伶俐，如何拗得众人过？”过公子听说欢喜，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成奇道：“此计虽妙，只怕抢到家来，他的性子极烈，倘有这长这短，那时祸便当不起。公子莫若先动一张呈子，与府、县说明子，先抬到县，后抬到府，要府、县作主，批一笔：‘既前经聘定，谁抬回结亲。’那时便安稳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越加欢喜道：“如此尤妙！”二人算计定，便暗暗打点行事不题。正是：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拥”字原作“报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一奸未了一奸生，人世如何得太平。

莫道红颜多跌剥，须眉男子也难行！

却说冰心小姐，自用计脱了南庄之祸，便闭门静处，就是妇女也不容出入。只是父亲被谪，久无消息，未免愁烦。忽一日梳装才罢，忽听得门外一阵喧嚷，许多人拥进门来，拿了一张大红条子，帖在正厅屏门上，口里乱嚷道：“老爷奉旨复任，特来报喜讨赏！”又有几个口称：“还有恩赦诏书，请小姐开看！”人多语乱，说不分明。小姐只得自走到堂后来观看，只见那张红条子帖在上面，堂后又看不见，众报人又乱嚷着：“快接诏开读！”冰心小姐恐接旨迟了，只得带着两个丫鬟，走出堂来细问。脚跟还未曾站稳，报人早将冰心小姐围在中间道：“圣旨在府堂上，请小姐去方开读！”说完，外面早抬进一乘轿子来，要小姐上轿。

冰心小姐看见光景，情知中计，便端端正正立在堂中，面不改色，从容道：“你众人不得罗唆，听我说来：你等不过是遣来迎我，恐我不从，故用计来强我。此去成亲，过公子是你主人，我便是你主母了。你们众人若是罗唆无礼，我明日到了过家，更一一都要惩治。到那时，莫说我今日不与你们先讲明！”原来成奇也混在众人中，忙答应道：“小姐明见万里，但求就行，谁敢罗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可退开一步，好好伺候。待我换过衣服，吩咐家人看守门户，方可行得。”众人果退远一步。冰心小姐因吩咐丫鬟去取衣服，就悄悄叫他带了一把有鞘的解手刀，暗藏在袖里。一面更换衣服，又说道：“你们若要我与你公子成全好事，须要听我吩咐。”成奇道：“小姐分咐，谁敢不听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过公子这段姻缘，虽非我所愿，然他三次相求，礼虽不正，而意实殷勤，我也却他不得。但今日你们设谋诡诈，若竟抬我到过家，我若从之，便是草草苟合，虽死亦不肯从，盖无可从之道也。莫若先抬我到府、县，与府、县讲明。若府、县有撮合之言，便不为苟合矣。那时才抬

以过家，或者还好商量。不知你们众人可知这些道理么？”成奇听了，正合他的意思，因答道：“众人虽不知道理，但小姐吩咐，要见府、县，谁敢不从。”就叫抬过轿子来，请小姐上轿。冰心小姐又吩咐家人看门，只带两个丫鬟，两个小童跟随，又悄悄吩咐家人，暗暗揭了那大红条子带到县前，欣然上轿去了。正是：

眼看鬼怪何曾怪，耳听雷惊却不惊。

漫道落人圈套死，却从鬼里去求生。

众人将冰心小姐抬上肩头，满心欢喜，以为成了大功，便二三十人围成一阵，鸦飞鹊乱的往县前飞奔，又倚着过家势力乱冲，不怕人不让。不期将到县前，忽撞着铁公子到山东来游学，正游到此处，雇了一匹蹇驴，后面跟着小丹，踉踉凉凉，劈面走来，恰好在转弯处，不曾防备②，被众人蜂拥撞来，几乎撞倒，跌下驴来。铁公子大怒，就跳下驴来，将抬轿的一把扭住，大骂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，你们又不遭丧失火，怎这等乱撞？几乎把我铁相公撞下驴来，是何道理？”众人正跑得有兴头，忽被铁公子拦住，便七嘴八舌的乱嚷道：“你这人好大胆，这是过学士老爷家娶亲。你是什人，敢来拦阻？莫说你是铁相公，你就是金相公玉相公，拿到县中，也要打的粉碎！”铁公子听了，愈加大怒道：“既是过学士家里娶亲，他诗礼人家，为何没有鼓乐灯火？定然有抢劫之情。须带到县里去，问个明白！”此时成奇也杂在众人中，看见铁公子青年儒雅，象个有来历之人，便上前劝道：“偶然相撞，出于无心，事情甚小。我听老兄说话，又是别府人氏，管这闲事做什么？请放手去罢！”铁公子听了，到也有个放手的意思，忽听得轿中器着道：“冤屈，冤屈！望英雄救命！”铁公子听见，复将抬轿的扯紧道：“原来果有冤屈，这是断放不得的！快抬到县里去讲！”众人看见铁公子不肯放手，便一齐拥上来，逞蛮动粗，要推开铁公子。铁公子按捺不下，便放开手，东一拳，西一脚，将众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成奇忙拦住道：“老兄不必打，这事弄大了，私下决开不得交，莫说老兄到县里，若不到县，恐过府也不肯罢了。快让他们抬到县里去！”铁公子那里肯依，却喜得离县不远，又人多，便抬的抬，捉的捉，你扭我结，一齐哄到县前。

②“防”原作：“隄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铁公子见已到县前，料走不去，方放开手，走到喜架边，取出了马鞭子，将鼓乱敲，敲得扑呼呼响亮，已惊动县前众衙役，都一齐跑来，将铁公子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来击鼓？快进去见老爷！”原来县尊已有过家人来报，知抢得水小姐来，要他断归过公子，故特特坐在堂上，等候多时。不期水小姐不见来，忽闻鼓响，众衙役拥进一个书生来，禀道：“擅击鼓人带见老爷

！”

那书生走到堂上，也不拜，也不跪，但将手一举道：“老先生请了！”县尊看见，因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因何事击鼓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是什么人，老先生不必问我，我学生也不必说。但我学生方才路遇一件抢劫冤屈之事，私心窃为不平，敢击鼓求老先生判断，看此事冤也不冤，并仰观老先生公也不公。”县尊看见铁公子人物俊爽，语言伶俐，不敢轻易便动声色，便问道：“你且说有甚抢劫冤屈之事。”铁公子道：“现在外面，少不得传他进来。”说未完③，只见过家一伙人，早已将冰心小姐围拥着进来。冰心小姐还未走到，成奇早充做过家家人，上前禀道：“这水小姐是家公子久聘定的，因要悔赖婚姻，故家公子命众人迎请来，先见过太爷，求太爷断明，好迎请回去结亲。”县尊道：“既经聘定，礼宜迎归结亲，何必又断？不必进来，竟迎去罢！”成奇听了，就折回身拦住众人道：“不必进去了，太爷已断明，分咐叫迎回去结亲了。”

③“未”原作“不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冰心小姐刚走到甬道中间，见有人拦阴，便大声叫起冤屈来，因急走两步，要奔上堂来分诉④。旁边卑快早用板子拦道：“老爷已吩咐出去，又进去做什么？”冰心小姐见有人拦阻，不容上堂，又见众人推他出去，便盘脚坐在地下，放声大哭道：“为民父母，职当分冤理屈，怎么不听一言？”县尊还指手叫去，早急得铁公子暴跳如雷，忙赶上堂来，指着县尊乱嚷道：“好糊涂官！怎么公堂之上，只听一面之词，全不容人分诉？就是天下之官贪贿慕势，也不至此！要是这等作为，除非天下只有一个知县方好，只怕还有府道、谏台在上！”县尊听见铁公子嚷得不成体面，便也拍案大怒道：“这是朝廷设立的公堂，你是什么人，敢如此放肆！”铁公子复大笑道：“这县好个大公堂，便是公侯人家，钦赐的禁地，我学生也曾打进去，救出人来，没人敢说我放肆！”原来这个知县，新选山东不久，在京时，铁公子打入大夬侯养闲堂这些事，都是知道的。今见铁公子说话相近，因大惊，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老长兄莫非就是铁都院的长子铁挺生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老先生既知道我学生的贱名，要做这些不公不法之事，也该收敛些！”

④“分”字前原有“亲”字，据萃芳楼藏版本删。

县尊见果是铁公子，忙走出公位，深深施礼道：“小弟鲍梓，在长安时，闻长兄高名，如春雷轰耳，但恨无缘一面。今辱下临，却又坐此委曲⑤，得罪长兄，统容请罪。”一面看坐，请铁公子分宾主坐下，一面吃茶。茶罢，县尊因说道：“此事始末，长兄必然尽知，非小弟敢于妄为，只缘撇不过过学士情面耳！”铁公子道：“此事我学生不知，方才偶然撞见，其中始末，到实实

不知，转求见教。”县尊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小弟只道长兄此来，意有所为，不知竟是道旁之冷眼热心，一发可敬！”因将水小姐是水侍郎之女，有个过公子闻其秀美，怎生要娶他；他叔叔水运又怎生撺掇他嫁，他又怎生换八字，移在水运女儿名下；后治酒骗他，他又怎生到门脱去；前在南庄抢劫他，他又怎生用石块抵去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喜得个铁公子心窝里都跳将起来，因说道，“据老先生如此说来，这水小姐竟是个千古的奇女子了，难得，难得！莫要错过！”也顾不得县尊看着。竟抽起身来，走到甬道上，将冰心小姐一看，果然生得十分美丽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⑤“坐此委曲”，原作“坐在尾曲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妩媚如花，而肌肤光艳，羞灼灼之浮华；轻盈似燕，而举止安详，笑翩翩之失措。眉画春山，而淡浓多态，觉春山之有愧；眼横秋水，而流转生情，怪秋水之无神。腰纤欲折，立亭亭不怕风吹；俊影难描，娇滴滴最宜月照。发光可鉴，不假涂膏；秀色堪餐，何须腻粉。慧心悄悄，越掩越灵，望而知其为仙子中人；侠骨冶冶，愈柔愈烈，察而知其非闺阁之秀。蕙性兰心，初只疑美人颜色；珠圆玉润，久方知君子风流。

铁公看了，因暗暗惊讶，走上前一步，望着冰心小姐深深一揖道：“小姐原来是蓬莱仙子，滴降尘凡，我学生肉眼凡胎，一时不识，多有得罪。但闻小姐前面具如许才慧智巧，怎今日忽为鼠辈所愚？是所不解，窃敢有请。”冰心小姐见了，忙立起身来还礼道：“自严君被谪，日夜忧心，今忽闻有恩赦之旨下颁，窃谓诏旨谁敢假传，故出堂拜接，不意遂为人截夺至此。”取出解手刀来，拿在手中，又说道：“久知覆盆难照，已自分毕命于此。幸遇高贤大侠，倘蒙怜而垂手，则死之日，犹生之年矣！”铁公子道：“什么恩旨？”冰心小姐因叫丫鬟，问家人取大红报条，递与铁公子看。

铁公子看了，因拿上堂来，与县尊看道：“报条是真是假？”县尊看了道：“本县不曾见有此报。是那里来的？”铁公子见县尊不认帐，便将条子袖了，勃然大怒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勒娶宦女，已无礼法，怎么又假传圣旨？我学生明日就去见抚台，这些假传圣旨之人，却都要在老先生身上，不可走了一个！”说罢就起身要走。县尊慌忙留住道：“老长兄不必性急，且待本县问个明白，再作区处。”因叫过成奇众人来骂道：“你们这伙不知死活的奴才！这报条是那里来的？”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那里答得出来。县尊见众人不言语，就叫取夹棍来。众人听了叫取夹棍，都慌了，乱叫道：“老爷，这不干小人们事，皆是过公写的，叫小的们去贴的！”县尊道：“这是真的。有贵客在此，且不打你这些奴才！”一面差人押去锁了，一面就差人另取一乘暖轿，好好送水小姐回府，一面就分咐备酒留铁公子小饮。

铁公子见送了水小姐回去，心下欢喜，便不推辞。饮至半酣，县尊乃说道：“报条之事，虽实过公子所为，然他尊翁过老先生未必知也。今长兄若鸣之上台，不独过公子不美，连他过老先生也未免有罪，烦望长兄周旋一二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原无成心，不过偶然为水小姐起见耳。过兄若能忘情于水小姐，我学生与过兄面也不识，又何故多求！”县尊听了大喜道：“长兄真快士也！不平则削，平则舍之。”又饮了半响，铁公子告辞，县尊闻知尚无居处，就差人送在长寿院作寓，谆谆约定明日再会。

这边铁公子去了不题。那边过公子早有人报知此事，慌忙去见府尊说：“水小姐已抬到县中，忽遇一个少年，不知县尊的甚么亲友，请了进去，竟叫轿将水小姐送了回去，转将治晚的家人要打要枷，都下了狱，不和是何缘故？”府尊听了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待本府唤他来问。”正说不了，忽报知县要见，连忙命入。相见过，府尊就问道：“贵县来的那个少年是什么人，贵县这等优礼？”县尊道：“大人原来不知，那个少年乃铁都宪之子，叫做铁中玉，年才二十，智勇兼全。前日卑县在京候选时，闻知大夬侯强娶了一个女子，窝藏在钦赐的养闲堂禁地内，谁敢去惹？他竟不怕，持一柄三十斤重的铜锤，竟独自打开禁门，直入内阁，将那女子救了出来。朝廷知道，转欢喜赞赏，竟将大夬侯发在养闲堂，幽禁三年，以代遣戍。长安中谁不知道名字？今早水小姐抬到县时，谁知奏巧，恰恰遇着他，问起根由，竟将过兄写的一张大红报条袖了，说是假传圣旨，要到抚院去讲。这一准了，不独〔牵〕连过老先生，就是老夫人与卑县，也有许多不便。故本县款住他，徐图之，不是实心优礼。”府尊道：“原来有许多委曲！”过公子道：“他纵英雄，不过只是个都宪之子。治晚生虽不才，家父也忝居学士，与他也不相上下，他为何管我的闲事？老父母也该为治晚主持一二。”县尊道：“非不为兄主持，只因他拿了长兄写的报条，有碍，唐突他不得，故不得已，转用周旋。”过公子说道：“依老父母这等周旋，则治晚这段姻缘，付之流水矣！”县尊道：“姻缘在天，谋事在人。贤契为何如此说？”过公子道：“谋〔至〕此而不成，更有何谋？”县尊道：“谋岂有尽？彼孤身尔，本县已送在长寿院作寓，兄回去与智略之士细细商量，或有妙处。”

过公子无奈，只得辞了府尊，县尊回来，寻见成奇，将县尊之言说与他知，要他算计。成奇道：“方才县尊收我们，也是掩饰那姓铁的耳目。今既说他是孤身，又说已送在长寿院住，这是明明指一条路与公子，要公子用计害他了。”过公子听了满心欢喜，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但不知如何害他？还是明明叫人打他，还是暗暗叫人去杀他？”成奇道：“打他，杀他，俱是不妙。”因对着过公子耳朵说道：“只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足矣。”过公子愈加欢喜道

：“好妙算！但事不宜迟，莫要放他去了。”因与成奇打点行事。

只因这一打点，有分教：恩爱反成义侠，风流化出纲常。不知怎生谋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

词曰：

仇既难忘，恩须急报，招嫌只为如花貌。谁知白璧不生瑕，任他染杀难成皂。至性无他，慧心有窍，孤行决不将人靠。漫言明烛大纲常，坐怀也是真名教。

话说过公子自从成奇算出妙计，便暗暗去叫人施为不题。却说铁公子既为差人送到长寿院作寓，并认做县官一团好意，坦然不疑，但因见水小姐美貌异常，又听说他妙用，便暗想道：“天下怎有这样女子，父母为我求亲，若求得这般一个，便是人伦之福了。”又想到：“有美如此，这过公子苦苦相求，却也怪他不得。但只是人伦风化所关，岂可抢夺妄为。今日我无心救出他回去，使他不遭欺侮，也是一桩快心之事。”这夜虽然睡了，然“水小姐”三字，魂梦中也未尝能忘。到次日天明，就叫小丹收拾行李，要动身。只见住僧独修和尚忙出来迎庄道：“县里太爷既送铁相公在此，定然还要请酒，或是用情，铁相公为何忙忙就要去了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与县尊原非相识，又不是来打秋丰，不过偶因不平，暂为一鸣耳。事过则已，于理既无情可用，于礼也不消请得，我为何不去？”独修和尚道：“在铁相公无所于求，去留并无不可，只是小僧禀明，其实不敢放行。”正说不了，只见县尊已差人来下请帖，请午后吃酒，独修和尚道：“如何？早是不曾放去。”铁公子见县尊来意殷勤，只得复住下，不多时，独修和尚备早饭来用。

刚吃完饭，只见一个青衣家人寻将来说道：“是水上姐差来访问铁相公寓处，好送礼来谢。”铁公子闻知，忙出来相见，因回说道：“你回去可多拜上小姐，昨日之事，是偶因路见不平，实实无心偏护小姐，故敢任性使气，唐突县令。若小姐礼来，使县令闻知，便是为私了：断乎不可！”家人道：“小姐在家说，昨日防范偶疏，误落虎口，幸遇恩人，未遭凌辱。若不少致一芹，于心不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你小姐乃是闺阁中须眉君子，我铁挺生也是个血性男儿，道义中别有相知，岂在此仪文琐琐。你若送礼来，不是感我，到是污我，我也断然不受。今日县尊请酒，明日就要行了。只嘱咐小姐，虎视眈眈，千万留心保重。”家人应诺回家，因对冰心小姐细细说了一遍。冰心小姐听了不胜感激，暗想道：“天地间怎有这样侠烈之人，真令人可敬。只恨我水冰心是个女子，不便与他交结。又可恨父亲不在家中，无人接待，致使他一片热肠，有如冰雪而去，岂不辜负？”心下欲要叔叔水运去拜拜，以道殷勤，恐他心

术不端，于中生衅；欲要备礼相送，又见他豪杰自居，议论侃侃，恐怕他说小视；欲要做些诗文相感，又恐怕堕入私情。真是千思百想，无计可施。只是时时叫家人去探听，看铁公子有什行事来报，再作区处。

到午后，有人来报：“铁相公县里太爷请去吃酒去了。”到夜，又有人来报：“铁相公被太爷请去，吃得烂醉回来了。”到次早，又叫家人去打探铁相公可曾起身回去，家人打探了，来回覆道：“铁相公因昨夜多饮了几杯，今日起身不得，此时还睡着哩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沉吟放心不下，又叫家人去打探，家人去了半晌，又来回覆道：“铁相公还未去哩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他昨日说今日就行，为何又不去？”家人道：“我问独修和尚，他说府里太爷知道他是铁都堂的公子，吩咐留下，也要备酒请他，故此未去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还自认做势利常情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又过了两日，忽家人来报道：“昨日本寺独修和尚请铁相公吃些素菜，今日铁相公肚里疼，有些破腹，倦恹恹的坐在那里，茶也不吃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便有些疑心，暗想道：“吃素菜为何至破腹？此中定有缘故。”因吩咐家人，快再去打听，看可曾请医人调治否。家人去看了，又来回覆道：“已请县前的太医看过，说是脾胃偶被饮食伤了，故此泄泻，不打紧，只消清脾理肺，一两服就会好的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心略安些。到了次早，天才明，就打发家人去看了，又来回覆道：“铁相公昨晚吃了药，一夜就泻了有十余遭，如今泻得有气无力，连水也下不得。”冰心小姐听说，大惊道：“不好了，中了奸人之计了，却怎么处？”欲要去看他，自家又是个女子，怎好去得？寻思不出计来，只急得转来转去，跌足嗟叹道：“这都是为救我惹出来的祸患，我下去救他，再有谁人？”踌躇半晌，忽想道：“事急了，避不得嫌疑，只得要如此了。”因问家人道：“铁相公有什人跟来？”家人道：“只有一个童子，叫做小丹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小丹有多大了？”家人道：“只有（好）十四五岁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小丹乖巧么？”家人道：“甚是乖巧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是乖巧，你可去悄悄的唤他来，说我有要紧言语与他说。你可着两个去，一个同他来，留一个暂时伺候铁相公。要留心看定，不可走开。”家人领命去了。

去不多时，忽然领着小丹来见。冰心小姐因问道：“你家相公前日在县时，甚是精神，为何忽然生起病来？”小丹道：“我相公平时最有气力，自从在历城太爷那里吃酒醉了回家，便有些倦倦怠怠。前日本寺独修和尚又请他吃了些素斋，便渐渐破腹，生起病来。昨日吃了太医一剂药，便泻了一夜，走不得了。”冰心小姐又问道：“你相公虽然身于泻倒了，心下可还明白？”小丹道：“相公心里原是明白的，只是泻软了，口也怕开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你相公既心里明白，也还可。你回去可悄悄禀知你相公，就说我说，县尊留他不是好

意，皆因前日你相公救了我回家，冲破了过公子的奸计，又挺触了他许多言语，他欲要硬做对头，又被你相公拿着那假传圣旨的短处，一时争势不来，又见相公孤身异地，故假献殷勤，要在饮食中暗暗害你相公性命。你相公若不省悟，再吃他一茶一饭，便性命难保矣。”小丹听了，连忙点头道：“小姐见得最是。若不是他们用的奸计，为何昨夜吃了药，转泻的不住？想起来，连寺里和尚也不是好人，怪道方才还劝相公吃药哩。我回去对相公说破了，等相公嚷骂他一场，使他不取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和尚虽然不好，只怕还是奉知县之命。你相公若嚷骂他，他去禀过知县，知县此时是骑虎之势，必然又要别下毒手。你相公又在病中，身体软弱，如何敌得他过？只好假做痴呆，说是病重，使和尚不防备。捱到晚间，我这里备一乘小轿，悄悄的在寺门外等候。你可勉强扶你相公出来上了轿，一径抬到我这里来，我收拾了书房，请你相公静养数日，包管身体自然强健。且待身体强健了，再与他们讲话也不迟。”小丹道：“既承小姐有此美意，小的回去就扶相公上轿来罢。”说完就走。冰心小姐又唤他吩咐道：“还有一句要紧的言语与你说，你须记。”小丹道：“小姐又有甚话说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你相公是个礼义侠烈之人，莫要说我是个孤女之家，宁死避嫌疑不肯来，你相公若果然有此说，你可就说我说，英雄做事，只要自家血性上打得过，不必定做腐儒腔调。况微服过宋，圣人之处患难，未尝无权。我在此等候，不可看做等闲。”小丹道：“小姐吩咐，小的都知道了。”因忙忙走了回去，到床前，候铁公子睡醒呻吟时，又看看无人在面前，遂低低唤醒，将水小姐说县尊不是好意之言，一一说与铁公子知道。铁公子听完，不觉吃一惊，忽想道：“是了，我铁中玉为何一时就蒙懂至此！”心下勃然大怒，就要挣起来，到县里去说。小丹因又将冰心小姐恐别下毒手，已备轿子接他去养病之话，说了一遍。铁公子听了，又欢喜起来道：“水小姐虑事，怎如此周密！但他是个孤女，我又是少年男子，又有前日这番嫌疑，便死于奸人之手，也不便去住。”小丹听了，因又将水小姐叫转去吩咐之言，细细说了，喜的个铁公子心花都开，因说道：“这水小姐也不似个女子，听他说的话，竟是个大豪杰了，我就去也不妨。”

正说不了，只见独修和尚又捧了一盅药来，对小丹说：“太医说，再吃这一盅，泻便止了。”小丹接了道：“多谢师父，等我慢慢扶起相公吃罢。”独修道：“吃过药再吃粥罢。”说罢就去了。小丹见和尚去了，遂将药泼在后面沟里，铁公子因忿恨道：“原来我的病都是这秃奴才做的手脚！”

捱到天晚，小丹看见一乘小轿已在寺门外歇着，又两个家人与小丹打了照面，小丹遂走进去，悄悄与铁公子说知。铁公子此时实走不起来，恐负了水小姐一番美情，只得强抖精神，挣将起来。恰恰凑巧，这一会院中无人，小丹

因极力搀扶了出来。到了院外，两个家人又相帮搀了上轿，竟抬到水侍郎府中。小丹见轿去了，方又折回身，寻见管门的老和尚说道：“铁相公偶遇见一个年家，接去养病。房里的行李，可教独修和尚收好，改日来取。”说罢，依然赶上轿子同走。走到半路，水小姐早又着两个家人，打了一对灯笼来接。铁公子坐在轿中，见四围轿幔遮得严严稳稳的，下面茵褥铺得温温软软的，身体十分快活。又见灯笼来接，知水小姐十分用情，不胜感激。

不一时到了，水小姐竟吩咐抬入大厅上，方教歇下。此时堂中灯火点得雪亮，冰心小姐立在厅右，教两个家人媳妇与两个丫鬟，好生搀扶铁相公出轿，到东边书房去住。铁公子下了轿，即忙教小丹拜上小姐：“多感美情，奈病体不能为礼，容稍好再叩谢罢。”竟随着仆妇、丫鬟，扶到东书房床上坐下，因挣扎走了几步，身体愈着困倦，坐不到一刻，就和衣而睡。此时铁公子心已安了，又十分快畅，放倒身子，便沉沉睡去。冰心小姐教丫鬟送上香盆并龙眼汤、人参汤，因见铁公子睡熟，下敢轻动。冰心小姐发放了轿夫并家人，独与几个仆妇、丫鬟坐在厅上，煎煮茶汤守候，小丹却教他半眠半坐在床前，恐防呼唤。

铁公子这一觉，直睡到三更时分，方才醒来。翻过身来，睁眼看时，只见帐外尚有一对明烛点在台上，小丹犹坐在床下，见铁公子醒了，因走起来问道：“相公，这一会身子好些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睡了这许久，腹中觉爽快些。你怎么还不睡？”小丹道：“不独小的未睡，连内里小姐并许多婶婶、姐姐们俱在大厅上，烹茶、煎汤、煮粥，伺候相公哩。”铁公子听了着惊道：“怎敢劳小姐如此郑重？”正说不了，几个仆妇、几个丫鬟，或是茶，或是汤，或是粥，都一齐送来书房，与公子吃。铁公子因是水泻，不敢吃茶，人参汤又恐太补，只将龙眼汤吃了数口，众丫鬟苦劝，又吃了半瓯。吃完了因说道：“烦你们拜上小姐，说我铁中玉虎口残生，多蒙垂救，高谊已足千古。若饮食起居再劳如此殷勤，便使我坐卧不安矣，快请尊便。”一个丫鬟叫做冷秀，是冰心小姐贴身服侍的，因答道：“家小姐说，铁相公的尊恙，皆是为救家小姐惹出来的，铁相公一刻不安，家小姐心上一刻放不下。这两日打听得铁相公病日加添，恐遭陷害，日夜愁得饮食俱废。今幸接得铁相公到此，料无意外之变。许多忧疑俱已释然，这些茶汤供给小事，何足力劳。铁相公但请宽心静养，其余不必介意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病，小姐不安，若是小姐太劳，我又何能甘寝？还请两便为妙。”冷秀道：“既是铁相公吩咐，家小姐自当从命。且候铁公子安寝了，小姐便进去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就睡。”因叫小丹替他脱去衣服，放下帐子，侧身而卧。只见锦茵绣褥，软美香甜，不啻温柔乡里，十分畅意。正是

:

恩有恩兮情有情，自然感激出真诚。

惹有一点为云念，便犯千秋多露行。

众仆妇、丫鬟看见铁公子睡了，方同出房来，将铁公子言语说与冰心小姐知道。冰心小姐听了道：“铁相公既说话如此清白，料这病也无什大害。”又吩咐家人，明早去请有名的医生来看看。又吩咐两个仆妇，在厅旁打铺睡了伺候，恐怕一时要茶要水，吩咐停当，方退入阁中去安息。正是：

白骨已成魂结草，黄花含得雀酬恩。

从来义侠奇男女，静夜良心敢不扪。

冰心小姐虽然进内安寝，然一心牵挂，到次日天才微明，就起来吩咐家人去请医生，又吩咐仆妇伺候茶汤，又吩咐小丹，教他莫要说小姐在外照管。不多时，铁公子醒了，欲要起来，身子还软，穿了衣服，就在床上盥栉了，略吃些粥，半眠半坐。又不多时，家人请了个医生来看。医生看过道：“脉息平和，原非内病，皆因饮食吃的不节，伤了脾胃两家，以致泄泻的。如今也不必多服药饵，只须静养数日，自然平复。第一要戒动气，第二要戒烦劳，第三要戒言语，要紧，要紧！”因撮了两贴药，去了。冰心小姐见说病不打紧，便欢欢喜喜料理不题。

却说长寿院的独修和尚，听见管门的说铁相公去了，教他看守行李，忽吃惊道：“他去不打紧，但是过公子再三嘱咐，教款留下他，粥饭中下些大黄、巴豆之类，将他泻死，没有形迹。这四五日已泻到八九分，再一剂药，包管断根。再不防他一个病人会走，这也不可解。倘过公子来要人，却怎生回他？”想了一夜，没有计较。到次日绝早，只得报与过公子知道，过公子听了大怒道：“那厮，你前日报我，说他已泻倒在床，爬不起来，昨夜怎又忽然走得去？还是你走了风，奉承他是都堂的公子，教他逃去，将我家老爷不看在眼里？”独修和尚跌脚捶胸道：“太爷冤屈杀我，我们和尚家最势利，怎么现放着本乡本土朝夕护法的老爷不奉承，却又去奉承那别府县不相识的公子？”过公子道：“这原是县里太爷的主意，我也不难为你，只带你到县里去回话。”遂不由分说，从人将独修带着，亲自来见县尊，就说和尚放走铁主。县尊因叫独修问道：“你怎么放走铁相公？”独修道：“小和尚若要通信放他，何不未病之先？他日日出门吃酒，此时放了他，还可塞责；怎如今他泻到九死一生之际，到放他去了惹祸？过老爷怪我，我实不知怎生逃走。”县尊想一想道：“这说得是。我且不加罪。但这铁相公临去，你可晓得些踪迹么？”独修道：“实实不知踪迹。”县尊又问道：“这几日可有什朋友与他往来？”独修道：“并无朋友往来。”县尊道：“难道一人也无？”独修道：“只有水府的管家时时来打听，却也不曾进去见得铁相公。”县尊对过公子笑了一笑，道

：“这便是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老父母有何明见？”县尊道：“这铁生偶然过此，别无相识，惟与水家小姐有恩，这水家小姐又是个有心的奇女子，见我们留铁生久住，今又生起病来，只怕我们的计谋都被他参透了，故时时差人打听，忽然移去。贤契此时只消到令岳处一问，便有实信了。”过公子想起意来，也沉吟道：“老父母所见最明，若果如此，则这水小姐一发可恨矣，怎我再三礼求，只是不允；一个面生少年，便窝藏了去？”县尊道：“贤契此时不消着急，且访确了再商议。”遂放了和尚。

过公子辞了回家，叫人去请了水运来。水运一到，过公子就问道：“闻得令侄女那边，昨夜窝藏一个姓铁的少年男子在家，不知老丈人可知道么？”水运道：“未知。自从前日抢劫这一番，他怪我不出来救护，甚是不悦于我，我故这几日不曾过去，这些事全不知道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既不知道，敢烦急去一访。”水运道：“访问容易。但这个姓铁的少年男子，可就是在县堂上救舍侄女回来的后生么？”过公子道：“正是他。”水运道：“若就是他，我闻得具尊送他在长寿院中作寓，舍侄女为何藏他？”过公子道：“正为他在长寿院害病几死，昨晚忽然不见了。我想他此处别无相识，不是你侄女藏过，更有何人？”水运道：“若是这等说来，便有几分是他，待我回去一问便知。”遂别了回家，因叫他小儿子推着过去玩耍，要他四下寻看。

原来这事，冰心小姐原不瞒人，故小儿走过去就知道了，忙回来报知，对父亲说：“东厢房有个后生，在那里害病睡着哩。”水运识得是真，因开了小门，走过来寻见冰心小姐，说道：“这事论起来，我与哥哥久已各立门户，原不该来管你的闲事。只是闻得外面议论纷纷，我是你一个亲叔叔，又不得不来说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侄女有什差错处，外人尚且议论，怎么亲叔叔说不得？但不知叔叔说的是何事？”水运道：“我常常听见人说：‘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’你一个孤女，父亲又不在家，又无兄弟同住，怎留他一个外乡别郡，不知姓名，非亲非故的少年男子在家养病？莫说外人要谈论，就是我亲叔叔，也遮盖你不来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侄女闻圣人制礼，不过为中人而设，原不曾缚束君子。昔桓公报玉卑而晏婴跪受，所谓礼外又有礼也。即孟子所论男女授受不亲之礼，恐怕人拘泥小礼，伤了大义，故紧接一句道：‘嫂溺叔援，权也。’又解说一句道：‘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’由这等看起来，固知道圣人制礼，不过要正人心。若人心既正，虽小礼出入，亦无妨也。故圣人有‘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’之训。侄女又闻太史公说的好：‘缓急，人所时有’，又闻‘为人，恩仇不可不明’。故古今侠烈之士，往往断首刳心而不顾者，盖欲报恩复仇也。侄女虽一孤弱女子，然私心窃慕之。就如前日侄女静处闺中，未尝不遵王法，不畏乡评，而越礼与人授受也，奈何人心险恶，忽遭奸徒

串同党羽，假传圣旨，将侄女抢劫而去，此时王法何在？乡评何在？即至亲骨肉又安在？礼所称‘男女授受不亲’者，此侄女向谁人去讲？当此九死一生之际，害我者其仇固已切齿，设有救我者，其恩能不感之入骨耶？这铁公子若论踪迹，虽是他乡外郡，非亲非故的少年男子；若论他义气如云，肝肠似火，比之本乡本上，至亲骨肉，岂不远及百倍！他与侄女，譬如风马牛不相及，只因路见不平，便挺身县堂，侃侃正论，使侄女不死于奸人之手，得以（他）保全名节还家者，铁公子之力也。今铁公子为救侄女，触怒奸人，反堕身陷害，被毒垂危，侄女若因小嫌，不去救他，使他一个天地钟灵的血性男儿，陷死在异乡，则是侄女存心与豺狼何异？故特接他来家养病，病好了送他还乡，遮几恩义两全，这叫做知恩报恩，虽告之天地鬼神，亦于心无愧。什么外人敢于议论纷纷，若要叔叔遮盖！叔叔果若念至亲，便当挺身出去，将这些假传圣旨抢劫之徒查出首从，惩治一番，也为水门争气，莫比他人只畏强袖手！但将这些不关痛痒的太平活来责备侄女，似亦不近人情，教侄女如何领受？”

水运听了这一番议论，禁得哑口无言，呆了半晌，方又说道：“非是我不出力，怎奈我没前程，力量小，做不来。你说的这些话，虽都是大道理，然君子少，小人多；明白的少，不明白的多。他只说闺中一个女儿，怎留一个少年男子在家，外观不雅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外观不过浮云，何日无之？此心盖人之本，不可一时少失，侄女只要清白不受点污，其余如何，顾不得许多，叔叔慢慢细察，自然知道。”

水运自觉没趣，只得默默走了过去。只因这一走，有分教：瓜田李下，明侠女之志；暗室漏屋，窥君子之心。不知水运回去，又设何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

诗曰：

莫讶腰柔手亦纤，蹙愁戏恨怪眉尖。

热心未炙情冰冷，苦口能听话蜜甜。

既已无他应自信，不知有愧又何嫌。

若教守定三千礼，纵使潜龙没处潜。

话说水运一团高兴，走过去要责备冰心小姐，不料转被冰心小姐说出许多大议论，压倒他口开也开不得，只得默默走了回来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这丫头如此能言快语，如何说得他过？除非拿着他些毛病方好。”正想不了，过公子早着人来请，只得走去相见，先将铁公子果然是侄女儿用计，移了来家养病之事，说了一遍。过公子听见，不觉大怒道：“她是个闺中弱女，怎留个少年男子在家？老丈人，你是她亲叔叔，就该着实责备教训她才是。”水运道：“我怎

么不责备她，但她那一张嘴，就似一把快刀，好不会说！我还说不得她一句，他早引古援今，说出无数大道理来，教我无处开口。”因将冰心小姐之言，细细述了一遍。过公子听了，顿足道：“这不过是养汉撇清之言，怎么信得他的？”水运道：“信是信他不过，但此时捉不着他的短处，却奈何他不得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昨日成奇对我说，那姓铁的后生，人物到甚是生得清秀，前日在县尊公堂上，他只因看见你侄女的姿色，故发作县令，希图你侄女感激他，以为进身之计。就是你侄女接他来家养病，岂真是报恩报德之意？恐是这些假公之言，正是欲济其私也。今日这一孤男，一个寡女，共居一室，又彼此有恩有情，便是圣贤，恐亦把持不定。”水运道：“空言揣度，便如何肯服。莫若待我回去，今夜叫个小丫头，躲到他那边，看他做些什事，说些什话。倘有一点差错处，被我们拿住，他便强不去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

水运因别了回来，挨到黄昏以后，悄悄开了小门，叫一个小丫头闪过去，躲在柴房里，听他们说话与做事。那小丫头听了半夜，只等冰心小姐进内去睡了，他又闪了过来，回覆水运道：“那个铁相公，病虽说略好些，还起来不得，只在床上坐着，粥都送到床上去吃。”水运问道：“小姐却在那里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小姐只在大厅上，看众姐姐们煎药的煎药，煮粥的煮粥。”水运又问道：“小姐可进房去么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小姐不见进房。”又问道：“那个铁相公可与小姐说话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并不听见说话。只见一个小丹哥出来传话；‘请小姐安寝，莫要太劳，反觉不安。’”水运道：“小姐却怎样回他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小姐却教众姐姐对铁相公说：‘小姐已进内去了。’其实小姐还坐在厅上，只打听得那相公睡着了，方才进内里去。我见小姐已经进去，没得打听，方悄悄走转过来。”水运听了，沉吟道：“这丫头难道真个冰清玉洁，毫不动心？我不信。”因教小丫头第二夜、第三夜，一连去打听三四夜，小丫头说来说去，并无一语涉私，弄得水运设计，只得回覆过公子道：“我教一个小丫头躲过去，打听了三四夜，惟有恭恭敬敬，主宾相待，并无一点差错处。舍侄女真真要让他说得嘴响。”过公子连连摇头道：“老丈人，你这话只好耍呆子。古今能有几个柳下惠？待我去与县尊说，教他也签拿一个贴身服侍的丫鬟去，只消一拶，包管真情直露。那时莫说令侄女的嘴说不响，只怕连老丈人的嘴也说不响了！”水运道：“冤屈杀我，难道我也瞞你？据那小丫头，是这样说，我也在此猜疑，你怎连我也疑起来？”过公子道：“你既不瞞我，可再去留心细访。”水运只得去了。

过公子随即来见县令，将铁公子果是水小姐移去养病，并前后之事说了一遍，要他出签去拿丫鬟来审问。县尊道：“为官自有官体，事无大小，必有人告发，然后可以出签拿人。再无个闺阁事情尚在暧昧，劈空竟拿之理。”过公

子道：“若不去拿，岂有老父母治化之下，明明容他一男一女在家淫秽，有伤朝廷名教之理？”县尊道：“淫秽固伤名教，若未如所说，不淫不秽，岂不又于名教有光？况这水小姐几番行事多不可测，这一个铁生，又昂藏磊落，胆勇过人，不可寻常一概而论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这水小姐，治晚为他费了无数心机，是老父母所知者，今竟视为陌路；这铁生毫无所倚，转为入幕之宾，教治晚生怎生气得他过？”县尊道：“贤契不必着急。本县有一个门子，叫做单祐，专会飞檐走壁，钻穴逾墙，竟为本县知道了，正要革役，治他之罪，今贤契既有此不明不白之事，待本县治他之罪，叫他暗暗一窥，贞淫之情便可立决矣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若果如此，使他丑不能遮，则深感老父母用情矣。”

县尊因差人叫将单祐带到。县尊点点头，叫他跪在面前，吩咐道：“你的过犯，本该革役责〔罪〕的。今有一事差你，你若访得明白，我就恕你不究了。”单祐连连磕头道：“既蒙天恩开释，倘有差遣，敢不尽心。”县尊道：“南门里水侍郎老爷府里，你认得么？”单祐道：“小的认得。”县尊道：“他家小姐，留了个铁公子在家养病，不知是为公，还是为私？你可去窥探个明白来回我，我便恕你前罪，决不食言。倘访不的确，或朦胧欺骗，别生事端，则你也莫想活了。”单祐又连连磕头道：“小的怎敢！”县尊因叫差人放了单祐去了。正是：

青天不睹覆盆下，厨中方知炙里心。

莫道钻窥非美事，不然何以别贞淫。

过公子见县尊差了单祐去打听，因辞谢了，回家去候信不题。却说单祐领了县主之命，不敢怠慢，因悄悄走到水府，前后看明的确，捱到人静之时，便使本势，检低矮僻静（辟）处，爬了进去，悄悄钻到厨房外听着，只听见厨房说：“整酒到大厅上，与铁相公起病。”因又悄悄的钻到大厅上来。只见大厅上，小姐自立在那里，吩咐人收拾。他又悄悄从厅背后屏门上，轻轻爬到正梁高头，缩做一团蹲下，却窥视下面。只见水小姐叫家人直在大厅的正中间，横垂下一挂朱帘，将东南隔做两半。东半边帘外，设了一席酒，高高点着一对明烛，是请铁相公坐的。西半边帘内，也设了一席酒，却不点灯火，是水小姐自坐陪的。西边帘里黑暗，却看见东边帘外；东边帘外明亮，却看不见西边帘里。又在东西帘前，各铺下一张红毡，单以为拜见之用。又教两个家人，在东边伺候；又教两个仆妇，立在帘中间两边传命。内外斟酒下菜，俱是丫鬟。诸色打点停当，方叫小丹请相公出来。

原来铁公子本是个硬汉子，只因被泄药病倒，故支撑不来，今静养了五六日，又得冰心小姐药餌斟酌，饮食调和，不觉精神渐渐健旺起来，与旧相似。冰心小姐以为所谋得遂，满心欢喜，故治酒与他起病。铁公子见请，忙走出房

来，看见冰心小姐垂帘设席，井井有条，不独心下感激，又十分起敬。因立在东边红毡上，叫仆妇传话，请小姐拜谢。仆妇还未及答应，只听得帘内冰心小姐早朗朗的说道：“贱妾冰心，多蒙公子云天高谊，从虎口救出，其洪恩大德，不啻天地父母；况又在公堂之上，亲承垂谕。本不当作此虚设防嫌，但念家严远戍边庭，公子与贱妾又皆未有室家，正在嫌疑之际。今屈公子下榻于此，又适居指视（示）之地，万不得已，设此世法周旋，聊以代云长之明烛，乞公子勿哂勿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姐处身涉世，经权并用；待人接物，情理交孚。屈指古今闺阁之秀，从来未有。即如我铁中玉陷于奸术，惟待毙耳。设使小姐于此，无烛之明，则不知救；无潜之术，则不能救；无自信之心，则不敢救。惟小姐独具千古的灵心、侠胆、高识，才能不动声色，出我铁中玉于汤火之中，而鬼神莫测，真足令剧孟寒心，朱家袖手，故致我垂死之身，得全生于此。大恩厚德，实无以报。请小姐台坐，受我铁中玉一拜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惟妾受公子之恩，故致公子被奸人之害，今幸公子万安，止可减妾罪一二，何敢言德。妾正有一拜，拜谢公子。”说完，两人隔着帘子，各拜了四拜，方才起来。

冰心小姐就满斟了一杯，叫丫环送到公子席上，请公子坐下。铁公子也斟了一杯，叫丫鬟捧入帘内，回敬冰心小姐。二人坐下，饮不到三巡，冰心小姐就问道：“前日公子到此，不知原为何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到此，原无正事，只因在京中，为家父受屈下狱日，一时愤怒，打入大夬侯养闲堂禁地，救出抢去女子，证明其罪，朝廷将大夬侯幽闭三年，结此一仇。家父恐有他变，故命我游学以避之，不期游到此处，又触怒了这个贼坏知县，他要害我性命，却亏小姐救了，又害我不得，只怕他到要被我省了。我明日就打上堂去，问他一个为民父母，受朝廷大俸大禄，不为民伸冤理屈，反为权门不肖做鹰犬以陷人，先羞辱他一场，教士民耻笑；然后去见抚台，要抚台参他拿问，以泄我胸中之忿。抚台与家父同年，料必允从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论县尊设谋害人，也不为亏他。前日拿在公堂之上，公子捋放一番，殊觉损威，也未免怀恨。况且当今势利二字，又为居官小人常态。他见家严被谪，又过学士有入阁之传，故不得不逢迎其子耳。但念他灯窗寒苦，科甲艰难，今一旦参之泄愤，未免亦为快心之过举。况公子初时唐突县公，踪迹近于粗豪；庇护妾身，行事又涉于苟且。彼风尘俗眼，岂知英雄作为，别出寻常？愿公子姑置不与较论，彼久自察知公子与贱妾磨不磷，涅不淄，自应愧悔其妾耳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幡然正色道：“我铁中玉一向凭着公心是非，敢作敢为，遂以千秋侠烈自负，不肯让人。今闻小姐高论，始知我铁中玉从前所为，皆血气之勇，非仁义之勇。惟我以血气交人，故人亦以反害加我。回思县公之加害，实我血气所自取

耳。今蒙小姐嘉诲，誓当折节受教，决不敢再逞狂奴故态矣，何幸如之！由此想来，水小姐不独是铁中玉之恩人，实又是我铁中玉之良师矣。”说到快处，斟满而饮。冰心小姐道：“公子义侠出之于天性，或操或纵，全无成心，天地之量，不过如此。贱妾刍蕘，有何裨益。殷殷劝勉者，不过欲为县主谢过耳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铁中玉既承小姐明示，自当忘情于县公。但还有一说，只怕县公畏疑顾忌，转不能忘情于我。他虽不能忘情于我，却又无法奈何于我，势必至污议小姐，以诬我之罪。虽以小姐白璧无瑕，何畏乎青蝇，然青蝇日集，亦可憎耳。我铁中玉居此，与青蝇何异乎？幸蒙调护，贱体已痊，明日即当一行长往，以杜小人谗口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贱妾与公子于礼原不应相接，今犯嫌疑，移公子下榻者，以公子恩深，病重势危也。今既平复，则去留一听公子，妾何敢强留。强留虽不敢，然决之明日，亦觉太促，请以三日为期，则恩与义兼尽矣。不识公子以为然否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姐斟酌合宜，敢不听从。”说罢，众丫环送酒。

铁公子又饮数杯，微有酒意，心下欢畅，因说道：“我铁中玉，远人也。肺腑隐衷，本不当秽陈于小姐之前，然明镜高悬，又不敢失照。因不避琐琐。念我铁中玉，行年二十，赖父母荫庇，所奉明师良友亦不为少，然从无一人能发快论微言，足服我铁中玉之心。今不知何幸，无意中得逢小姐，凡我意中，皆在小姐言下，真所谓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若能朝夕左右，以闻所未闻，固本愿也。然惟男女有别，不敢轻请，明日又将别去，是舍大道而入迷途，无限疑虑，切愿有请，不识可敢言否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问道于盲，虽公子未能免诮。然圣人不废刍蕘之采询，况公子之疑义，定有妙理，幸不惜下询，以广孤陋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铁中玉此来，原为游学，钮念游无定所，学无定师，又闻操舟利南，驰马利北，我铁中玉孟浪风尘，茫无所主，究竟不知该何游何学。知我无如小姐，万乞教之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游莫广于天下，然天下总不出于家庭；学莫尊于圣贤，圣贤亦不出于至性。昌黎云：‘使世无孔子，则韩愈不录在弟子之列。’此亦恃至性能充耳。如公子之至性，挟以无私，使世无孔子，又谁敢列公子于弟子哉？妾愿公子无舍近求远，信人而不自信，与其奔走访求，不若归而理会。况尊大人又贵为都宪，足以典型，京师又天子帝都，宏开文物，公子即承箕裘世业，羽仪廊庙，亦未为不美。何必踽踽凉凉，向天涯海角，以传不相知之誉哉？若曰避仇，妾则以为修不慎，道路皆仇，何所避之？不识公子以为何如？”铁公子听了，不觉喜动颜色，忙离席深深打一躬道：“小姐妙论，足开茅塞，使我铁中玉一天疑虑皆释然矣，美惠多矣。”

众丫鬟见铁公子谈论畅快，忙捧上大觥。铁公子接了，也不推辞，竟欣然

而饮。饮干，因又说道：“小姐深闺丽质，二八芳年，胸中怎有如许大学问！揣情度理，皆老师宿儒不能道只字者，真山川秀气所独钟也。敬服，敬服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闺中孩赤谚语，焉知学问，冒昧陈之，不过少展见爱。公子誉之过情，令人赧颜汗下。”二人说得投机，公子又连饮数杯，已有微酣，恐怕失礼，因起身辞谢。冰心小姐亦不再留，因说道：“本应再奉几杯，但恐玉体初安，过于烦劳，转为不美。”因叫拿灯，送入书房去安歇。

这一席酒，饮有一个更次，说了有千言万语，彼此相亲相爱，不啻至交密友，就吃到酣然之际，也并无一字及至私情，真个是：

白璧无瑕称至宝，青莲不染发奇香。

若教堕入琴心去，难说风流名教伤。

冰心小姐叫丫鬟看铁公子睡了，又吩咐众人收拾了酒席，然后退入后楼去安寝不题。

却说单祐伏在正梁上，将铁公子与冰心小姐做的事情都看得明白，说的言语都听得详细，只待人都散尽，方才爬了下来，又走到矮墙边，依然爬了出来，回家安歇了一夜。到次日清晨，即到县里来回话。县尊叫到后堂，细细盘问。这单祐遂将怎生进去，怎生伏梁上，冰心小姐又怎生在中厅垂下一挂珠帘，帘外又怎生设着一席酒，却请那铁公子坐，点着两对明烛，照得雪亮；帘内又怎生设着一席酒，却不点烛，遮得黑暗暗的，却是水小姐自坐；帘内外又怎生各设一条毡毯，你谢我，我谢你，对拜了四拜，方才坐席吃酒；中间又怎生说起那铁公子这场大病，都是老爷害他，他又说老爷害他不死，只怕老爷到被他害死哩……县尊听了大惊道：“他说要怎生害我？”单祐道：“他说抚院大人是他父亲的同年，他先要打上老爷堂来，问老爷为民父母，怎不伸冤理在，却只为权门做鹰犬，先羞辱老爷一场，教士民耻笑，然后去见抚院大人，动本参劾老爷拿问。”县尊听了，连连跌脚道：“这却怎了？”就要吩咐衙役去收投文放告牌，只说老爷今日不坐堂了。单祐道：“老爷且不要慌，那铁公子今日不来了。”县尊又问道：“为何又不来了？”单祐道：“亏了那水小姐再三劝解，说老爷害铁公子，皆因铁公子挺撞了老爷起的衅端，也单怪老爷不得。又说他们英雄豪杰，做事光明正大，老爷一个俗吏，如何得知？又说老爷见水老爷被谪，又见过老爷推升入阁，势利过公子，亦是小人之事，不足与较量。又说铁公子救他，他又救铁公子，两下踪迹，易使人疑，谁人肯信是为公正不为私。又说过此时老爷访知他们是冰清玉洁，自然要愧悔。又说老爷中一个进士也不容易，若轻轻坏了，未免可惜。那铁公子听了道：‘也说得是。’甚是欢喜，故才息了这个念头。”县尊听了大喜道：“原来这水小姐是个好人，却是我前日还好好的教轿子送了他回去。”因又问道：“还说些什么？可有

几句勾挑言语么？”单祐道：“先两人讲一会学问，又论一府圣贤，你道我说的好，我道你讲的妙，彼此有津有味。一面吃酒，一面又说，说了有一个更次，足有千言万语，小的记不得许多。回回听了，却都是恭恭敬敬，并无半个邪淫之字，一点勾挑之意，真真是个鲁男子柳下惠出世了。”县尊听了，沉吟不信道：“一个如花的少年女子，一个似玉的少年男子，静夜同居一室，又相对饮，他又都是心灵性巧，有恩有情之人，难道就毫不动心，竟造到圣贤田地？莫非你为他〔隐〕瞒？”单祐道：“小的与他二人又非亲非故，又未得他的贿赂，怎肯为他隐瞒，误老爷之事？”

县尊问明是实，也自欢喜，因叹息道：“谁说古今人不相及，若是这等看来，这铁公子竟是个负血性的奇男子了，这水小姐竟是个讲道学的奇女子了。我有气力，都该称扬旌表才是。”因饶了这单祐的责，放他去了。又暗想道：“论起做官来，势利二字虽是少不得，若遇这样关风化的烈男侠女，也不该一例看承。况这水小姐也是侍郎之女，这铁中玉又是都宪之儿，怎一时糊涂，要害起他来？倘或果然恼了，叫抚宪参上一本，那时再寻过学士挽回就迟了。”又想道：“我乃一个科甲进士，声名不小，也该做些好事，与人称颂，若只管随波逐流，岂不自误？”又想道：“水小姐背后到惜我的进士，到望我改悔，我怎到不自惜？到不改悔？”又想道：“要改悔，就要从他二人身上改悔。我想铁公子这英雄度量，豪杰襟怀，昂昂藏藏，若非水小姐，也无人配得他来；这水小姐灵心慧性，如凤如鸾，若非铁公子，也无人对得他来，我莫若改过脸来，到成全了他二人的好事，不独可以遮盖从前，转可算我做知县的一场义举。”

正算计定了主意，忽过公子来讨信，县尊就将单祐所说的言语，细细说了一遍，因劝道：“这水小姐，贤契莫要将他看作闺阁娇柔女子，本县看他处心行事，竟是一个有智的大豪杰，断不肯等闲失身。我劝贤契到不如息了这个念头，再别求罢。”过公子听见铁公子与水小姐毫厘不苟，又见县尊侃侃辞他，心下也知道万万难成，呆了半晌，只得去了。

知县见过公子去了，因悄悄差人去打听铁公子可曾出门，确实几时回去，另有一番算计。只因这一算，有分教：磨而愈坚，涅而愈洁。不知更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

诗曰：

无蒂无根谁是谁，全凭义唱侠追随。

皮毛指摘众人识，肝胆针投贤者为。

风语恶声花掩耳，烟云长舌月攒眉。

若教圆凿持方柄，千古何曾有入时。

话说县尊自从教单祐潜窥明白了铁公子与水小姐的行事，知他一个是烈男，一个是侠女，心下十分敬重，便时时向人称扬，在他人听了，嗟叹一番，也就罢了，惟有水运闻之是实，便暗暗思想道：“我撙掇侄女嫁过公子，原也不是真为过公子，不过是要嫁出门，我便好承受他的家私，如今过公子之事，想来万万不能成了。却喜他又与铁公子往来的稠密，虽说彼此敬重，没有苟且之心，我想也只不过是要避嫌疑，心里未尝不暗暗指望。我若将婚姻之事，凑趣去撙掇他，他定然喜欢。倘若撙掇成了，这家私怕不是我的？”

算计定了，因开了小门，又走了过来，寻见冰心小姐，因说道：“俗话常言：‘鼓不打不响，钟不撞不鸣。’又言：‘十日害眼，九日自明。’你前日留下这铁公子在家养病，莫说外人，连我也有些怪你。谁知你们真金不怕火，礼则礼，情则情，全无一毫苟且之心，到如今又访知了，方才敬服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男女交接，原无此理，只缘铁公子因救侄女之祸，而反自祸其身，此心不忍，故势不得已，略去虚礼，而救其实祸。圣人纲常之外，别行权宜，正谓此也。今幸铁公子身已安了，于心庶无所歉。至于礼则礼，情则情，不过交接之常，原非奇特之行，何足起敬。”水运道：“这事也莫要看轻了，鲁男子柳下惠能有几个？这都罢了。只是我做叔叔的，有一件事要与你商量，实是一团好意，你莫要疑心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凡事皆有情理，可行则行，不可行则不敢强行。叔叔既是好意，侄女缘何疑心？且请问叔叔，说的是何事？”水运道：“古语说得好：‘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。’侄女年虽不多，也要算作及笄之时。若是哥哥在家，自有他做主张。今又不幸被谪边庭，不知几时回来，再没个只管将你耽搁之理。前日过公子这段亲事，只因他屡屡来求，难于拒绝，故我劝侄女嫁他。今看见侄女所行之事，心灵性巧，有胆量，有侠气，又不背情理，真要算做个贤媛淑女。这过公子虽然出自富贵，不过纨绔行藏，怎生对得侄女来？莫说过公子对你不过，就是选遍天下，若要少年有此才学，可以抢元夺魁，也还容易；若要具英雄胆量，负豪杰襟怀，而又年少才高，其机锋作用，真可与侄女针芥相投，只怕这样人一世也寻不出来。说便是这等说，却妙在天生人不错，生一个孟光，定生一个梁鸿。今天既生了侄女这等义侠闺秀，忽不知不觉，又那里撞出这个铁公子来，这铁公子年又少，才又高，人物又清俊，又具英雄胆量，又负豪杰襟怀，岂非天特特生来与侄女作对？你二人此时正在局中，不思知恩报恩，在血性道义上去做。至婚姻二字，自不肯冒然。我做叔叔的事外观之，感恩报恩，不过一时；婚姻配合，却乃人生一世之事，安可当面错过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天心最难揣度，当以人生所遇为主。天生孔子，不为君而力师；天生明妃，不配帝而远嫁单于，皆人生所遇

，岂能自主？铁公子人品才识非不可，然但所遇在感恩知己之间，去婚姻之道甚远。”水运道：“感恩知己，正可为婚，为何转远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媒的通言，父母定命，而后男女相接，婚姻之礼也。今不幸患难中，草草相见于公堂，又不幸疾病中，侄女迎居于书室，感恩则有之，知己则有之，所称‘君子好逑’，当不如是。”水运道：“这是你前日说的‘嫂溺叔援，权也，。’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行权不过一时，未有嫂溺已援，而不溺复援者，况且凡事皆可用权，若婚姻为人伦风化之首，当正始正终，决无使用权之理。”水运道：“正终是不消说，就是今日始事，虽说相见出于患难，匆匆草草，然你二人毫无苟且，人尽知之，也未为不正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始之无苟且，赖终之不婚姻，方明白到底。若到底成全，则始之无苟且，谁则信之？此乃一生名节大关头，断乎不可，望叔叔谅之。”水运见侄女说不入耳，因发急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说的话到象个迂腐老儒，我如今也不与你讲了，待我出去与铁公子商量，这铁公子是你心服之人，他若肯了，难道怕你不肯？”说完走了出来，要见铁公子。

此时铁公子正在书房中静养。小丹传说：“隔壁住的水二爷要见相公。”铁公子因走出来相见。分宾主坐定。水运先开口道：“连日有事未暇，今高贤下榻于此，有失亲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缘病体初痊，尚未进谒为罪。”水运道：“我学生特来见铁先生者，因有一事奉议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不知何事？”水运道：“不是别事，就是舍侄女的姻事。”铁公子因听见侄女姻事四字，就变了颜色，说道：“老丈失言矣，学生外人，凡事皆可赐教，怎么令侄女姻事也对学生讲？”水运道：“舍侄女姻事本不当向铁先生求教，只因舍侄女前日为过公子抢去为婚，赖铁先生鼎力救回，故尔谈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学生前日是路见不平，一时触怒而然，原出无心。今日老丈特向学生而言，便是有心了。莫非见学生借寓于此，以为有甚不肖苟且之心，故以此相銛么？学生就立刻行矣，免劳赐教。”水运见铁公子发急，因宽慰道：“铁先生不必动怒，学生到是一团好意。且请少坐，听我学生说完，便知其实，彼此有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吾闻君子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老丈不必说了。老丈虽是好意，但我铁中玉的性情，与老丈迥别，只怕老丈的好意在我学生听中，或者转以为恶意。只是去了，便好意恶意，我都不闻。”因立起身，对着管门伺候的家人说道：“你多多谢上小姐，说我铁中玉感激之私，已识千古。今恶声入耳，已不敢面辞。”又叫出小丹，往外便走。水运忙忙来赶，铁公子已走出门去远了。水运甚是没趣，又不好复进来见冰心小姐，只说道：“这后生，怎这样一个蠢性子！也不象个好娇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默默的走了过去。正是：

只道谰言人所喜，谁知转变做羞耻。

若非天赋老面皮，痛削如何当得起。

却说冰心小姐，见叔叔出厅去见铁公子，早知铁公子必然留他不住，便也不留。但虑他行李萧疏，因取了十两零碎银子，又收拾了行李之类，叫一个家人叫做水用，暗暗先在门外等候，送与他作路费，且却象不知不闻的一般。正是：

蠢顽皆事后，灵慧独机先。

有智何妨去，多才不论男。

却说铁公子怪水运言不入耳，遂出门带了小丹，一径走到长寿院，自立在寺前，却叫小丹进去，问和尚要行李。独修听见铁公子在寺外，忙走出来，连连打恭，要邀进去吃茶，因说道：“前日不知因甚事故得罪，相公忽然移去，县里太爷说我接待不周备，他百般难为，又教我到各处访寻。今幸相公到此，若再放去，明日太爷知道，我和尚就该死了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前事我到不题了，你还要说起怎么。今与你说明了罢，寺内决不进去了，茶是决不吃了，知县是决不见了。快快取出行李来还我，我立刻就要行。”独修道：“行李已交付小管家了，但相公要去，就怪杀小僧，也不敢放，必求相公少停一刻。”铁公子大怒道：“你这和尚，也忒惫赖，难道青天白日，定要骗我进去谋害？你莫要倚着知县的势力为恶，我明日与抚院大人说知，教你这和尚竟当不起！”

正说着，忽县里两个差人赶来，要请铁相公到县里去。原来这鲍知县自从改悔过来，知道铁公子是个有义气的男儿，要交结他，时刻差人在水家打听他的消息。差人见他今日忽然出站，忙报与知县，故知县随即差人来请。铁公子见请，转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又不是你历城县人，又不少你历城县的钱粮，你太爷只管来寻我做甚？莫非前日谋我不死，今日又来请去补帐？”差人却没的回答，却只是不放。铁公子被逼得性起，正要动粗，忽听众人喊道：“太爷自来了！”

原来鲍知县料想差人请铁公子不来，因自骑了一匹马，又随带了一匹马，飞跑将来。到了面前，忙跳下来，对着铁公子深深打恭道：“我鲍梓风尘下吏，有眼无珠，一时昏愤，不识贤豪，多取罪戾，今方省悟，台兄乃不欺屋漏之君子，不胜愧悔，故敢特请到县，以谢前愆，并申后感。”铁公子听见县尊说话侃侃烈烈，不似前面拖泥带水，便转了一念，并答礼道：“我学生决不谎言，数日前尚欲多求于老先生，因受一知己之教，教以反己功夫，故不敢复造公堂。不谓老先生势利中人，怎忽作此英雄本色语？真不可解！莫非假此逢迎，别有深谋以相加么？”县尊道：“一之为甚，岂可再乎？莫说老长兄赦过高谊，我学生感铭不尽；就是水小姐良言劝勉，也不敢忘。”铁公子吃惊道：“老先生为何一时就通灵起来？大奇，大奇！”县尊道：“既蒙原谅，敢求到敝衙，尚有一言求教。”

铁公子见县尊举止言辞，与前大不相同，便不推辞，竟同上马并辔而行。到了县中，才坐定，就问道：“老先生有何见谕，乞即赐教，学生还要长行。”县尊道：“且请问老长兄，今日为何突然要行，有如此之急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学生行期，本意尚欲稍缓一二日，以期眷怀。今忽有人进不入耳之言相加，有如劝驾，故立刻行矣。”县尊道：“人为何人？言为何言？并乞教之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人即水小姐之叔，言即水小姐婚姻之言。”县尊道：“其人虽非，其言则是。老长兄为何不入耳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不瞒老先生说，我学生与水小姐相遇，虽出于无心，而相见后，义肝烈胆，冷眼热肠，实实彼此两照，欲不相亲，而如有所失，故略处男女之嫌，而以知己相接，此千古英雄豪杰之所为，难以告之世俗。今忽言及婚姻，则视我学生与水小姐为何如人也？毋亦以钻穴相窥相待也。此言岂入耳哉！故我学生言未毕而即拂袖行矣。”县尊道：“婚姻之言，亦有二说，台兄亦不可执一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有二说？”县尊道：“若以钻偷相视，借婚姻而故作讥嘲，此作不可。倘真心念河洲君子之难得，怜窈窕淑女之不易逢，而欲彰关雎雅化，桃夭盛风，则又何为不可，而避之如仇哉？即我学生今日屈台兄到县者，久知黄金贿赂，不足动君子之心，声色宴会，难以留豪杰之驾。亦以暧昧不欺，乃男女之大节，天然凑合，实古今之奇缘。在台兄处事，豪不沾滞，固君子之用心；在我学生旁观，若不成全，亦斧柯之大罪。故今日特特有请者，为此耳。万望台兄消去前面成心，庶不失后来佳偶。”铁公子听了，拂然叹息道：“老先生为何也出此言？人伦二字，是乱杂不得的，无认君臣，岂能复认朋友？我学生与水小姐，既在患难中已为良友，安可复为夫妻，若靦颜为之，则从前亲疏，皆矫情矣，如何使得！”县尊道：“台兄英雄，怎说此腐儒之语？若必欲如腐儒固执，则前日就不该到水家去养病了。若曰养病可以无欺自信，怎今日人皆尽言其无欺，而转避嫌，不敢结此丝萝？是前后自相矛盾也，吾甚不取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事在危机，不可得避，而必欲避之以自明，君子病其得而下忍为。至于事无紧要，又嫌疑未消，可以避之而乃自恃无私，必犯不避之嫌自耀，不几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耶？不知老先生何德于学生，又何仇于学生，而区区以此相浼耶？”县尊道：“本县落落一官，几乎随波逐流，今幸闻台兄讨罪督过之言，使学生畏而悔之，又幸闻水小姐宽恕从前之言，使学生感而谢之。因思势利中原有失足之时，名教中又未尝无快心之境，何为反舍君子而与小人作缘以自误耶？故誓心改悔，然改悔之端，在勉图后功，或可以补前过耳。因见台兄行藏磊落，正大光明，不独称有行文人，实可当圣门贤士。又见水小姐灵心慧性，俏胆奇才，虽然一闺阁淑女，实不愧须眉男子。今忽此地相逢，未必老天无意。本县若不见不闻，便也罢了。今台兄与水小姐公堂正大，暗室光明，皆本县亲见亲闻，若

不亟为撮合，使千古好逑，当面错过，则何以为民父母哉？此乃本县政声风化之大端，不敢不勉力为之。至于报德私情，又其余耳。”铁公子听了大笑道：“老先生如此说来，一发大差了。你要崇你的政声，却怎陷学生于不义？”县尊也笑道：“若说陷兄不义，这事便要直穷到底矣。台兄既怕陷于不义，则为义去可知矣。若水小姐始终计却过公子，不失名节，又于台兄知恩报恩，显出贞心，有何不义而至陷兄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非此之谓也。凡婚姻之道，皆父母为之，岂儿女所自主哉？今学生之父母安在？而水小姐之父母又安在？而徒以才貌为凭，遇合为幸，遂谓婚姻之义举，不知此等之义举，只合奉之过公子，非学生名教中人所敢承也。”遂立起身来要行。县尊道：“此举义与不义，此时也难辨，只是终不能成，则不义，终成之则义。台兄切须记之，至日后有验，方知我学生乃改悔后真心好义，不是一时阿所好也。既决意行，料难强留；欲劝一饮，恐怕兄以前辙为疑；欲申寸敬，又恐台兄以货财见斥，故逡巡不敢。倘有天缘，冀希一会，以尽其余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赐教多矣，惟此二语，深得我心，多感，多感！”因别了出来，带了小丹，携着行李，径出东门而去。正是：

性无假借谁迁就，心有权衡独往来。

可叹世难容直道，又生无妄作奇灾。

铁公子一时任性，走出东门，不曾检点盘缠。见小丹要雇牲口，心下正费踌躇，忽水家家人水用走到面前，说道：“铁相公怎此时才来？家小姐吩咐小的在此候了半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姐叫你候我做甚么？”水用道：“家小姐因见二老爷出来会铁相公，知道他言语粗俗，必然要触怒铁相公，必然铁相公要行。家小姐又不便留，但恐怕匆匆草草，盘缠未曾打点，故叫小的送了些路费并小菜在此。”铁公子听了大喜道：“你家小姐不独用情可感，只这一片慧心，凡事件件皆先知，种种周备，真令人敬服。”水用道：“小的回去，相公可有甚言语吩咐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与你家小姐陌路相逢，欲言恩，恩深难言；欲言情，又无情可言。只烦你多多拜上小姐，说我铁中玉去后，只望小姐再勿以我为念，便深感不朽矣。”水用因取出那十两银子并菜果，付与小丹纳下了。

铁公子有了盘缠，遂叫小丹雇了一匹驴，竟望东镇一路而来。不料出门迟了，又在县中耽搁了半日，走不上三十余里，天就晚了，到东镇还有二三里，赶驴的死也不肯去了，铁公子只得下了驴子步行。又上不得里许，刚转过一带林子，忽见一个后生男子，肩着一个包袱，领着一个少年妇人，身穿青布衣服，头上搭着包头，慌慌张张的跑来，忽撞着铁公子，十分着惊，就要往林子里去走。铁公子看见有些异怪，因大喝一声道：“你拐带了人家妇人，要往那

里走！”那妇人着这一惊，便呆了走不动，只立着叫饶命。那后生着了忙，便撇了妇人，丢下包袱，没命的要跑去。铁公子因赶上捉住，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可实说了，我便放你。”那后生被捉慌了，因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道：“相公饶命！我实说来。这女子是前面东镇上李太公的妾，叫做桃枝，他嫌李太公老了，不愿跟他，故央我领他出来，暂时躲避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等说来，你是个拐子了。”那后生道：“小的不是拐子，就是李太公的外孙儿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叫甚名子？”那后生道：“小的叫做宣银。”铁公子又问道：“是真么？”宣银道：“老爷饶命，怎敢说谎。”铁公子想了想道：“既是真情，饶你去罢！”因放了手。宣银爬起，早没命的跑去了。

铁公子因复转身来问那妇人道：“你可是东镇上李太公的妾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正是李太公的妾。”铁公子又问道：“你可叫做桃枝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正叫做桃枝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你是被拐出来的了。不必着惊，我是顺路，就送你回去可好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既被人拐出来，若送回去，只道是有心逃走，那里辨得清白？相公若有用处，便跟随相公去罢。”铁公子笑一笑道：“你既要跟随，且到前边去算计。”因叫小丹连包袱都替他拿了，要同走，那妇人没奈何，也只得跟了来。

又走不上里余，只见前面一阵人飞一般赶将来。赶到面前，看见那妇人跟着一个少年同走，便一齐叫道：“快来！好了，拿着了！”众人听见，遂一齐将三人围住，一面就叫人飞报李太公，铁公子道：“你们不必罗唆，我是方才路上撞见，正同了送来。”众人乱嚷道：“不知你是送来，还是拐去，且到镇上去讲！”大家围绕着，又行不上半里，只见又是一阵人，许多火把照得雪亮，那是李太公闻知自赶来了。看见铁公子人物俊秀，年纪又后生，他的妾又跟着他走，气得浑身都是战的，也不问个明白，照着铁公子胸腹就是一拳头，口里乱骂道：“是那里来的肉眼贼，怎拐骗我的爱妾？我拚着老性命与你拼了罢！”铁公子忙用手托开，说道：“你这老人家也忒性急，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便这等胡为！你的妾是被别人拐去，是我看见，替你捉转来的，怎不谢我，到转唐突？”李太公气做一团，乱嚷乱跳道：“是那个拐他？快还我一个人来！在那里撞着？是那个看见？”因用手指着那妇人道：“这不是我的妾？”又用手指着小丹拿的包袱道：“这不是我家的东西？明明的人赃现获，你这禽娘贼，还要赖到那里去！”铁公子看见李太公急得没法，转笑将起来道：“你不须着急，妾已在此，自然有个明白。”众人对李太公道：“这等时候，黑天黑地，在半路上也说不出甚么来，且回到镇上，禀了镇爷，用起刑具，便自然招出真情。”李太公只得依了。

大家遂扯扯拉拉，一齐拥回镇上来见镇守。这镇守是个差委的吏员巡检

，巴不得有事，听见说是有人拐带了李太公的人口，晓得李太公是镇上的财主，未免动了欲心，看做一件大事，遂齐齐整整带上纱帽，穿起圆领，叫军兵排衙，坐起堂来。众人拥到堂前，李太公先跪下禀道：“小老儿叫做李自取，有这个妾，叫做桃枝，今忽然门户不闭，被人拐去。小老儿央人分头去赶，幸得赶着了。”因用手指着铁公子道：“却是这个不知姓名的男子带着逃走，人赃俱获在此，求爷正法。”镇守叫带过那个拐子来，众人将铁公子拥到面前，叫他跪下。铁公子笑一笑道：“他不跪我也罢了，怎叫我去跪他？”镇守听了满心大怒，欲要发作，因看见铁公子人物轩昂，不象个以下之人，只得问道：“你是个甚么人？敢这等大模大样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这里又不是吏部堂上，怎叫我报脚色？你莫怪我大模大样，只可怜你自家出身小了。”镇守听了，一发激起怒来，因说道：“你就有些来历，今已犯了拐带人口之罪，只怕也逃不去了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妇人你怎见得是我拐带？”镇守道：“李家不见了妾，你却带着他走，不是你拐却是谁拐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与我同走，就是我拐，这等说起来，柳下惠竟是古今第一个拐子了。你这样不明道理的人，不知是那个瞎子叫你在做镇守，可笑之甚！”镇守被铁公子几句言语，越发急了，因说道：“你能言快语，想是个积年的拐子。你欺我官小，敢如此放肆，我明日只解你到上宪去，看你有本事再放肆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上司莫不是皇帝？”镇守道：“是皇帝不是皇帝，你去见自知。”因又对李太公道：“你这老儿，老大年纪，还讨少年女子作妾，自然惹出事来。”又将桃枝叫到面前一看，年纪虽则三十余岁，却是个擦指抹粉的材料，因问道：“你还是同人逃走，还是被人拐去？”桃枝低了头不做声，镇守道：“我此时且不动刑，解到上司拶起来，怕你不说！”又吩咐李太公道：“将这起人犯，你可好好带去看守，我明日替你出文书，亲自解到上司去，你的冤屈自然伸理。”李太公推辞不得，只得将铁公子都拥了到家。因见铁公子将镇守挺撞，不知是个甚人，不敢怠慢，因开了一间上房请他住，又摆出酒饭来，请他吃了，欲要将妾桃枝叫进去，又恐怕没有对证，不成拐带，只得也送到上房来同住。

只因这一住，有分教：能碎白璧，而失身破斧；已逃天下，而疑窃皮冠。不知解到上司又作何状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虚捏鬼哄佳人徒使佳人喷饭

词曰：

大人曰毁，小人谓之捏鬼。既莫瞒天，又难蔽口，空费花唇油嘴。明眸如水，一当前已透肺肝脑髓。何苦无端，舍此灵明，置身傀儡？

右调《柳梢青》

话说铁公子被李太公胡厮乱缠住了，又被镇守装模作样，琐琐碎碎，心下

又好恼，又好笑。到了李老儿家，见拿出酒饭来，也不管好歹，吃得醺醺的，叫小丹铺开行李，竟沉沉的睡去。此时是十四五，正是月圆。铁公子一觉醒来，开眼看时，只见月光照入纱窗，那个桃枝妾，竟坐在他铺旁边，将他身体轻轻摩弄。铁公子一时急躁起来，因用手推开道：“妇人家须惜此廉耻，莫要胡为！”因侧转身，向里依旧睡去。那桃枝妾讨了没趣，要走开又舍不得，只坐了一会，竟连衣服在脚头睡了。

原来李太公虽将妾关在房里，却放心不下，又悄悄在门外窃听，听见铁公子羞削他，心下方明白道：“原来都是这淫妇生心。这个少年到是好人，冤屈了他。”到了天明，就要放他开交，怎奈镇守不曾得钱，又被铁公子挺撞了一番，死命出了文书，定要申到道里去。李太公拗他不过，只得又央了许多人，同拥到道里来。

不期这日正是道尊寿日，府、县属官俱来庆贺。此时尚未开门，众官都在外面等候。忽见一伙人，拥了铁公子与桃枝妾来，说是奸情押带，各各尽教去看。看见铁公子人物秀美，不象个拐子，因问道：“你甚么人，为何拐他？”铁公子全不答应。又问桃枝：“可是这个人拐你？”桃枝因夜里被铁公子羞削了，有气没处出，便一口咬住道：“正是他拐我。”个个官问他，都是如此说。镇守以为确然，其实得意，只候道尊开门，解进去请功。

正在快活，忽历城县的鲍知县也来了，才下轿，就看见一伙人同着铁公子与一个妇人在内，因大惊问道：“这甚么缘故？”镇守恐怕人答应错了话，忙上前禀道：“这个不知姓名的少年男子，拐带了这李自取的妾逃走，当被众人赶到半路捉庄，人赃现获，故本镇解到道爷这里来请功。”鲍知县听了大怒道：“胡说！这是铁都堂的公子铁相公，他在本县，本县为媒，要将水侍郎的千金小姐嫁他为妻，他因未得父命，不肯应承，反抵死走了来。你这地方甚么村姑田妇，冤他拐带！”镇守见说是铁都堂的公子，先软了一半，因推说道：“这不干本镇事，都是李自取来报的，又是这妇人供你的。”鲍知县因教家人请铁相公来同坐下，因问道：“台兄行后，为何忽遇此事？”铁公子就将林子边遇见一个后生与此妇人同走之事说了一遍，鲍知县道：“只可惜那个后生下曾晓得他的姓名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已问知了，就是这李自取的外孙，叫做宣银。”鲍知县听了，就叫带进那老儿与妇人来，因骂道：“你这老奴才，这大年纪，不知死活，却立这样后生妇人作妾，已不该了。又不知防嫌，让他跟人逃走，却冤赖路人拐带，当得何罪？”李太公道：“小老儿不是冤他，小的妾不见了，却跟了他同走，许多人公同捉获，昨夜到镇，况妾口中又已供明是他，怎为冤他？”鲍知县又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老奴才，自家的外孙宣银与这妇人久已通奸，昨日乘空逃走，幸撞见这铁相公，替你捉回人来。你不知感激

，怎到恩将仇报？”李太公听见县尊说出宣银，方醒悟道：“原来是这贼种拐他！怪道日日走来，油嘴滑舌的哄我。”因连连磕头道：“不消说了。老爷真是神明！”鲍知县就要出签去拿宣银，李太公又连连磕头求道：“本该求老爷拿他来正法，但他父亲已死，小的女儿寡居，止他一人，求老爷开恩，小的以后只不容他上门便了。”鲍知县又要将桃枝拶起来，李太公不好开口，亏得铁公子解劝道：“这个桃枝是李老儿的性命，宣银既不究，这桃枝也饶了他罢。”鲍知县道：“这样不良之妇，败坏风俗，就拶死也不为过。既铁相公说，造化了他，赶出去罢，不便究了。”李太公与桃枝忙磕头谢了出去。

镇守又进来再三请罪，鲍知县也斥说了几句①，打发去了，然后对铁公子道：“昨日要留台兄小酌，因台兄前疑未释，执意要行，我学生心甚歉然。今幸这些乡人代弟留驾，又得相逢，不识台兄肯忘情快饮，以畅高怀否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昨因前之成心未化，故悻悻欲去，今蒙老先生高谊如云，柔情似水，使我铁中玉有如饮醇，莫说款留，虽挥之斥之，亦不忍去矣。”鲍知县听了大喜，因吩咐备酒，候庆贺过道尊，回来痛饮，正是：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斥”字原作“诉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糊模世事倏多变，真至交情久自深。

苦问老天颠倒意，大都假此炼人心。

话说鲍知县贺过道尊出来，就在寓处设酒，与铁公子对饮。前回虽也曾请过，不过是客套应酬，不深浹洽，这番已成了知己，你一杯我一盏，颇觉欣然。二人吃到半醉之际，无所不言。言到水小姐，鲍知县再三劝勉该成此亲，铁公子道：“知己相对，怎敢违心谎言？我学生初在公庭，看见水小姐亭亭似玉，灼灼如花，虽在愤激之时，而私心几不能自持，及至长寿院住下，虽说偶然相见，过而不留，然寸心中实是未能忘情。就是这一场大病起于饮食不慎，却也因神魂恍惚所至。不期病到昏愤之时，蒙彼移去调治，细想他殷勤周至之意，上不啻父母，下无此子孙，又且一举一动，有情有礼，遂令人将一腔爱慕之私，变成为感激之诚，故至今不敢复萌一苟且之念。设有言及婚姻二字者，直觉心震骨惊，宛若负褻渎之罪于神明。故老先生言一番，而令学生身心一番不安也。非敢故作矫情，以传名高。”鲍知县听了叹息道：“据台兄说来，这水小姐直若神明之下敢犯矣。自我学生论来，除非这水小姐今生不嫁人，便可矣。若他父亲回时，皆竟还要行人伦婚姻之礼，则舍台兄这样豪杰，避嫌而不嫁，却别选良缘，岂不更褻神明乎？台兄与水小姐君子也，此正在感恩诚敬之时，自不及此。我学生目击你二人义侠如是，若不成全，则是见义不为也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在老先生或别有妙处，在愚学生只觉惕然不敢。”二人谈论快心

，只吃到酩酊方住，就同在寓处宿了。

次日，鲍知县有公事要回县，铁公子也要行，就忙忙作别。临别时，鲍知县取了十二两程仪相赠，道：“我学生还有一言奉劝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愿领大教。”鲍知县道：“功名二行，虽于真人品无加，然当今之世，绍续书香，亦不可少。与其无益而浪游，何如拾青紫之芥，以就荣名之为愈乎？”铁公子听了，欣然道：“谨领大教。”遂别了先行，正是：

矛盾冰同炭，绸缪漆与胶。

寸心聊一转，道路已深遥。

这边鲍知县回县不题。却说铁公子别过县公，依旧雇了一匹驴回去，一路上思量道：“这鲍知县初见时何等作恶，到如今又何等的用情。人能改过，便限他不得。”又暗想道：“这水小姐若论他瘦弱如春柳之纤，妩媚若海棠之美，便西子、毛嫱也比他不过。况闻他三番妙智，几乎将过公子气死，便是陈平六出奇计，也不过如此，就是仓卒逢难，又能胁至县庭，既至县庭，又能侃侃论列，若无才辨识胆，安能如此？既我之受毒成病，若非他具一双明眼何能看破？即使看破，若无英雄之力量，焉能移得我回去？就是能移我回去，若无水小姐这样真心烈性，义骨侠肠，出于情，入于礼义，岂不随入邪淫？就是我临出门，因他叔叔一言不合，竟不别而行，在他人必定恼了，他偏打点盘缠，殷勤相赠。若算明白不差毫发者，真要算做当今第一个女子也。我想古来称美妇人，至于西施、卓文君止矣，然西施、卓文君皆无贞节之行；至于孟光、无盐，流芳名教，却又不过一丑妇人。若水小姐，真河洲之好逑，宜君子之展转反侧以求之者也。若求而得之，真可谓享人间之福矣。但可惜我铁中玉生来无福，与他生同时，又年相配，又人品才调相同，又彼此极相爱重，偏偏的遇得不巧，偏遇在患难之中，公堂之上，不媒的而交言，无礼仪而自接，竟成了义侠豪举，却钟鼓之乐，琴瑟之友，大相悬殊矣？若已成义侠，而再议婚姻，不几此义侠而俱失乎？我若启口，不独他人讥诮，即水小姐亦且薄视我矣。乌乎可也！今惟有拿定主意，终做个感恩知己之人，使两心无愧也。”又想道：“他不独持己精明，就是为我游学避仇发的议论，亦大有可想。即劝我续箕裘世业，不必踽踽凉凉以走天涯，此数语真中我之病痛。我铁中玉若不博得科甲功名，只以此义侠遨游，便名满天下，亦是浪子，终为水小姐所笑矣。我且回去，趁着后年乡会之期，勉完了父母教子之望，然后做官不做官，听（待）我游侠，岂不比今日与人争长竟短，又高了一层！”主意定了，遂一径竟回大名府去。正是：

言过不在耳，事弃尚惊心。

同一相思意，相思无比深。

按下铁公子回家不题。却说水小姐自从差水用送盘缠路费与铁公子，去了半日未见回信，心下又恐为奸人所算，十分踌躇，又等到日中，水用方回来报说道：“铁相公此时方出城来，银子、小包已交付铁相公与小丹收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铁相公临行可有甚言语吩咐？”水用道：“铁相公只说：他与小姐陌路相逢，欲言恩，恩深难言；欲言情，又无情可言。只叫我多多拜上小姐，别后再不可以他为念就是了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默然不语，因打发水用去了。暗自想道：“他为我结仇，身临不测，今幸安然而去，也可完我一桩心事。但只虑过公子与叔叔水运相济为恶，不肯忘情，未免要留一番心机相对。”

却喜得水运伤触了铁公子不辞而去，自觉有几分没趣，好几日不走过来。忽这一日笑欣欣走过来，寻见冰心小姐说道：“贤侄女，你知道一件奇事么？”水小姐道：“侄女静处闺中，外面奇事如何得知？”水运道：“前日那个姓铁的，我只道他是个好人，还劝侄女嫁他，早是你还有些主意，不肯轻易听从。若是听从了，误了你的终身，却怎了？你且猜那姓铁的甚等佯人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他的家世，侄女如何得知？看他举止行藏，自是个义侠男儿。”水运听了，打跌道：“是个义侠男儿？侄女一向最有眼力，今日为何走了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不是义侠男儿，却是甚人？”水运道：“原来是个积年的拐子。前日装病，住在这里，不知要打算做甚会俩。还是侄女的大造化，亏我言语来得尖利，他看见不是头路，下不得手，故假作悻悻而去。谁知瓦罐不离损伤破，才到东镇上，就弄出事来了。”水小姐道：“弄出甚样事来？”水运道：“东镇上一个大户人家，有个爱妾，不知他有甚手段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就拐了出来逃走。不料那大户人养的闲汉最多，分头去赶，竟赶上捉住了，先早打个半死，方送到镇守衙门。他若知机识窃，求求镇守，或者打几下放了他，也未可知。谁料他蠢不过，到此田地，要充大头鬼，反把镇守挺撞几句，镇守恼了，将他解到道里去了。都说这一去，拐带情真，一个徒罪是稳的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如何得知？”水运道：“前日鲍知县去与道尊庆寿，跟去的差役，那一个不看见？纷纷乱传，我所以知道。”冰心小姐听了冷笑道：“莫说铁公子做了拐子，便是曾参真真杀人，却也与我何干！”水运道：“可知道与你何干，偶然是这等闲论，人生面不熟，实实难看。若要访才，还是知根识本的稳当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论起铁公子之事，与侄女无干，也不该置辨。但是叔叔说人生面不熟，实实难看，此语似讥诮侄女眼力不好，看错了铁公子。叔叔若讥诮侄女看错他人，侄女也可以无辨，但恐侄女看错了铁公子，这铁公子是个少年，曾在县尊公堂上，以义侠解侄女之危，侄女又曾以义侠接他来家养病，救他之命。若铁公子果是个积年的拐子，则铁公子与侄女这番举动，不是义侠，是私情矣。且莫说铁公子一生名节，亦被叔叔丑低

尽矣，安可无辨？”水运听了，道：“你说的话，又好恼又好笑。这姓铁的与我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毁谤他做甚么？他做拐子拐人家的妇女，你在闺中自不知道，县前跟去的那个不传说，怎怪起我来？侄女若要辨说，是一时失眼错看了他，实实出于无心，这不使得。若说要辨他不是拐子，只怕便跳到黄河里，也洗不清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要辨，正是辨铁公子不是拐子，是小人谤他，方见侄女眼力不差，若论侄女有心无心，这又不必辨了。”水运道：“贤侄女也太执性，一个拐子，已有人看见的，明明白白，还有甚么辨得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说有人看见，侄女莫说不看见，就是闻也不曾闻之，实实没有辨处。但侄女据理详情，这铁公子决非拐子。纵有这影响，不是讹传，定是其中别有缘故。若说他真正自做拐子，侄女情愿将这两只眼睛挖出，输与叔叔。”水运道：“拐的甚么大户人家的爱妾，已有人送到镇守，镇守又送了道尊，已在衙门了，谅非讹传，又且人赃现获，有甚缘故？你到此田地，还要替他争人品，真叫做溺爱不明了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侄女此时辨来，叔叔自然不信，但叔叔也不必过于认真，且再去细访一访，便自明白。”水运道：“不访也是个拐子，再访也是个拐子。侄女执意要访，我就再访访，也不差甚么，不过此差得半日工夫。这也罢了。但侄女既据里详情，就知他不是拐子，且请问侄女所据的是那一段理？所详的是那一种情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情理二字，最精最妙。看破了，便明明白白；看不破，便糊涂到底。岂容易对着不知情理之人辨得明白？叔叔既问，又不敢不说。侄女所据之理，乃雅正之理。大凡举止、言语得理之正者，其人必不邪。侄女看铁公子在公堂至于私室，身所行，无非礼义；口所言，无非伦常，非赋性得理之正者，安能如此？赋性既得理之正，而谓其人是个拐子，此必无之事也。侄女所详之情，乃公私之情。大部情用于公者，必不用于私。侄女见铁公子自相见至于别去，被发纓冠而往救者，皆冷眼，绝不论乎亲疏；履危犯难而不惜者，皆热肠，何曾因乎爱恶？非得情之公者，必不能如此。用情既公，而谓其有拐子之事，此又必无之事也。故侄女看得透，拿得定，虽生死不变者。据叔叔说得千真万实，则是天地生人之性情，皆不灵矣。则是圣贤之名教，皆假设矣，决不然也。且俗说，耳闻是虚，眼观是实，叔叔此时且不要过于取笑，侄女请再去一访。如访得的确确，果是拐子，一毫不差，那时再来取笑侄女，却也未迟。何以将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？”水运笑一笑道：“侄女既要讨没趣到底，我便去访个确据来，看侄女再有何说？”冰心小姐笑笑道：“叔叔莫要访问没趣不来了。”

水运说罢，就走了出来，一路暗想道：“这丫头怎这样拿得稳？莫非真是这些人传说差了？我便到县前再去访问访问。”遂一径走到县前，见个熟衙役便问，也有说果然见一个拐子同一个妇人拴在那里是有的，也有说那少年不是

拐子的，皆说得糊糊涂涂。只到落后问着一个贴身的门子，方才知道详细：是李大户误认就是铁公子拐他，亏鲍太爷审出情由，方得明白。水运听了，因心下吃惊道：“这丫头真要算做奇女子了！我已信得真真的，她偏有胆气，咬钉嚼铁，硬说没有，情愿挖出眼睛与我打赌，临出门又说我只怕访得没趣不来了。我起先那等讥诮她，此时真正没脸去见他。”踌躇了半晌，因想道：“且去与过公子商量一商量，再作区处。”因走到过公子家里，将前后之情说了一遍。过公子道：“老丈人不必太依实了，如今已成的还要说做活的，没的还要说做有的，况这铁生有这一番，更添诮几句，替他装点装点，也不叫做全说谎了。”水运道：“谁怕说谎？只是如今没有谎说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要说谎何难，只消编他几句歌儿，说是人传的，拿去与他看，便是一个证见，有与无谁来对证？”水运道：“此计甚妙。只是这歌儿叫谁编好？”过公子道：“除了我博学高才的过公子，再有谁会编？”水运道：“公子肯自编，自然是绝妙的。就请编了写出来。”过公子道：“编到不打紧，只好念与你听，要写却是写不出。”水运道：“你且念与我听了再处。”过公子因想了一想，念道：

好笑铁家子，假装做公子，一口大帽子，满身虚套子。充作者呆子，哄骗痴女子，看破了底子，原来是拐子。颈项缚绳子，屁股打板子，上近穿箭子，下类叫化子。这样不肖子，辱没了老子。可怜吴孟子，的的闺中子，误将流客子，认做鲁男子。这样装幌子，其实苦恼子，最恨是眸子，奈何没珠子。都是少年子，事急无君子，狗盗大样子，鸡鸣小样子。若要称之子，早嫁过公子。

过公子念完，水运听了，拍掌大笑道：“编得妙！编得妙！只是结尾两句太露相，恐怕动疑，去了罢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要他动疑，这两句是要紧，少不得的。”水运道：“不去也罢，要写出来，拿与他看，方象真的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要写也不难。”因叫一个识字的家人来，口念着叫他写出，递与水运道：“老丈人先拿去与他看，且将他骄矜之气挫一挫。他肯了便罢，倘毕竟装模做样，目今山东新按院已点出了，是我老父的门生，等他到了任，我也不去求亲，竟央他做个硬主婚，说水侍郎无子，将我赘了入去，看他再有甚法躲避？”水运着惊道：“若是公子赘了入去，这分家私就是公子承受了，我们空顶着水族分名头，便都无想头了。公子莫若还是娶了来为便。”过郎笑道：“老丈人也忒认真，我入赘之说，不过只要成亲，成亲之后，自然娶回。我过家悉没产业？那肯贪你们的家私，替水家做子孙？”水运听了，方欢喜道：“是我多疑了。且等我拿这歌儿与她看看，若是她看见气倒了，心动了，我再将后面按院主婚之事与她说明，便不怕她不肯了。”过公子听了大喜，道：“快去快来，我专候佳音。”

水运因拿了歌儿，走回家去见冰心小姐。只因这一见，有分教：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金愈炼愈坚，节愈操愈励。□□□□不知冰心小姐又有何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

词曰：

雷声空大，只有虚心人怕。仰既无惭，俯亦不愧，安坐何惊何讶。向人行诈，又谁知霹雳自当头下。到得斯时，不思求加，只思求罢。

右调《柳梢青》

话说水运拿了过公子编诮铁公子的歌句，竟走回来见冰心小姐，说道：“我原不要去打听，还好替这姓铁的藏拙。侄女定要我去打听，却打听出不好来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有甚不好？”水运道：“我未去打听，虽传闻说他是拐子，尚在虚虚实实之间。今打听了回来，现有确据，将他行头都搬尽了，莫说他出丑，连我们因前在此一番，都带累的不好看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有甚确据？”水运道：“我走到县前一看，不知是甚好事的人，竟将铁公子做拐子之事，编成了一篇歌句，满墙上都贴的是。我恐你又不信，只得揭了一张来，与你看一看，便知道这姓铁的人了。”因将歌句取出，递与冰心小姐。冰心小姐接过手内，打开一看，不觉失笑道：“恭喜叔叔，几时读起书来，忽又能诗能文了？”水运道：“你叔叔瞒得别人，怎瞒得你？我几时又会做起诗文来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不是叔叔做的，一定就是过公子的大笔了。”水运跌跌脚道：“侄女莫要冤屈人，过公子虽说是个才子，却与你叔叔是一样的学问，莫说大笔，便小笔也是拿不动的。怎么冤他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笔虽拿不运，嘴却会动。”水运道：“过公子与这姓铁的有甚冤仇，却劳心费力，特特编这诗句谤他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过公子虽与铁公子无仇，不至于谤他，然心中还知道有个铁公子，别个人连铁公[子]也未必认得，为何到做诗歌谤他？一发无味了。侄女虽然是个闺中弱女，这些俚言，断断不能鼓动，劝他不要枉费心机！”

水运见冰心小姐说得透彻，不敢再辨，只得说道：“这且搁在一边。只是还有一件事，要通知侄女，不可看做等闲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又有何事？”水运道：“不是别事，总是那过公子属意于你，不能忘情，近因府、县官小做不得主，故暂时搁起。昨闻得新点的按院叫做冯瀛，就是过学士最相好的门生。过公子只候他下马，就要托他主婚，强赘了人来。你父亲又在边庭，没个消息，我又是个白衣人，你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家，如何敌得他过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御史代天巡狩，是为一方申屈理枉，若受师命强要主婚乱伦，则不是代天巡行，乃是代天作恶了。朝廷三尺法，凛凛然谁敢犯之？叔叔但请放心，侄女

断然不惧。”水运笑道：“今日在叔叔面前说大话，自然不惧，只怕到了御史面前，威严之下，那时动起刑来，只怕又要畏惧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虽说刑罚滥则君子畏，然未尝因其惧而遂不为君子；既为君子，自有立身行己的大节义。莫说御史，便见天子，也不肯辱身。叔叔何苦畏却小人，势利中弄心术？”水运道：“势利二字，任古今英雄豪杰也跳不出，何独加之小人？我就认做势利小人，只怕还是势利的小人讨些便宜。”冰心小姐又笑道：“既是势利讨便宜，且请问叔叔讨得便宜安在？”水运道：“侄女莫要笑我，我做叔叔的势利了半生，虽不曾讨得便宜，却也不曾吃亏。只怕贤侄女不势利，就要吃亏哩，到其间莫要怪做叔叔的不与你先说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古语说得好：‘夏虫不可言冰，蟋蟀不知春秋。’各人冷暖各人自知，叔叔请自为便。侄女惟知有礼义名节，不知有祸福，不须叔叔代为过虑。”

水运见冰心小姐说得斩钉截铁，知道劝他不动，便转佯佯说道：“我下此苦口是好意，侄女不听，我着甚急。”因走了出来，心下暗想道：“我毁谤铁公子是拐子，他偏不信；我把御史吓他，他又不怕，真也没法。如今哥哥又充军去了，归家无日，难道这分家私，与他一个女儿占住罢了？若果按院到了，必须挑动过公子，真真兴讼来，将他弄得七颠八倒，那时应了我的言语，我方好于中取事。”因复走来见过公子，说道：“我这个侄女儿，真也可恶！他一见诗歌，就晓得是公子编成的，决然不信是真。讲到后面，我将按院主婚入赘吓他，他倒说得好，他说：‘按院若是个正人，自不为他们做鹰犬；若是个人有气力之人，既肯为学士的公子做使主婚，见了我侍郎的小姐，奉承还奉承不及，安敢作恶？你可与过姐夫说，叫他将这妄想心打断了罢’。你到气得他过么？”过公子听了大怒道：“他既是这等说，此时也不必讲，且等老冯来时，先通一词^①，看他还是护我将拜相学士老师的公子，还是护你充军侍郎的小姐？”水运道：“公子若是丢得开，便不消受这些寡气，亲家来往，让他说了寡嘴罢了。若是毕竟放他不下，除非等按院来，下一个毒手，将他拿缚得定定的，便任他乖巧，也只得从顺。若只这等与他口斗，他如何就肯？”过公子道：“老丈人且请回，只候新按院到了，便见手段。”二人算计定了，遂别去。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先通一词”，原作“升进一位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果然过了两月，新按院冯瀛到了，过公子就出境远远相迎。及到任行香后，又备盛礼恭贺，按院政事稍暇，就治酒相请。冯按院因他是座师公子，只得来赴席。饮到浹洽时，冯按院见过公子意甚殷勤，因说道：“本院初到，尚未及分俸，转过承世兄厚爱。世兄若有所教，自然领诺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老恩台

大人电威霜厉，远迹肃然，治晚生怎敢以私相干？只有一件切己之事，要求恩台大人作主。”冯按院问道：“世兄有甚切己之事？”过公子道：“家大人一身许国，不遑治家，故治晚生至今尚草草衾裯，未受桃矢正室。”冯按院听了惊讶道：“这又奇了，难道聘也未聘？”过公子道：“正为聘了，如今在此悔赖。”冯按院笑道：“这更奇了，以老师台鼎门望，赫赫严严，又且世兄青年英俊，谁不愿结丝萝。这聘的是甚么人家，反要悔赖？”过公子道：“就是兵部水侍郎的小姐。”冯按院道：“这是水居一了。他今已谪戍边庭，家中更有何人作主，便要悔赖？”过公子道：“她家令堂已故了，并无别人，便是小姐自己作主。”冯按院道：“她一女子，如何悔赖，想是前起聘定，她不知道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前起聘定，即使未知，治晚生又自央人为媒，行过大礼到她家去，她俱收了，难道也不知道？及到临娶，便千难万阻，百般悔赖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既是这等，世兄何不与府、县说明，叫她撮合？”过公子道：“也曾烦府、县周旋，他看得府、县甚轻，竟藐视不理。故万不得已，敢求老恩台大人铁面之威，为治晚生少平其闺阁骄横之气，使治晚生得成秦晋之好，则感老恩台大人之佳意不浅矣。至于其他，万万不敢再渎。”冯按院“此乃美事，本院当与世兄成全。但恐媒妁不足重，或行聘收不明白，说得未定，一时突然去娶，就不便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媒妁就是鲍父母，行聘也是鲍父母去的，聘礼到他家，他父亲在任上，就是他亲叔叔水运代受的，人人皆知，怎敢诬渎者恩台大人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既有知县为媒，又行过聘礼，这就无说了。本院明日就发牌，批准去娶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娶来恐他不肯上轿，又有他变。但求批准治晚生去入赘，她就辞不得了。”冯按院点头应承，又欢欢喜喜饮了几杯，方才别去。

过了两日，冯按院果然发下一张牌到历城县来，牌上写着：

察院示：照得婚姻乃人伦风化之首，不可违时。据称过学士公子过生员，与水侍郎小姐水氏，久已结秦晋，系该县为媒，敦行大礼。姻既已订，理宜完娶，但念水官远任，入赘为宜。仰该县传谕二姓，即择吉期，速成嘉礼，毋使摽梅逾期，以伤桃夭雅化。限一月成婚，缴如迟，取罪未便。

鲍知县接了牌，细细看明，知是过公子倚着按院是门生弄的手脚。欲要禀明，又恐过公子怪他；欲不禀明，又怕按院偏护，将水小姐看轻，弄出事来，转怪他不早说。只得暗暗申了一角文书上去，禀道：

本县为媒行聘，虽实有之，然皆过生员与水氏之叔水运所为，而水氏似无许可之意，故至今未决。宪委传谕理合奉行，但虑水氏心计灵巧百出，本县往谕，恐恃官女，骄矜不逊，有伤宪体。特禀明，伏乞察照施行。

冯按院见了大怒道：“我一个按院之威，难道就不能行于一女子！”因又

发一牌与鲍知县，道：

察院又示：照得水氏既无许可，则前日该县为谁为媒行聘？不自相矛盾乎？宜速往谕！且水氏乃罪官之女，安敢骄矜！倘有不逊，即拿赴院，判问定罪。毋违！

鲍知县又接了第二张宪牌，见词语甚厉，便顾不得是非曲直，只得打执事，先见过公子，传谕按君之意，过公子满心欢喜，不消托咐。然后到水侍郎家里，到门下，竟自走进大厅来，叫家人传话，说本县鲍太爷奉冯按院老爷宪委，有事要见小姐。家人进去报知，冰心小姐就心知是前日说的话发作了，因带了两个侍婢，走到厅后垂帘下立着，叫家人传禀道：“家小姐已在帘内听命，不知冯按院老爷有何事故，求老爷吩咐。”鲍知县因对着帘内说道：“也非别事，原是过公子要求小姐的婚事，一向托本县为媒行聘，因小姐不从，故此搁起。今新来的按台冯老大人，是过学士的门生，故过公子去求他主婚，也不深知就里，因发下一张牌到本县，命本县传谕二姓，速速择吉成亲，以敦风化。限在一月内缴牌，故本县只得奉行。这已传谕过公子，过公子喜之不胜，故本县又来传谕小姐，乞小姐凛遵宪命，早早打点。”冰心小姐隔帘答应道：“婚姻嘉礼，岂敢固辞？但无父命，难以自专，尚望父母大人代为一请。”鲍知县道：“本县初奉命时，已先申文代小姐禀过。不意按台又传下一牌，连本县俱加督责，词语甚厉，故不敢不来谕知小姐。或从或不从，小姐当熟思行之，本县也不敢相强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按院牌上有何厉语？求赐一观，”鲍知县遂叫礼房取出二牌，交与家人，侍妾传入。冰心小姐细细看了，因说道：“贱妾若辞过府之姻，非有所择，只因家大人远戍，若自专主，异日家大人归时，责妾妄行，则无以谢过。今按院既有此二牌治罪，赫赫严严，虽强暴不敢为，况贱妾弱小，焉敢上抗？则从之不为私举矣。但恐丝萝结后，此二牌缴去，或按院任满复命，将何为据？不几仍妾自主乎？敢乞父母大人禀过按院，留此二牌为后验，则可明今日妾之遵按命，是公而非私矣。”鲍知县道：“小姐所虑甚远，容本县再申文禀过按院，自有定夺。二牌且权留小姐处。”说罢，就起身回县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这水小姐，我还打量始终成全了铁公子，做一桩义举。且她前番在过公子面上，千不肯，万不肯，怎今日但要留牌票，便容容易易肯了？真不可解！到底是按院的势力大。水小姐既已应承，却无可奈何，只得依他所说。”做了一张申文，申到按院。

冯按院看了大笑道：“前日鲍知县说此女性烈，怎见我牌票便不例了！”因批回道：

据禀称，水氏以未奉亲命，不敢专主，请留牌以自表，诚孝义可嘉。但芳时不可失，宜速合卺，以成雅化。既留前二牌为据可也。

鲍知县见按院批准，随又亲来报知水小姐，临出门又叮嘱道：“今日按台批允，则此事非过公子之事，乃按台之事了，却游移改口不得。小姐须急急打点，候过公子择了吉期，再来通报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事在按院，贱妾怎敢改口？但恐按院想过意来，转要改口。”鲍知县道：“按院连出二牌，成全此事，他怎到反要改口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也定不得。但按院既不改口，贱妾虽欲改口，亦不能矣。”鲍知县叮嘱明白，因辞了出来，又去报知过公子，叫他选择吉期，以便合登。过公子见说冰心小姐应承，喜不自胜，忙忙打点不题。正是：

莫认桃夭便好进，须知和应始相俦。

世间多少河洲鸟，不是鸳鸯不并头。

却说冯按院见水小姐婚事亏他势力促成，使过公子感激，也自欢喜。又过了数日，冯按院正开门放告，忽拥挤了一二百人进来，俱手执词状，伏在丹墀之下。冯按院吩咐收了词状，发放出去，听候挂牌，众人便都一拥去尽，独剩下一个少年女子，跪着不去。左右吆喝出去，这女子立起身，转走上数步，仍伏跪下，口称：“犯女有犯上之罪，不敢逃死，请先毕命于此，以申国法，以彰宪体。”因在袖中取出一把雪亮的尖刀，拿在手里就要自刎。冯按院在公座上突然看见，着了一惊，忙叫人止住，问道：“你是谁家女子？有甚冤情？可细细诉明，本院替你申理，不必性急。”那女子应说道：“犯女乃原任兵部侍郎、今遣戍罪臣水居一之女水氏，今年一十七岁，不幸慈母早亡，严亲远戍，茕茕小女，静守闺中，正茹荼饮泣之时，岂敢议及婚姻？不意奸人过其祖，百计营谋，前施毒手，几令柔弱不能保守；今又倚师生势焰，复逞狼心，欲使无瑕白璧痛遭点污。泣思家严虽谪，犹系大夫之后，犯女虽微，尚属闺阁之秀，礼义所出，名教攸关，焉肯上无父母之命，下无媒妁之言，而畏强暴之威，以致失身丧节？然昔之强暴虽横，不过探丸劫夺之雄，尚可却避自全；今竟假朝廷恩宠，御史威权，公然牌催票勒，置礼义名教如弁髦，一时声势赫赫，使闺中弱女，魂飞胆碎。设欲从正守贞，势必人亡家破。然一死事小，辱身罪大，万不得已，于某年某月某日沥血鸣冤，遣家奴走闹下，击登闻上陈矣。但闺中细女，不识忌讳一时情词激烈，未免有所干犯。自知罪在不赦，故伏俯台前，甘心毕命。”说罢，又举刀欲刺。

冯按院初听见说过公子许多奸心，尚不在念，后听到遣家奴走闹下，击登闻上陈，便着了忙，又见她举刀欲刺，急吩咐一个小门子下来抢住，因说道：“此事原来有许多缘故，一院如何得知？且问你：前日历城县鲍知县禀称，是他为媒行聘，你怎么说下无媒妁之言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鲍父母所为之媒，所行之聘，乃是求犯女叔父水运之女，今已娶去为室久矣，岂有一媒一聘娶

二女之理？”冯按院道：“原来已娶过一个了。既是这等说，你就该兴词来禀明了，怎么就轻易叩阍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犯女具词可以禀明，则大人之宪牌不应早出，据过公子之言而专行矣。若不叩阍，则沉冤何由而白？”冯按院道：“婚姻田土，乃有司事，怎敢擅渎朝廷？莫非你本上假捏虚词，明日行下来，毕竟罪有所归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怎敢虚词？现有副本在此，敢求电览。”因在怀中取出呈上。冯按院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原任兵部侍郎、今遣戍罪臣水居一犯女水冰心谨奏，为按臣谄师媚权，虎牌狼吏，强逼大臣幼女，无媒苟合，大伤风化事。窃惟朝廷政治，名教为尊；男女大伦，婚姻是重。往来说合，必凭媒妁之言；可否从违，一听父母之命。即媒的成言，父母有命，亦必须之礼行聘，三星照室，方迎之子于归。从未闻男父在朝，未有遣媒之举，女父戍边，全无允诺之辞，而按臣入境，一事未举，先即遣虎牌，立勒犯女，无媒苟合，欲图谄师媚权，以极私恩如冯瀛者也。犯子柔弱，何能上抗？计惟有刎颈宪墀，以全名节。但恐沉冤莫雪，怨郁之气蒸为灾异，以伤圣化，故特遣家奴水用，蹈万死击登闻鼓上闻。伏望皇仁垂怜，昭雪威逼惨死之苦；敕戒按臣，小有公道，则犯女虽死，而情同犯女者，或可少偷生于万一矣。临奏不胜幽冥感愤之至。

冯按院才看得头一句：“谄师媚权”，早惊出一身冷汗；再细细看去，忽不觉满身燥起来；及看完，又不觉勃然大怒。欲要发作，又见水小姐持利刀，悻悻之声，只要刺死。倘自刎了，一发没解。再四踌躇，只得将一腔怒气按纳下去，转将好言解谕道：“本院初至，一时不明，被过公子蒙蔽了。只道婚姻有约，故谆谆促成，原是好意，不知并无父母之命，到是本院差了。小姐请回，安心静处，本院就有告示，禁约土恶强婚。但所上的本章，还须赶转，不要唱扬为妙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大人宽宏，犯女焉敢多求？但已遣家奴长行三日矣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三日无妨。”因立刻差了一个能干舍人，问了水小姐家人的姓名、行状，发了一张火牌，限他星夜赶回，立刻去了，然后水小姐拜谢出来，悄悄上了一乘小轿回家。

莫说过公子与水运全然不晓，就是鲍知县一时也还不知。过公子还高高兴兴，择了一个好日子，通知水运。水运走过来说道：“侄女恭喜！过公子入赘，有了吉日了。”冰心小姐笑一笑道：“叔叔可知这个吉期，还是今世，还是来生？”水运道：“贤侄女莫要取笑，做叔叔的便与你取笑两句，也还罢了。按院代天巡狩，掌生杀之权，只怕是取笑不得的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犹父也，侄女安敢取笑？今日的按院，与往日的按院不同，便取笑他也不妨。”水运道：“既是取笑他不妨，前日他两张牌传下来，就该取笑他一场，为何又收了他的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收了牌的票，焉知不是取笑？”

正说不了，只见家人进来说道：“按院老爷差人在外面，送了一张告示来，要见小姐。”冰心小姐故意沉吟道：“是甚告示送来？”水运道：“料无他故，不过催你早早做亲。待我先出去看看，若没甚要紧，你就不消出来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水运因走了出来，与差人相见过，就问道：“冯大人又有何事，劳尊兄下顾？莫不是催结花烛？”差人道：“到不是催结花烛。大人吩咐说：大人因初下马，公务繁多，未及细察，昨才访知水大人公出在外，水小姐尚系弱女，独自守家，从未受聘，恐有强暴之徒妄思媒娶，特送一张告示在此，禁约地方。”因叫跟的人将一张告示递与水运。水运接在手中，心中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？”心下虽起此想，口中却说不出，只得请差人坐下，便拿了进来与冰心小姐看，道：“按院送张告示来，不知为甚？你可念一遍与我听。”冰心小姐因展开，细细念道：

按院示：照得原任兵部侍郎水宦京官，因事被遣边庭，尚有弱女，未经受聘，守贞于家，殊属孤危。仰该府该县时加优恤，如有强暴之徒非理相干，着地方并家属即时赴院禀明，立拿究治不贷！

冰心小姐念完，笑一笑道：“这样吓鬼的东西，要他何用！但他既送来，要算一团美意，怎可拂他。”因取出二两一个大包封送差人，二钱一个小对赏跟随，递与水运，叫他出去打发。水运听见念完，竟呆了，开不得口，接了封儿，只得出来送差人去了。复进来说道：“贤侄女，到被你说道了，这按院真曲折不同。前日出那样紧急催婚的牌票，怎今日忽出这样禁约告示来？殊不可解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有甚难解了？初下马时，只道侄女柔弱易欺，故硬主婚，去奉承过公子，今访知侄女的辣手，恐怕害他做官不成，故又转过脸来奉承侄女。”水运道：“哥哥又不在家，你有甚么手段害他，他这等怕你？”冰心小姐笑道：“叔叔此时不必问，过两日自然知道。”

水运满肚皮狐疑，只得走了出来，暗暗报知过公子，说按院又发告示之事。过公子不肯信，道：“那有此事？”水运道：“我非哄你，你急急去打听是甚么缘故。”过公子见水运说是真话，方才着急，忙乘了轿子去见按院。前日去见时，任是事忙，也邀入相见。这日闲退后堂，只推有事不见。过公子没法，到次日又去，一连去了三四日，俱回不见，心下焦躁道：“怎么老冯也就变了卦！他这等薄情，我明日写信通知父亲，看他这御史做得稳不稳！”

只因这一急，有分教：小人呈丑，贞女传芳。不知过公子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

词曰：

漫道无关，一片身心都被绾。急急奔驰，犹恐他嫌缓。岂有拘挛，总是情

长短。非兜揽，此中冷暖，舍我其谁管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话说过公子见冯按院不为他催亲，转出告示与水小姐，禁止谋娶，心上不服，连连来见，冯御史只是不见，十分着急，又摸不着头路，只得来见鲍知县访问消息，就说冯御史反出告示之事。鲍知县听了，也自惊讶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因沈吟道：“一定又是水小姐弄甚神通，将按院压倒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她父亲又不在家，一个少年女子，又不出闺门，有甚神通弄得？”鲍知县道：“兄不要把水小姐看做等闲。她虽是一个小女子，却有千古大英雄的志量，前日本县持牌票去说时，她一口不违，就都依了，我就疑她胸中别有主见。后来我去回覆她，曾又叮嘱她莫要改口，他就说：‘我到不改口，只怕按君到要改口。’今日按台果然改口，岂非她弄的神通？贤契到该去按君衙门前访问，定有缘故。”

过公子只得别了县尊，仍到按院衙门前打听。若论水小姐在按院堂上有此一番举动，衙门皆知，就该访出，只因按台怕出丑，吩咐不得唱扬，故过公子打听不出。闷闷的过了二十余日，忽见按院大人来请，只道有好意，慌忙去见他。到了后堂，相见过，冯按院就先开口说道：“本院为世兄，因初到不知就里，几乎惹出一场大祸来。”过公子道：“以乌台之重，成就治下一女子婚姻，纵有些差池，恐也无甚大祸。为何老恩台大人出尔反尔？”冯按院道：“本院也只认这水小姐是治下一女子，故行牌弹压他，使他俯首听命，不敢强辞。谁知这水小姐，为人甚是厉害，竟是个大才大智之人，牌到时略不动声色，但满口应承，却悄悄自做了一道本，暗暗差一个家奴，进京去击登闻鼓参劾本院，你道利害不利害了！”过公子听了吃惊道：“他一个少年女子，难道这等大胆？只怕还是谎说，以求苟免。且请问老恩台大人：何以得知？”冯按院道：“他参劾本院，还不为大胆；他偏又有胆气，亲自送奏本来与本院看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老恩台大人就该扯碎他的本章，惩治他个尽情，他自然不敢了。”冯按院道：“她妙在将正本先遣入进京二日，然后来见本院。本院欲要重处她，她的正本已去了，倘明日本准时，朝廷要人，却将奈何？不道本院处治他，她却手持利刀，欲自刺，将以死来挟制本院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就是她的本子上，老恩台大人辨一本，未必就辨她不过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世兄不曾见她的本章，她竟将本院参倒了，竟无从去辨。倘此本若是准了她的，不独本院有罪，连世兄与老师都却有些不便。故本院不得已，只得出告示安慰她，方说出家奴姓名、形状，许我差人星夜赶回。前日兄累累赐顾，本院不敢接见者，恐怕本赶不回，耳目昭彰，愈加谈论。今幸得本赶回了。故特请世兄来看，方知本院不是出尔反尔，盖不得已也。”因取了水小姐的本章，送与过公子看。

过公子看了，虽不深知其情，然看见“谄师媚权”等语，也自觉寒心，“这丫头怎无忌惮至此，真也可恶！难道就是这等罢了？其实气她不过，又其实放她不过。还望老大人看家父之面，为治晚另作一斧柯之想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世兄若说别事，无不领教。至于水小姐这段姻缘，说来也有些不合，本院劝世兄到不如冷了这个念头罢，只管勉强去求，恐怕终要弄出事来。我看这女子举动莫测，不是一个好惹的。”

过公子见按院推辞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辞了出来。心不甘服，因寻心腹成奇，与他商量，遂将他的本章大意，念与也听，道：“这丫头告‘谄师媚权’，连父亲也参在里面，你道恶也不恶！”成奇道：“他本章虽恶，然推他苦死推托之怀，却不是嫌公子无才无貌，但只以男女皆无父命。若论婚姻正礼，他也说得不差。我想这段姻缘决难强求，公子若必要成就，除非乘他父亲此时贬谪，老爷子不日拜相，速遣人进京，与老爷说知此情，老爷做主，遣人到成所去求亲。你想那水侍郎在此落难之时，无有不从。倘他父亲从了，便不怕他飞上天去。”过公子听了，方才大喜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现一条大路不走，却怎走小路？如今就写家书去与父亲说。但是书中写不尽这些委曲，家里这些人又都没用，必得兄为我走一遭，在老父面前见景生情，撮合成了方妙。”成奇道：“公子喜事既委命于我，安敢辞劳？就去，就去。”过公子大喜道：“得兄此去，吾事济矣。”因恳恳切切写了一封家书与父亲，又取出盘缠，教一个老家人，同成奇进京去了。正是：

满树寻花不见花，又从树底觅根芽。

谁知春在邻家好，蝶闹蜂忙总是差。

按下成奇与家人进京求亲不题。却说铁公子自山东归到大名府家里，时时佩服小姐之恩，将侠烈之气渐次消了，只以读书求取功名为念。一日在邸报上，忽看见父亲铁都院有本告病，不知是何缘故，心下着急，又带着小丹，骑了匹马，忙忙进京去探望。将到京师，忽见一个人，骑着匹驴子在前面走。铁公子马快，赶过他的驴子，因回头一看，却认得是水家的实人水用，因着惊问道：“你是水管家，却为何到此？”水用抬头，看见是铁公子，慌忙跳下驴来说道：“正要来见铁相公。”铁公子听了惊讶道：“你要来见我做什么？”只得也勒住马，跳了下来，又问道：“你来端的是为老爷的事，还是为小姐的事？”水用道：“是为小姐的事。”铁公子又吃一惊，道：“小姐又为甚事？莫非还是过公子作恶？”水用道：“正为过公子作恶。这遭作得更甚，所以家小姐急了，叫我进京击登闻鼓上本，又恐怕我没用，故叫我寻见相公，委求指点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上本容易。且问你，过公子怎生作恶，就至于上本？”水用道：“前番那过公子自家谋为，识见浅短，故小姐随机应变，俱搪塞

过了。谁知新来的按院是过老爷的门生，死为他出力，竟发下二张宪牌到县里来，勒逼着一月成亲，如何拗得他过？家小姐故不得已，方才写了一道本章参他，叫我来寻相公指引。今日造化，恰巧撞着，须求铁相公作速领小的去上。要使用的，小人俱带在此。”铁公子听了，不觉大怒道：“那个御史，敢如此胡为？”水用道：“按院姓冯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定然是冯瀛这贼坏了！小姐既有本，自然参他得痛快，这不打紧，也不消击鼓，我送到通政司，央他登时进上，候批下来，等我再央礼科抄参几道，看这贼坏的官可做得稳？”水用道：“若得铁相公如此用情，自然好了。”铁公子说罢，因跨上马道：“路上说话不便，我的马快，先去，你可随后赶到都察院私衙里来，我叫小丹在衙前接你。”水用答应了，铁公子就将马打一鞭，就似飞的去了。

不多时到了私衙。原来铁御史告病不准，门前依旧热热闹闹。铁公子忙进衙，拜见了父母，知道是朝廷有大议，要都察院主张，例该告病辞免，没甚大事，故放了心，就吩咐小丹在衙前等候水用，直等到晚，并不见来，铁公子猜想道：“水小姐既吩咐她托我上本，怎么不来？莫非她驴子慢，到得迟，寻下处歇了？明早必来见我。”到了次早，又叫小丹到衙前守候，直守到午后，也不见来。铁公子疑惑道：“莫非她又遇着有力量的熟人，替她上了，故不来见我？”只得差了一个能事的承差，叫他去通政司访问，可有兵部水侍郎的小姐差入上本。承差访问了来，回覆：“并没有。”铁公子放心不下，又叫人到午门外打听今日可有人击鼓上本，又回道“没有”。铁公子一发动疑，暗暗思忖道：“她分明说要夹我上本，为何竟不见来？莫非她行事张扬，被按院耳目心腹听知，将她暗害了？或者是一时得了暴病睡倒了？”一霎时就有千思百想，再也想不到是水用将到城门，忽被冯按院的承差赶转去，又叫人到各处去找寻，一连寻了三五日，并无踪影，铁公子着了急，暗想道：“水小姐此事，若是上本准了，发下来时，便不怕按君了。今本又不上，按君威势，她一个女子，任是能干，如何拗得她过？况她父亲又被贬谪，历城一县，都是奉承过公子的，除了我去救她，再有谁人肯为她出力？古语云：‘士为知己者死’，水小姐与我铁中玉，可谓知己之出类拔萃者矣。我若不知，犹可谢责，今明明已知，而不去助他一臂，是须眉男子不及一红颜女子，不几负知己乎？”

主意定了，即辞了父母，只说仍回家读书，却悄悄连马也不骑，只雇了一匹驴子骑着，仍只带了小丹，星夜到山东历城县来，要为水小姐出力。一路上思量道：“若论贼坏如此作恶，就该打了堂去，辱他一番，与他个没体面，才觉畅意。只他是个代天巡狩的御史，我若如此，他上一本，说我凌辱钦差，他到转有理了，那时就到御前折辩，他的理短，我的理长，虽也不怕他，但我见水小姐折服强暴，往往不动声色。我若动起粗来，他未免又要笑我是血气用事

的了。莫若先去见水小姐，只将冯按院的两张勒婚虎牌拿了进京，叫父亲上本，参他谄师媚权，逼勒大臣幼女，无媒苟合，看他怎生样解救！”正是：

热心虽一片，中有万千思。

不到相安处，彷徨无已时。

铁公子主意定了，遂在路不敢少停，不数日就赶到历城县，寻一个下处，安放了行李，叫小丹看守，遂自走到水侍郎家里来。来到门前，却静悄悄不见一人出来，只得走进大门来，也无一人出入。只得又走进二门来，虽也不见有人出入，却见门旁有一张告示挂在壁上，进前一看，却正是冯按院出的，心下想道：“这贼坯既连出二牌，限日成婚，怎又出告示催逼？正好拿他去作个指实。”一边想，一边看去，却原来不是催婚，倒是禁人强娶的。看完了，心又惊又喜，道：“这却令人不解：前日水用明明对我说按院连出二牌催婚，故水小姐事急上本，为何今日转挂着一张禁强娶的告示在此？莫非是水小姐行了贿赂，故翻过脸来？再不然，或是水侍郎复了官，故不敢妄为？”再想不出，欲要进去问明，又想道：“她一个寡女，我又非亲非故，若是她遭了强娶患难，我进去问声还不妨；她如今门上贴着这样平平安安的告示，我若进去访问，便涉假公济私之嫌了，这又断乎不可。且到外面去细访，或者有人知道，也未可知。”因走了出来。

不期刚走出大门，忽撞见水运在门前走过，彼此看见，俱各认得，只得上前施礼。水运暗想道：“他向日悻悻而去，今日为何又来？想是也着了魔。”因问道：“铁相公几时来的？曾见过舍侄女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学生今日才来，并不敢惊动令侄女。”水运道：“既不见舍侄女，又为何到此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学生在京，曾闻得冯按君擅作威福，连出二牌，限一月要逼令侄女出嫁。因思女子之嫁，父命之，关御史何事？私心窃为不平，故不远千里而来，欲为令侄女少助一臂。适在门内见冯按院有示，禁人强娶，此乃居官善政，乃知是在京之传闻者误也，故决然而返耳。”水运听了大笑道：“铁先生可谓‘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’矣，虽属高义，也只觉举动太轻了。此话虽是这等说，然既已远远到此，还须略略少停，待学生说与舍侄女，使他知感，出来好拜谢拜谢，方不负此一番跋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学生之来，原不全是为人，不过要平自心之不平耳。今日心之下平已平，又何必人之知感，又何必人之拜谢！”说罢，将手一举道：“老丈请了。”竟扬扬而去。

水运还要与他说话，见他竟一拱而别，心下十分不快，因想道：“这小畜生怎还是这等无状，怎生要摆布他一场方快畅？”想了半晌，并无计策，因又想道：“还须与过公子去商量方好。”因先叫了一个小厮，悄悄赶上铁公子，跟了去打听他的下处，然后一径走来，寻见过公子，将撞见铁公子的事情

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过公子听罢跌足道：“这畜生又想要来夺我婚姻了，殊可痛恨！我实实饶他不过，拼着费些情面，要与做一场。”水运道：“这一场却怎生与他做？”过公子道：“明日寻见他，借此事故，与他厮闹一番，然后将他告在冯按院处，不怕老冯不为我！”水运摇头道：“此计不妙。我闻得这姓铁的父亲做都察院，是按院的堂官。这冯按院就十分要为公子，却也不敢难为堂官的儿子。”过公子听了吃惊道：“是呀，我到不曾想着此，却如之奈何？”水运道：“我想起来，如今也不必大动干戈，只小耍他一场，先弄得他颠三倒四，再打得他头破血出，却又没处叫屈，便也够的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得能如此，方能少出我气。且问计将安出？”水运道：“这姓铁的虽然嘴硬，然年纪小小的，我窥他来意，未必不专致在我侄女儿身上。方才被我撞破了，没奈何，只得说这些好看话儿，遮掩遮掩。我想他心上不知怎生佯思量一见哩。公子如今莫若将计就计，叫一个童子去请他，只说是水小姐差来的，说今早知他到门，恐人多不便出来相见，约他今晚定更时在后花园门口一会，有要紧的话说。那姓铁的便是神仙，也猜不出是假的。等他来时，公子却暗暗埋伏下几个好汉，打得他头青眼肿，却到那里去诉苦！你道此计好不好？”过公子听了，喜得满脸都是笑，困赞道：“好妙计！百发百中。且打他一顿，报个信与他，使他知历城县豪杰是惹不得的。”因叫出一个乖巧会说话的童子来，将所说的言语，细细吩咐明白，叫他如此如此，那童子果然乖巧，一一领会。正吩咐完，恰好水运叫去打探下处的小厮也来了，因叫他领到铁公子下处来。

此时铁公子因冯按院出告示的缘故，不知其详，放心不下，遂走到县前，要见鲍知县问个明白，不料鲍知县具有公务出门，不在县中，只得仍走了回来。水家小厮看见，忙指与童子道：“这走来的正是铁相公。”童子认得了，却让铁公子走进下处，他即随后跟了进来，低低叫一声：“铁相公，走到那里去来？小厮候久了。”铁公子回头看时，却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因问道：“你是谁家的？候我做甚么？”那童子不就说话，先举眼四下一看，见没有人，方走近铁公子身边，低低说道：“小的是水小姐差来的。”铁公子惊疑道：“水小姐他家有管家水用等，为何不差来，却怎叫你来？你且说，差你来见我，有甚话说？”童子道：“小姐要差水用来，因说话不便，故差小的来。小的是小姐贴身服侍的，可以传达心事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有甚么心事要你传达？”童子道：“小姐说，早间蒙铁相公赐顾，已有人看见，要出来相会，一来众人属目，不便谈心；二来被人看见，又要论是论非；三来铁相公又未曾扣门升堂，差人留见，又恐涉私非礼，只得隐忍住了。然感激铁相公远来一片好心，必要面谢一谢，故悄悄差小的来见铁相公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你可回去对小姐说，说我铁挺生虽为小姐不平而来，不过尽我之心，却非要见小姐之面。小姐

纵有感我之心，却无见我谢我之理，盖男女与朋友不同耳。”童子道：“小姐岂不知男女无相见之理，但说是前番已曾相见过，今日铁相公又为小姐远远而来，反避嫌不见，转是交情了。欲今请相见，又恐闲人说短说长，要费分辨，莫若请铁相公定更时分，悄悄到后花园门道理去一会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实为两便。望铁公子不要爽约，以负小姐之心。”

铁公子听了，勃然大怒道：“胡说！这些话从那里说起？莫非你家小姐丧心病狂么？”童子道：“家小姐是一团美意，怎么铁相公到恼起来？”铁公子一头怒，一头想道：“水小姐以礼法持身，何等矜慎，怎说此非礼之言？难道相隔不久，就变做两个人？此中定然有诈。”因一手将童子捉住，又一手指着童子的脸要打，道：“你这小奴才，有多大本领，怎敢将美人局来哄骗我铁相公？那水小姐乃当今的女中豪杰，你怎敢造此邪秽之言来污她？我铁相公也是个皎皎铮铮的汉子，你怎敢捏此淫荡之言来诱我？我想这些言语，你一个小小孩子，也造作不出，定有人主使。你可实说是谁家的小厮，这些言语是谁教你的，我便饶你。你若半字含糊，我就带你到县中，教县主老爷将你这小奴才活活打死！”童子正说得有枝有叶，忽被铁公子一把捉倒，只恨恨要打，吓得他魂都不在身上，又见铁公子将他隐情都先说破，更加慌张，初还强辨一两句道：“实实是水小姐差来的，这些话实实是水小姐叫我说的。”后被铁公子兜嘴两个巴掌打慌了，只得直说道：“我实是过公子的童子，这些话都是水老相公教的，实实不干小的之事，求铁相公饶了我罢。”铁公子听了，方哈哈大笑道：“魑魅魍魉，怎敢在青天之下弄伎俩！”因开了手，放起小童子道：“你既直说，饶你去罢。你可对水家那老奴才说：我铁相公是个烈丈夫，水小姐是个奇女子，所行所为，非义即侠，岂小人所能得知，叫他不要只管自讨苦吃。饶你去罢！”

童子得脱了身，那里还敢做声，因将袖子掩着脸，一路跑了回来。此时水运还同过公子坐着等信，忽见童子垂头丧气走了回来，不胜惊讶。过公子忙问道：“你如何这等模样？”童子因吃了苦，看见家主，不觉眼泪落了下来，道：“这都是水老相公害我。”水运道：“我叫你去充作水家的人，传水小姐的说话，他自然欢喜，你怎到说我害你？”童子道：“水老相公，你也忒将那铁相公看轻了。那铁相公好不厉害，两只眼看人，比相面的还看得准些；一张嘴说话论事，就象看见的一般。小的才走到面前，说是水小姐差来的，那铁相公就有些疑心，说道：‘既是水小姐差来，怎不差那大家人，却叫你来？’小的说：‘我是水小姐贴身服侍的，故差了来。’那铁公子早有几分不信，就放下面孔问道：‘差你来做什么？’小的一时没变动，只得将水老相公叫我去说水小姐约他后园相会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那铁公子也忒性急，等不得说完，便大

怒起来，将小的一把捉住，乱打道：‘你是谁家的小奴才，敢大胆将美人局来哄我铁相公！那水小姐是个闺中贤淑，怎说此丧心病狂之言，这理谁人诈骗！’若不实说，就要送小的到官去究治。小的再三救饶，他好不利害，决定下放，临出门，又骂水老相公作魑魅魍魉，叫我传水老相公，不要去捋虎须，自讨苦吃。”

过公子与水运听了，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呆了半晌，过公子忽发恨道：“这小畜生怎如此可恶，我断断放他不过，却也奈何他不得。”水运道：“不打紧，我还有一计，偏要奈何他一场才罢！”

只因这一计，有分教：孽造于人，罪还自受。不知水运更有何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冷眼孔翻得转一席成仇

词曰：

犬子无知，要将纨绔称结契。且引鱼虾，上把蛟龙臂。及至伤情，当面难回避。闲思议，非他恶意，是我寻恼气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却说过公子听见水运说，又有甚算计，可以奈何，过公子因忙忙问道：“老丈又有甚妙计？”水运道：“也无甚妙算，但想他既为舍侄女远远而来，原要在舍侄女身上弄出他破绽来。方才童子假的被他看破，故作此矫态。我如今撺掇我侄女，真使人去请他，看他反作何状，便可奈何他了。”过公子沉吟道：“此计好便好，只是他正没处通风^①，莫要转替他做了媒，便不妙了。”水运道：“媒人其实是个媒人，却又不是合亲的媒人，却是破亲的媒人。公子但请放心，只管安贴。”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他”字下原有“的人”二字，据萃芳楼藏版本删。

因辞了回家，来见冰心小姐道：“贤侄女，你真果有些眼力，我如今方服杀你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有甚服我？”水运道：“前日那个铁公子，人人都传说是拐子，贤侄女独看定不是。后来细细访问，方知果然不是拐子，到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人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是已往之事，叔叔为何又提起？”水运道：“因我今日撞见他，感他有情有义，故此又说起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偶然撞见，那路上便知他有情有义？”水运道：“我今日出门，刚走到你门前，忽撞见铁公子在你门里出来，缘想起他向日我为你婚姻，只说得一句，他就拂然变色而去，今日复来，疑他定怀不良之念，因上前相见，要捉他的破绽，抢白他一场。不期他竟是一个好人，此来到是好意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怎知他来却是好意？”水运道：“我问他到此何干，他说在京中听得

人说，冯按院连出二牌，要强逼侄女与过公子成婚，知道非侄女所愿，他愤愤不平，故不惮道路之远，赶将来要与冯按院作对。因不知起事根由，故走来要见侄女，问个明白。不期到了门内，看见冯按院出的告示，却是禁止强娶的，与他所闻大不相同，始知是传言之误，故连门也不敲，竟欢欢喜喜而去。我见他如此有情有义的举动，岂不是个好人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据叔叔今日说来，再回想当日在县堂救我之事，乃知此生素抱热肠，不是一时轻举，侄女感之敬之，不为过矣。”水运道：“他前日在县堂救你，你即接他养病，可谓义侠往来，两不相负矣，但他今日远来赴你之难，及见无事，竟欢然而去，绝不自矜，要你知感激他，他独自一段义气，已包笼侄女于内矣，侄女受他如此护持之高谊，却漠然不知，即今知之，又漠然不以为意，揆之于事，殊觉失礼，问之于心，未免抱惭。若以两个人之义侠相较，只觉侄女少逊一筹矣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教训侄女之言，字字金玉。但侄女一女子，举动有嫌，虽抱知感之心，亦只好独往独来于漠然之中，而冀知我者知耳。岂能剖面要示，以尊义侠之名？”水运道：“说便是这等说，但只觉他数百里奔走之劳，毫无着落，终不舒畅。莫若差人去请他来拜谢，使他知一片热肠消受有人，不更快乎？”此时冰心小姐因水用到家，被冯按院赶了转来，后来不上本事情正无由报知，今见水运要他差人去请铁公子来谢，正合了他的机会，虽明知水运是计，遂将计就计，答应道：“听叔叔说来，甚是合理，侄女只得遵叔叔之命而行，但请他的帖子，却要借叔叔出名。”水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冰心小姐因取出一个请帖来，当面写了，请他明午小酌，叫水用去下。水用道：“不知铁相公下处在那里？”水运因叫认得的小厮领了去。

水用到得下处，恰好铁公子正在下处踌躇：要回去，又不知冯按院出告示的缘故；要访问，又不知谁人晓得。忽见水用走进来，满心欢喜，因问道：“你前日遇见我时，不是要央我上本么？”水用道：“那日遇见相公之后，就被冯按院老爷的承差赶上，不由分说，赶了回来。路上细细访问，方知是家小姐当堂将本稿送与冯按院看，他见本内参得他利害，也慌了，再三央求家小姐，许出告示，禁人强娶。家小姐方说明小的姓名、形象，叫他来赶。小人一时被他赶回，故失了铁相公之约，不期铁相公抱此云天高谊，放心不下，又远远跋涉而来。家小姐闻之，不胜感激，故差小人来，要请铁相公到家去拜谢。”因将请帖呈出。铁公子听见水用说出缘由，更加欢喜，道：“原来有许多委曲。我说冯瀛这贼坯为何就肯掉转脸来，你家小姐真有作用也。我早间到你门上看见告示，就要回去，因不知详细，故在此寻访，今你既说明了，我明日准行矣。本该到府拜谢小姐向日垂救深情，然嫌疑之际，恐惹是非，故忍而不敢耳。这帖子你带回，小姐的盛意已心领了，万万不能趋教。”水用道：“铁

相公举动光明，家小姐持身正大，况奉屈铁相公，止不过家二老爷相陪，家小姐不过略略尽情，有何嫌疑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与你家小姐往来，本系义侠之举，原不在形骸之内，何必区区作此世情酬应？你可回去谢声，我断断不来。”

水用见铁公子说得斩截，知不可强，只得回家报知冰心小姐与水运。冰心小姐听说不来，反欢喜道：“此生情为有情，义为有义，侠为有侠，怎认得这等分明？真可敬也。”惟水运所谋不遂，不得已只得又走来见过公子商量道：“这姓铁的，一个少年人，明明为贪色，却真真假假，百般诱他不动，口虽说去，却又下去，只怕他暗暗的还有图谋，公子不可不防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我看此人如鬼如蜮，我一个直人，那里防得他许多。我在历城县，也要算做一个豪杰，他明知我要娶你侄女儿，怎偏偏要走到我县中来，与你侄女儿歪缠，岂不是明明与我做对头？你骗他落套，他又偏偏不落套；你哄他上当，他又偏偏不上当。我那有许多的功夫去防范他？莫若明日去拜他，只说是恭他豪杰之名，他没个不来回拜之礼。等他来回拜之时，拚着设一席酒请他，再邀了张公子、李公子、王公子一班贵人同饮。饮到半酣，将他灌醉，寻些事故与他争闹起来，再伏下几个有力气的闲汉，大家一齐上，打他一个半死，出出气，然后告到冯按院处。就是老冯晓得他是堂官之子，要护他，却也难为我们不得。弄到临时，做好做歹，放了他去，使他正眼也不敢视我历城县的人物，岂不快哉！”水运听了，欢喜的打跌道：“此计痛快之极，只要公子做得出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我怎的做不出？他老子是都堂，我父亲是将拜相的学士，那些儿不如他？”水运道：“既公子主意定了，何不今日就去拜他，恐他明日正不知去了。”

过公子因叫人写了一个“眷小凝”的大红全柬，坐了一乘大轿，跟着几个家人，竟抬到下处来拜铁公子。铁公子见了名帖，知是过公子，鄙其为人，忙躲开，叫小丹只回不在，过公子下了轿，竟走进寓内，对小丹说了许多殷勤思慕之言，方才上轿而去，铁公子暗暗想道：“我是他的对头，他来拜我做甚么？莫非见屡屡算计我不倒，又要设法来害我？”又暗笑道：“你思量要害我，只怕还甚难。但我事已完了，明日要回去，那有闲工夫与他游戏，只是不见他罢了。”又想道：“他虽为人不端，却也是学士之子，既招招摇摇来拜一场，我若不去回拜，只道我傲物无礼了。我想他是个酒色公子，定然起得迟，我明日赶早投一帖子就行，拜犹不拜，使他无说，岂不礼智两全？”

算定了，到了次日，日未出就起来，叫小丹收拾行李，打点起身，自却转央一个店上小厮拿了帖子，来拜过公子。不期过公子已伏下人在下处打听，一见铁公子来拜，早飞报与过公子。刚等的铁公子到门，过公子早衣冠齐楚，笑

哈哈的迎将出来道：“小弟昨日晋谒，不过聊表仰慕之诚，怎敢又劳兄赐台顾？”因连连打恭，拱请进去。铁公子打量只到门，投一名帖便走，忽见过公子直出门迎接，十分殷勤，一团和气，便放不下冷脸来，只得投了名帖，两相揖让。到了厅上，铁公子就要施礼，过公子止住道：“此间不便请教。”遂将铁公子直邀到后厅，方才施礼序坐，一面献茶，过公子因说道：“久闻台兄英雄之名，急思一会。前蒙辱临敝邑时，即谋晋谒，而又匆匆发驾，抱恨至今。今幸临，又承垂顾，诚为快事，敢扳作平原十日之饮，以慰饥渴之怀。”

铁公子茶罢，就立起身来道：“承长兄厚爱，本当领教，只是归心似箭，今日立刻就要行了。把臂之欢，留待异日可也。”往外就走。过公子拦住道：“相逢不饮，真令风月笑人。任是行急，也要屈留三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实实要行，不是故辞，乞长兄相谅。”说罢又往外走。过公子一手扯住道：“小弟虽不才，也忝为宦家子弟，台兄不要看得十分轻了。若果看轻，就不该来赐顾；既蒙赐顾，便要算做宾主。小弟相留，不过欲少尽宾主之谊耳，非有所求也。不识台兄何见拒之甚也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蒙长兄殷勤雅爱，小弟亦不忍言去，但已束装，行色倥傯，势不容缓耳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既是台兄不以朋友为情义，决意要行，小弟强留，也自觉惶愧。但只是清晨枵腹而去，弟心实有不安。今亦不敢久留，只求略停片时，少劝一餐，而即听驱车就道，亦不为迟，庶几人情两尽，难道台兄还不肯见谅？”铁公子本不欲留，因见过公子深情厚谊，恳恳款留，只得住下道：“才进拜，怎便好相扰？”过公子道：“知己相逢，当忘你我，台兄快士，何故作此套言。”

正说不了，只见水运忽走了进来，看见铁公子，忙施过礼，满脸堆笑道：“昨日舍侄女感铁先生远来高谊，特托我学生具柬奉屈，少表微忱，不识铁先生何故见外，苦苦辞了。今幸有缘，又得相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来殊草草，去复匆匆，于礼原无酬酢，故敬托使者辞谢。今日之来，不过愿一识荆也。而蒙过兄即谆谆投辖，欲留恐非礼，欲去恐非情，正在此踌躇，幸老翁有以教之。”水运道：“古之好朋友，倾盖如故。铁先生与过舍亲，难道就不如古人，乃必拘拘于世文？如此甚非宜也。”水运说完，过公子大笑道：“还是老丈人说得痛快！”铁公子见二人互相款留，竟不计前情，只认做好意，便笑一笑坐下，不复言去。

不多时，备上酒来，过公子就逊坐。铁公子道：“原蒙怜朝饥而授餐，为何又劳赐酒？恐饮非其时也。”过公子笑道：“慢慢饮去，少不得遇着饮时。”三人俱各大笑，就坐而饮。原来三人与曲蘖生俱是好友，一拈上手，便津津有味，你一杯，我一盏，便不复推辞。

饮了半晌，铁公子正有个住手之意，忽左右报：“王兵部的三公子来了。”

”三人只得停杯接见，过公子就安坐道：“王兄来得甚妙。”因用手指着铁公子道：“此位铁兄，豪杰士也，不可不会。”王公子道：“莫非是打入大夬侯养闲堂的铁挺生兄么？”水运忙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王公子因复重举手打恭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失敬，失敬！”因满斟了一巨觞，送与铁公子道：“借过兄之酒，聊表小弟仰慕之私。”铁公子接了，也斟一觞，回敬道：“小弟粗豪何足道，台兄如金如玉，方得文品之正。”彼此交赘，一连就是三巨觞。

铁公子正要告止，忽左右又报：“李翰林的二公子来了。”四人正要起身相迎，那李公子已走到席前，止住道：“相熟兄弟不消动身，小弟况就坐罢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尚有远客在此。”铁公子听说，只得离席要作礼。那李公子且不作揖，先看着铁公子问道：“好英俊人物！且请教长兄尊姓台号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乃大名铁中玉。”李公子道：“这等说，是铁都院的长君了！”连连作揖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今日有缘幸会！”过公子就邀入座。铁公子此时酒已半酣，又想着要行，因辞说道：“李兄才来，本不该就要去，只因来得早，叨饮过多，况行色匆匆，不能久住，只得要先别了。”李公子因作色道：“铁公子太欺人了，既要行，即早去，为何小弟刚到，即一刻也不能留？这是明明欺小弟不足与饮了！”水运道：“铁先生去是要去久了，实不为李先生起见。只是李先生才来，一杯也不共饮，未免促然。方才王先生已有例，对饮过三巨觞，李先生也只照例对饮三觞，三觞饮后，去不去，留不留，听凭主人，却与客无干了。”李公子方回嗔作喜道：“水老丈此说还略略近情。”铁公子无奈，只得又复坐下，与李公子对饮了三巨觞。

饮才完，忽左右又报道：“张吏部的大公子来了。”众人还未及答应，史见那张公子歪戴着一顶方巾，乜斜着两只色眼，糟包着一付麻脸，早吃得醉醺醺，一路叫将进来道：“那一位是铁兄，既要到我历城县来做豪杰，怎不会我一会？”铁公子正立起身来，打量与他施礼，见他言语不逊，便立住答应道：“小弟便是铁挺生，不知长兄要会小弟有何赐教？”张公子也不为礼，瞪着眼，对铁公子看了又看，忽大笑道：“我只道铁兄是七个头、八个胆的好汉子，却原来青青眉目，白白面孔，真无异于女子，想是恶侯后身了。余事且慢讲，且先较一较酒量，看是如何？”众人听了，俱赞美道：“张兄妙论，大得英雄本色。”铁公子道：“饮酒，饮情也，饮兴也，饮性也，各有所思，故张旭神圣之传，谨及三杯；淳于髡簪珥纵横，尽乎一夜。而此时之饮，妙态百出，初未尝较量多寡以为雄。”张公子道：“既是饮态百出，安知较量多寡以为雄，又非饮态中之妙态哉！”即用手扯了铁公子同坐下，叫左右斟起两巨觞来，将一觞送与铁公子，自取一觞在手，说道：“朋友饮酒，饮心也。我与兄初会面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且请一觞，看是如何。”因举起觞来，一饮而干。自

干了，遂举空觞，要照干铁公子。铁公子见他干的爽快，无奈何，只得勉强吃干。张公子见铁公子吃干，方欢喜道：“这便算个朋友。”一面又叫左右斟起巨觞，铁公子因辞道：“小弟坐久，叨饮过多，适又陪王兄三觞，李兄三觞，方才又陪长兄一觞。贱量有限，实实不能再饮了。”张公子道：“既王、李二兄俱是三觞，何独小弟就要一觞而止？是欺小弟了。不瞒长兄说，小弟在历城县中，也要算一个人物，从不受人之欺，岂肯受吾兄之欺哉！”因举起觞来，又一饮而干，自干了，又要照干铁公子。

铁公子因来得早，又不曾吃饭，空心酒吃了这半日，实实有八九分醉意，拿着酒杯，只是不吃。因被那张公子催的紧急，转放下酒杯，瞪着眼，靠着椅子，也不作声，但把头摇。张公子看见铁公子光景不肯吃，便满脸含怒道：“讲明对饮，我吃了，你如何不吃？莫非你倚强欺我么？”铁公子一时醉的身体都软了，靠着椅子，只是摇头道：“吃得便吃，吃不得便不吃，有甚么强？有甚么欺？”张公子听了，忍不住麦怒道：“这杯你敢不吃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不吃便怎么？”张公子见说不吃，便勃然大怒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，只可在大名势利，怎敢到我山东来装腔！你不吃我这杯酒，我偏要你吃了去！”因拿起那杯酒，照着铁公子没头没脸只一浇，铁公子虽然醉了，心下却还明白，听见张公子骂他小畜生，又被浇了一头一脸酒，着这一急，急得火星乱迸，因将酒都急醒了，忙跳起身来，将张公子一把抓住，揉了两揉道：“好大胆的奴才，怎敢到虎头上来寻苑！”张公子被揉急了，便大叫道：“你敢打我么？”铁公子便兜嘴一掌，道：“打你便怎么？”王、李二公子看见张公子被打，便一齐乱嚷道：“小畜生，这是甚么所在，怎敢打人！”过公子也发话道：“好意留饮，乃敢倚酒撒野！快关门，不要走了，且打他个酒醒，再送到察院去治罪！”暗暗把嘴一呶，早两厢走出七八个大汉，齐拥到面前。水运假劝道：“不要动粗。”因要上前来封铁公子的手。铁公子此时酒已急醒了，看见这些光景，已明知落局，转冷笑一笑道：“一群疯狗，怎敢来欺人！”因一手捉住张公子不放，一手将桌子一掀，那些肴馔碗盏打翻一地。水运刚走到身边，被铁公子只一推，道：“看水小姐分上，饶你打！”早推跌去有丈余远，竟跌倒地上，爬不起来。王、李二公子看见势头凶恶，不敢上前，只是乱嚷乱叫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过公子连连挥众人齐上，众人刚就到来，早被铁公子将张公子就像提大棍的一般，提将起来，只一手，扫得众人那里禁得。提起放倒，撒撒叠叠，只弄得头晕眼花，连吃的几杯酒都呕了出来，满口叫道：“大家不要动手，有话好讲！”铁公子道：“没甚话讲，只好好送我出去，便万事全休，若要圈留，要你人人都死！”张公子连连应承道：“我送你，我送你！”铁公子方将张公子放平站稳了，一手提着，自步了出来。众人眼睁睁看着，气得白挺

，又不敢上前，只好大旁说硬话道：“禁城之内，怎敢如此胡为！且饶他去，少不得要见个高下！”铁公子只作不听见，提着张公子，直同走出大门之外，方将手放开道：“烦张兄传语诸兄：我铁中玉若有寸铁在手，便是千军万马中，也可出入，何况三四个酒色之徒，十数个挑粪蠢汉，指望要摘猛虎之须，何其愚也。我若不念绅宦体面，个个手都搜光，腿都打折。我今饶了他们的性命，叫他须朝夕焚香顶礼，以报我大赦之恩，不可不知也！”说罢，将手一举道：“请了！”竟大踏步回下处来。

到得下处，只见小丹行李已打点的端端正正，又见水用牵着一匹马，也在那里侍候。铁公子不知就里，因问水用道：“你在此做甚？”水用道：“小姐访知过公子留铁相公吃酒，不是好意，定有一场争斗；又料定过公子争斗铁相公不过，必然要吃些亏苦；又料他吃些亏苦，断不肯干休，定然起一场大是非。家小姐恐铁相公不在心，竟去了，让他们造成谤案，那时再辨就迟了。家小姐又访知按院出巡东昌府，离此不远，请铁相公一回来，即快去面见冯按院，先将过公子恶迹呈明，立了一案，到后任他怎生播弄，便不妨了。故叫小人备马在此伺候，服侍铁相公去。”铁公子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你家小姐，怎在铁中玉面上如此用情，真令人感激不尽。你家小姐料事如此不爽，用心如此精细，真令人叹服不了。既承小姐教诲，定然不差。”因进下处，吃了午饭，辞了主人，竟上马，带着水用、小丹，来到东昌府，去见按院。正是：

英俊多余勇，佳人有俏心。

愿为知己用，一用一番深。

铁公子到了东昌府，访知冯按院正在坐衙，忙写了一张呈子，将四公子与水运结党朋谋陷害之事，细细呈明，要他提疏拿问。走到衙门前，不待投文放告，竟击起鼓来。击了鼓，众衙役就不依衙规，竟扯扯拽拽拥了进去。到了丹墀，铁公子遵御史代天巡狩的规矩，只得跪一跪，将呈子送将上去。冯按院在公座上看见铁公子，已若认得，及接呈子一看，见果是铁中玉，也不等看完呈子，就走出公座来，一面叫掩门，一面就叫门子请铁相公起来相见。铁中玉因上堂来，还要再跪，冯按院用手挽住，只以常礼相见，一面看坐待茶，一面就问道：“贤契几时到此？到此何干？本院并不知道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晚生到此，不过游学，原无甚事，本不该上渎。不料无意中忽遭群奸结党陷害，几至丧命。今幸逃脱，情实不甘，故匍伏台前，求老恩台代为伸雪。”冯按院听了道：“谁敢大胆陷害贤契，本院自当尽法。”因复取旦子细细看完，便蹙着眉头，只管沉吟道：“原来又是他几人！”铁公子道：“锄奸去恶，宪台事也。宪台镜宇清肃，无所畏避，何犹踌躇，宽假于此辈？”冯按院道：“本院不是宽假他们，但因他们尊翁皆当道于朝，处之未免伤筋伤骨，殊觉不便。况此辈不

过在膏粱纨袴中作无赖，欲警戒之，又不知悔改；欲辱弹章，又实无强梁跋扈之雄，故本院未即剪除耳。今既得贤契，容本院细思所以治之者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事既难为，晚生怎敢要苦费老宪台之心？但晚生远人，今日之事，若不先呈明，一旦行后，恐他们如鬼如蜮，词转捏虚，以为毁谤，则无以解。既老宪台秦镜已烛其奸，则晚生安心行矣，此呈求老宪台立案可也。”冯按院听了大喜道：“深感贤契相谅，乞少留数日，容本院尽情。”铁公子立刻要行，冯按院知留不住，取了十二两程仪相送，铁公子辞谢而出，正是：

乌台有法何须执，白眼无情用转多。

不知铁公子别后又将何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

词曰：

礼乐场中难用狠，况是求婚，须要他心肯。一味蛮缠拿不稳，全靠威风多受损，君子持身应有本，百岁良缘，岂不深思忖？若教白璧受人污，宁甘一触成齏粉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话说铁公子辞了冯按院出来，就将冯按院说的话一一对水用说明了，叫他知水小姐，因又说道：“你家小姐慧心俏胆，古今实实无二，真令我铁中玉服煞。只因男女有别，不得时时相亲为恨耳。然此天所定也，礼所制也，无可奈何！”因将马仍还水用回去，却自雇了一匹蹇驴，仍回大名府去，正是：

来因义激轻千里，去为深情系一心。

漫道灵犀通不得，瑶琴默默有知音。

按下水用回覆水小姐，铁公子自回大名府不题。却说过公子邀了三个恶公子，七八个硬汉，实指望痛打铁公子一场，少泄胸中之气，不料反被铁公子将酒席掀翻，把众人打得狼狼狈狈，竟提着张公子送他出门，扬扬而去，甚是装成模样，大家气得说不出。气了半晌，还是水运说道：“此事是我们看轻了，气也无用，也不料这小畜生到有此膂力。”过公子道：“他虽有膂力，却不是众人打他不过；只因他用手提着张兄，故不敢前耳。如今张兄脱了身，这事放手不得，待我率性叫二三十人去打他一顿，然后到按院处去告他一状。”张公子道：“既是过兄叫人去，我也去叫二三十人相帮。”王公子、李公子也去叫人相帮，一时乘着兴，竟聚了百十余人。

四公子同水运领着，竟拥到下处来寻铁公子厮打。及到下处问时，方知铁公子已去了，大家懊悔，互相埋怨。过公子道：“不须埋怨，他要逃去，我有本事告一状，教按院拿了他来。”水运道：“他是北直隶人，又不属山东管，就是按院也拿他不来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要拿他来也不难，只消我四人共告一

状，说他口称千军万马杀他不过，意在谋反，故屡屡逞雄，打夺四人，欲为聚草屯粮之计，耸动按台，要他上本。等本上了，我四家再差人进京，禀明各位大人，求他暗暗助力。迨发下命来拿人，那时他便有万分膂力，也无用了。

”大家听了，俱欢喜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因叫人写了一张状子，四人同出名，又写水运作见证，约齐了，竟同到东昌府来，候冯按院放告日期，竟将状子投上。

冯按院细细看了，见正合着铁公子前告之事，欲待就将铁公子先告他之事批明不准，又恐他们谤他听信一面之辞^①，欲要叫他四人面审，却又恐伤体面。因见水运是见证，就出一根签，先拿水运赴审。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们谤他听”，原作“也有谤他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原来水运敢做见证，只倚着四公子势力，料没甚辨驳。忽见按院一根签，单单要他去审，自己又没有前程，吓得魂飞天外，满身上只是抖。差人问知他是水运，那管他的死活，扯着就走。水运看着四公子，着急道：“这事怎了？还求四位一齐同进，去见见方好。恐怕我独自进去，没甚情面，一时言语答应差了，要误大事。”四公子道：“正该同见。”遂一齐要进去。差人不肯，道：“老爷吩咐，单拿水运，谁有此大胆，敢带你众人进去！”四公子无法，只得立住，因让差人单带水运到丹墀下，跪禀道：“蒙老爷见差，水运拿到。”

冯按院叫带上来，差人遂将水运直带到公座前跪下。冯按院因问道：“你就是水运么？”水运战战兢兢的答应道：“小的正是水运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做证见的就是你么？”水运道：“正是小的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这证见还是你自己情愿做的，还是他四人强你做的？”水运道：“这证见也不是四人强小的做，也不是小的自情愿做，只因这铁中玉谋反之言，是小的亲耳听见，故推辞不得。”冯按院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这铁中玉谋反是真了？”水运道：“果然是真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既真，你且说这铁中玉说的甚么谋反之言。”水运道：“这铁中玉自夸他有手段，若手持寸铁，纵有千军万马也杀他不过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这铁中玉谋反之言，还是你独自听见的，还有别人亦听见的？”水运道：“若是小的独自听见的，便是小的冤枉他了。这句话实是与他四人一同听见的。他四人要做原告，故叫小的做证见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是你五人同听见，定有同谋，却在何处？”水运因不曾打点，一时说不出，口里管咯咯的打花舌。冯按院看见，忙叫取夹棍来。众衙役如虎如狼，吆喝答应一声，就将一副短夹棍，丢在水运面前。水运看见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面如土色。冯按院又用手将案一拍，道：“你在何处听见，怎么不说？”水运慌做一团

，没了主意，因直说道：“这铁中玉谋反之言，实实在过其祖家里听见的。”冯按院道：“这铁中玉既是大名府人，为何得到过其祖家里来？”水运道：“这铁中玉访知过其祖是宦家豪富，思量劫夺，假作拜访，故到他家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你为甚也在那里？”水运道：“这过其祖是小的女婿家，小的常去望望，故此遇见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你遇见他二人时，还是吃酒？还是说话？还是厮闹？”水运见按院问的兜搭，一时摸不着头路，只管延捱不说。冯按院因喝骂道：“这件事，本院已明知久矣，你若不实说真情，我就将这老奴才活活夹死！”运见按院喝骂，一发慌了，只得直说道：“小的见他二人时，实是吃酒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你可曾同吃？”水运道：“小的撞见，也就同吃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这王、李、张三人，又是怎生来的？”水运道：“也是无心陆续来的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他三人撞来，可曾同吃酒？”水运道：“也曾同吃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你五人既好好同吃酒，他要谋反，你五人必定也同谋了，为何独来告他？”水运道：“过其祖留铁中玉吃酒，原是好意，不料铁中玉吃到酒醉时，却露出本相来，将酒掀翻，抓人乱打，打得众人跌跌倒倒，故卖嘴说出‘千军万马杀他不过’谋反的言语来，还说将四家荡平做寨费，故四人畏惧，投首到老爷台下。若系同谋，便不敢来出首了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抓人厮打了，只怕还是掩饰，彼此果曾交手么？”水运道：“怎不交手？打碎的酒席器皿还现在，老爷可以差人去查看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既相打，他大名府远来，不过一人，你五家的主仆多，自然是他被伤了，怎么到告他谋反？”水运道：“这铁中玉虽止一人，他动起手来，几十人也打他不过。因他有此本事，又口出大言，故过其祖等四人告他谋反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这铁中玉可曾捉获？”水运道：“铁中玉英勇绝伦，捉他不住，被他逃走了。”

冯按院叫书吏将水运口词，细细录了，因怒骂道：“据你这老奴才供称，只不过一群恶少酒后凶殴，怎就妄告谋反？铁中玉虽勇，不过一人，岂有一人敢于谋反之理？就是他说千军万马杀他不过，亦不过卖口逞勇，并非谋反之言。你说铁中玉逃走？据二词看来，吃酒是真，相打是真。他止一人，你们五人，并奴仆一干，则你们谋陷是实；而你们告他谋反毫无可据，明明是虚。本院看过、王、张、李四人皆贵体公子，怎肯告此谎状？一定是你这老奴才与铁中玉有仇，故两边挑起事端，又敢来做硬证见，欺瞒本院，情殊可恨！”将手去筒子里拔了六根签，丢在地下，叫拿下去打。

众皂隶听了，吆喝一声，并将水运拉下去拖翻在地，剥去裤子，擎着头脚，只要行杖，吓得水运魂都没了，满口乱叫道：“天官老爷，看乡绅体面，饶了罢！”冯按院因喝道：“要看哪个乡绅体面？”水运道：“小的就是兵部侍郎水居一的胞弟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你既是他胞弟，可知水侍郎还有甚人在家

？”水运道：“家兄无子，止有小的亲侄女在家看守，甚是孤危。前蒙老爷天恩，赏了一张禁人强娶的告示张挂，近日方得安宁，举家感激不尽。”冯按院道：“这等是真了。你既要求本院饶你，你可实说你与铁中玉有甚仇隙，要陷害他？”水运被众皂隶擎在地下，屁股朝天，正在求生不得之际，那里还敢说谎，只得实说道：“小的与铁中玉原无仇恨，只因过其祖要拉小的在内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一则念你是乡绅子弟，二则看四公子体面，故饶了你。快出去劝四位公子息讼，不要生事。”因叫一个书吏押着水运，将原状与铁公子的呈子，并水运供称的口词，都拿出去与四位公子看，又吩咐道：“你说此状老爷不是不行，若行了，审出这样情由，于四公子实有不便。”吩咐完，因喝声：“押出去！”

水运听见，就象鬼关放赦一般，跟着书吏跑了出来，看见四公子，只是伸舌，道：“这条性命几乎送了，冯老爷审事真如明镜，一毫也瞒他不得，快快去罢！”四公子看见铁公子已先有呈子，尽皆惊骇道：“我们只道他害怕逃走了，谁知他反先来呈明，真要算做能事！”又见水运害怕，大家十分没趣，只得转写一帖子，谢了按院，走了回来，各各散去。别人也渐渐丢开，惟过公子终放心不下，见成奇进京去久无音信，因又差一个妥当家人，进京去催信。正是：

青鸟不至事难凭，黄犬无音侧耳听。

难道花心不经露，牢牢密密护金铃？

按下过公子又差人进京不题。却说先差去的家人并成奇到了京中，寻见过学士，将过公子的家书呈上。过学士看了，因叫成奇到门房中与他坐了，细细问道：“大公子为何定要娶这水小姐？这水小姐的父亲已问军到边上去了，恐怕门户也不相当。”成奇道：“大公子因访知这水小姐是当今的淑女，不但人物端庄，性情静正，一时无两；只那一段聪明才干，任是才智人也算他不过，故大公子立誓要求他为配。”过学士因笑道：“好痴儿子，既要求他为配，只消与府县说知，央他为媒，行聘去娶就是了，何必又要你远远进京来见我，又要我远远到边上去求他父亲？”成奇道：“大公子怎么不求府县？正是力求府县，用了百计千方，费了万千气力，俱被这水小姐不动声色，轻轻的躲过，到底娶他不来。莫说府县压服他不倒，就是新到的冯按院，是老爷的门生，先用情为大公子连出两张虎牌，限一月成婚，人尽道再无改移了。不料这水小姐真真是个俏胆泼天，竟写了一道本章，叫家人进京击登闻鼓，参劾冯按院。”过学士听了，惊讶道：“小小女子，怎有这等大胆？难道不怕按院拿他？”成奇道：“莫说他不怕拿，他等上本的家人先去了三日，他偏有胆气，将参他的副本亲自到他堂上，送与冯按院看。冯按院看见参得利害，竟吓慌了

，再三苦苦求他，他方说出上本家人名姓，许他差飞马赶回。冯按院晓得他是个女中的英俊，惹他不得，故后来转替他出了一张禁人强娶的告示，挂在门前，谁敢问他一问？大公子因见按院也处他不得，故情急了，只得托晚生传达此情，要老爷求此淑女，以彰《关雎》雅化。”

过学士听了，又惊又喜道：“原来这水小姐如此聪慧，怪不得痴儿子这等属意。但这水居一也是个倔强任性之人，最难说话。虽与我同部同县，往来却甚疏淡；况他无子，止此一女，未知他心属意何人。若在往日求他，他必装模做样，今幸他遣戍边庭，正在患难之际，巴不得有此援引，我去议亲，不愁不成。”成奇道：“老爷怎生样去求？”过学士道：“若论求亲之事，原该托一亲厚的媒人去，道达其意，讲得他心允了，然后定行聘礼，只是他如今问军在边，远离京一二千里，央谁为媒去好？若央个小官，却又非礼；若求个大礼，大老又岂可远出？况大老中，并无一人与他亲厚。莫若自写一封书，再备一副厚礼，就烦成兄去自求罢。”成奇道：“老爷写书自求，到也捷近。若书中隐隐许他辨白，他贪老爷势力，自然依允。倘或毕竟执拗不从，他已问军，必有卫所管辖之官，并亲临上司，老爷可再发几个图书名帖与晚生带着，到临时或劝谕他，或挟制他，不怕他不允。”过学士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因一一打点停当，择个日子，叫成奇依旧同了两个得力的家人同去。正是：

关雎须要傍河洲，展转方成君子逑。

若是三星不相照，空劳万里问衾绸。

话说水侍郎在兵部时，因边关有警，因力荐一员大将，叫做侯孝，叫他领兵去守御。不期这侯孝是西北人，性勇猛耿直，因兵部荐他为将，竟不曾关会得主帅，竟自出战，边帅恼他，暗暗将前后左右的兵将俱撤回，使他独力无援，苦战了一日，不曾取胜，因众口一词，报他失机，竟拿了下狱，遂连累水侍郎荐举非人，竟问了充军，贬到边庭。水侍郎又为人寡合，无人救解，只得竟到贬所，一年有余。虽时时记念女儿，却自身无主，又在数千里之外，只得付之度外，不料这日正闲坐无聊，忽报京中过学士老爷差人候见。此时水侍郎虽是大臣被贬，体面还在，然名在军籍，便不好十分做大。听见说过学士差人，不知为甚，只得叫请进来。

成奇因带了两个家人进去，先送上自己的名帖，说是过学士的门客。水侍郎因宾主见了，一面进坐待茶，一面水侍郎就问道：“我学生蒙圣恩贬谪到此，已不齿于朝绅，长兄又素昧平生，不知何故，不憚一二千里之途，跋涉到此？”成奇因打一恭道：“晚生下士，怎敢来候见老先生。只因辱在过先生门下，今皆过老先生差委，有事要求老先生，故不惜奔走长途，斗胆上谒。”水侍郎道：“我学生虽与过老先生吞在同乡，因各有官守相接，转甚疏阔。自从贬

谪到边，一发有云泥之隔。不知有何见谕，直劳长兄远涉到此？莫非朝议以我前罪尚轻，又加以不测之罪么？”成奇道：“老先生受屈之事，过老先生常说，不久就要为老先生辨明，非为此也。所为者，过老先生大公子年当授室之时，尚未有佳偶，因访知老先生令爱小姐，乃闺中名秀，又擅林下高风，诚当今之淑女，愿结丝萝。仰副乔木久矣，不意天缘多阻，老先生复屈于此，不便通于媒妁，当俟老先生高升复任，再遣冰人，又恐桃夭失时。今过老先生万不得已，只得亲修尺楮，具不腆之仪，以代斧柯。”因叫两个家人将书礼呈上，又打一恭道：“书中所恳，乞老先生俯从。”

水侍郎接了书，即拆开一看，看完了，见书中之意与成奇所说相同，因暗想道：“这过学士在朝为官，全靠谄媚，非吾辈中人。他儿子游浪有名，怎可与我女儿作配？况我女儿在家，这过公子既要求他，里巷相接，未有不先求近地而竟奔波于远道者。今竟奔波远道而不惜者，必近地求之而有不可也。我若轻易应承，倘非女儿所愿，其误非小。”因将书袖了，说道：“婚姻之事，虽说父母主之，经常之道也。然天下事，有经则有权，有常则有变。我学生孤官弱息，蒙过老先生不鄙，作蘋蘩之采，可谓荣幸矣。今我学生宦京五载，又戍边年余，前在京已去家千里，今去京则又倍之。离家之久，去家之远，可想而知矣。况我学生无子，止此弱息，虽女犹男，素不曾以闺中视之，故产业尽其所掌管，而议婚一事，久已嘱其自择。此虽未合经常，聊从权变耳。过公子既不以小女为陋，府尊，公祖也；县尊，父母也；舍弟，亲叔也，何不一丝系之，百两迎之？而竟舍诸近，而求诸远乎？”成奇道：“老先生台谕，可谓明见万里！过公子因梦想好逑，不能一时即遂钟鼓琴瑟之愿，故求之公尊，公祖已许和谐；求之父母，父母已允结缡；求之亲叔，亲叔已经纳聘。然反复再四，而淑女终必以父命为婚姻之正，故过老先生薰沐，遣晚生奔驰以请也。”

水侍郎听见说女儿不肯，已知此婚非女儿所愿，因说道：“小女必待父命，与过老先生必请父命者，固守礼之正也。但我学生待罪于此，是朝廷之罪人，非复家庭之严父矣。旦夕生死，且不可测，安敢复问家事？故我学生贬谪年余，并不敢以一字及小女长短者，盖以臣罪未明也，君命未改也。若当此君命未改，臣罪未明之时，而即遥遥私图儿女之婚，则是上不奉君之命，下不自省其罪也，其罪不更大乎？断乎不敢。”成奇道：“老先生金玉，自是大臣守止，不欺屋漏之言，然礼有贬之轻而伸之重者。如老先生今日但出赐一言，即成百年秦晋之好，孰重孰轻？即使在圣主雷霆之下，或亦怜而不问也。”水侍郎道：“兄但知礼可贬，而不知礼之体有不可贬者。譬如今日，我学生在患难中，而小女孤弱，不能拒大力之求，凡事草草为之，此亦素患难之常，犹之可也。倘在患难中而不畏患难，必以父命为正，此贤女之所为也。女既待父之正

，则为父者，自不容不以正教其女也。若论婚姻之正，上下有体，体卑而强尊之，谓之渎；体尊而必降之，谓之褻。以我学生被谪在此，体卑极矣，有劳长兄远系赤绳，则我学生以为僭而不敢当矣。若以我学生昔日曾备员卿贰，亦朝廷侍从之官也，倘欲丝萝下结，即借鸯鹭的斧柯之用，亦无不可，何竟不闻，而乃处遣尺书，为析薪之用，不亦大褻乎？长兄试思之，可不可也？”成奇被水侍郎一番议论，说得闭口无言，挨了半晌，因复说道：“晚生寒贱下士，实不识台鼎桃夭大礼。但奉过老先生差委而来，不过聊充红叶、青鸾之下尘，原不足为重轻，设于礼有舛错，望老先生从而教之，幸勿以一介非入，而误百年在事。”水侍郎道：“尊兄周旋，亦公善意。但我学生细思此婚，实有名分不妥。”成奇道：“有何不妥？”水侍郎道：“过老先生乃台鼎重臣，我学生系沙场戍卒，门户不相当，一也；女无母而孤处于南，父获罪而远流于北，音信难通，请命不便，二也；我学生不幸，门祚衰凉，以女为子，于归则家无人，入赘则乱宗祀，婚姻不便，三也。况议婚未有止凭两姓，而择婿未有不识其面者也。敢烦成兄善为我辞为感。”

成奇又再三撮合，而水侍郎只是不允，因送成奇到一小庵住下。又议了两三日，成奇见没处入头，只得拿了过学士的名帖，央卫所管辖之官并亲临上司武弁，或亲来劝勉，或来挟制，弄得个水侍郎一发恼了，因回覆成奇道：“我水居一是得罪朝廷，未曾得罪过学士，而过学士为何苦以声势相加？我水居一得罪朝廷，不过一身，而小女家居，未尝得罪，为何苦苦逼婚？烦成兄为我多多达意，我水居一被贬以来，自身已不望生还久矣。求其提拔，吾所不愿；彼纵加毁，吾亦不畏。原礼原书，乞为缴上。”成奇无可奈何，只得收拾回京。正是：

铁石体难改，桂姜性不移。

英雄宁可死，决不受人欺。

成奇回到京中，将水侍郎倔强不从之言，细细报知过学士。过学士满心大怒，因百计思量，要暗害水侍郎。过不得半年，恰好边上忽又有警，守边将帅俱被杀伤，一时兵部无人，朝廷着廷臣举荐，过学士合着机会，因上一本道：“边关屡失，皆因旧兵部侍郎水居一误用侯孝失机之所致也。今水居一虽遣戍，实不足蔽辜；而侯孝尚系狱游移，故边将不肯效力也。恳乞圣明大奋乾断，敕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法司，即将侯孝审明定罪，先正典型，再逮还水居一，一并赐死，则雷霆之下，荐举不敢任情，而将士感奋，自然效力，而边关何愁不靖矣。”不日圣旨下了“依议”，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只得奉旨提出侯孝，会审定罪。

只因这一审，有分教：李白重逢，子仪再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

解。

第十四回 舍死命救人为识英雄

词曰：

肉眼无知肉食鄙，昂藏英雄，认作弩骀比。不是虚拘缚其体，定是苛文致其死。自分奇才今已矣，岂料临刑，突尔逢知己。拔志边庭成大功，始知国事能如此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话说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法司接了圣旨，随即会同定了审期，在公衙门提出侯孝来同审。这日适值铁公子又因有事，到京中来省亲，问道：“父亲因为甚公务出门？”母亲石夫人道：“为审一员失机该杀的大将。这件事已审过一番，今奉旨典型，不敢耽延，大清晨就去了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孩儿听得边关连日有警，正在用人之际，为何转杀大将，父亲莫要没主意，待孩儿去看看。”石夫人道：“看看也好，只是此乃朝廷大事，不可多嘴。”

铁公子应诺，因叫长班领到三法司衙门去看。只见那大将侯孝，已奉旨失机该斩，绑了出来，只待午时三刻，便要行刑。铁公子因分开众人，将那在将一看，只见那人年纪只好三十上下，生得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十分精干。心下暗惊道：“此将才也，为何遭此！”因上前问道：“我看将军堂堂凛凛，自是英雄中人，为何杀人不过，失了事机？”那大将听见说他杀人不过，不禁暴声如雷，道：“大丈夫视死如归，该死便杀，也不为大事。只是我侯孝两臂有千斤膂力，一身有十八股本事，怎的杀人不过？失了甚么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既未失事，为何获此大罪？请道其详。”那大汉“罢了，事到如今，说也无益！”铁公子道：“不说也罢。只是目今边庭正需用人，将军还能力战否？”那人道：“斩将搴旗，本分内事，有甚不能？”

铁公子听了，便不再问，竟气忿忿直冲进三法司堂上来，大声说道：“三位老大人乃朝廷卿贰大臣，宜真心为国。为何当此边庭紧急之秋，国家无人之日，乃循案牒具文而杀大将？误国不浅！请问还是为公乎？为私乎？窃为三大人不取也！”刑部侍郎王洪与理寺卿陈善、都察院铁英三人，因过学士本上有“先正典刑”之言，圣旨准了，便不敢十分辨驳。虽同拟了一个“斩”，请下旨来，心下终有几分不安。忽见有人嚷上堂来，不觉又惊又喜，又愧又怒。再细看时，却认得是铁公子，刑部与大理不好作威，到是铁都院先拍案怒骂：“好大胆的小畜生！这是朝廷的三法司，乃王章国宪森严之地，三大臣奉旨在此审狱决囚。你一介书生，怎敢到此狂言不法！”即亲叫左右拿下。铁公子大叫道：“大人差矣，朝廷击登闻鼓，尚许诸人直言无隐；怎出生入死之地，不容人伸冤？”铁都宪道：“你是侯孝甚人，为他伸冤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孩儿素不识侯孝，怎为他伸冤？但念人材难得，乃为朝廷的大将伸冤。”铁都院

道：“朝廷大将，生杀自任朝廷，关你何事，却如此胡为？快与我拿下！”

衙役见都院吩咐，只得上前来拿。刑部与大理都摇头道：“且慢！”因将铁公子唤到公座前，好言抚慰道：“贤契热肠性，虽未为不是^①，但国有国法，官有官体，狱有狱例，自难一味鲁莽而行。就是这侯孝失机一案，已系狱经年，水居一兵部又为他谪戍，则当时论其非而议其过者，不一人矣。岂至今日，过犯尚存，罪章犹在，而问官突然辨其无罪？此国法、官体、狱例之所必无也。设有议轻之奏，尚不敢擅减重条，况过学士弹章请斩，而圣明已依拟，则问官谁为立异，为之请命哉！势不可也。”铁公子听了，慨然长叹道：“二大人之言，皆庸碌之臣贪位慕禄、保身家之言也，岂乃心王室，以国事为家事者所忍出哉！倘国法、官体、狱情必应如此，则一下吏为之有余，何必老大人股肱腹心耶？且请问古称尧曰宥之三，皋陶曰杀之三，此何意也？若果如此言，则‘都’、‘俞’、‘吁’、‘咈’，大非盛世君臣也。”王洪与陈善听了，俱默默无言，铁都院因说道：“痴儿子无多言，这侯孝一死不能免矣！”铁公子奋然曰：“英雄豪杰，天生实难，大人奈何不惜？若必斩侯孝，请先斩我铁中玉！”铁都院道：“侯孝前之失机，已有明据，斩之不过一弩骀耳，何足为怪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人不易知，知人不易。侯孝气骨昂昂，以之守边，乃万里长城也，一时将帅，恐无其比。”铁都院道：“纵使有才，其如有罪何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自古之英雄，往往有罪，朝廷所以有带罪立功之条，正此意也。”王洪道：“使过必须人保，你敢力保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倘赦侯孝，使之复将，不能成功，先斩我铁中玉之头，以谢轻言之罪。”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虽未”原作“难以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王洪、陈善因对铁都院道：“此乃众人属目之地，既是令公子肯挺身力保，则此番举动，料不能隐瞒也。若定然不听（原书下缺）。我三人只合据实奏闻，请旨定夺。”铁都院到此田地，也无可奈何，也只得听从。王洪因唤转侯孝，依旧下狱，就叫铁公子面写一张保状，差人带起，然后三人写了一本，登时达上，此时，边庭正拜本上去，只隔一日，就批下来道：

边庭需人正急，铁英子铁中玉既盛称侯孝有才，可御边患，朕岂不惜？今暂赦前罪，假借原衔，外赐剑一口，凡边庭有警之处，俱着即日领兵救援破敌。倘能成功，另行升赏。如再失机，即着梟示九边，以儆无能。水居一前荐，铁中玉后保，俱照侯孝功罪，一体定其功罪。呜呼，使其过，正以勸其功，朕所望也；死于法，何如死于敌，尔其懋哉！钦此。

圣旨下了，报到狱中，侯孝谢过圣恩。出了狱，且不去料理军务，先骑着一匹马，一径来拜谢铁公子。二人相见，英雄识英雄，彼此爱慕至极。铁公子

留饭，侯孝也不推辞，说一回剑术，谈一回兵机，二人痛饮了一日方别去。到第二日，兵部因边庭乏人，又见期限紧急，一面料理兵马，一面就催促起身。侯孝这番到边，虽说带罪，却是御批，更加赐剑，一时边帅无人与他作梗，故得任意施展，不半年报了五捷，边境一时肃清，天子大悦，即升总兵。水居一复了侍郎之职，后因屡捷，加升尚书。铁中玉力保有功，特授翰林待诏，铁中玉上疏辞免，愿就制科。过学士自觉无颜，只得告病不出。正是：

冤家初结时，只道占便宜。

不料多翻覆，临头悔是迟。

却说水居一升了尚书，钦诏还京，何等荣耀，那些所卫管辖之官并上司武弁，前为过学士出力作恶者，尽皆慌了，无不俯首请罪。谁知水尚书肚皮宽大，并不较量。到了京中，见过圣上，谢了恩。闻知铁公子在三法司堂上以死力保侯孝，侯孝方能成功，又访知前日打入大狱侯养闲堂，救出韩愿妻女，既感其恩，又慕其豪杰。既到过尚书的任，即用两个名帖，来拜铁都院父子。

铁都院接见，略叙寒温，水尚书即要请铁公子来相见。铁都院道：“今秋大比，在西山藏修，故有失迎候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我学生此来，虽欲拜谢贤乔梓提拔之恩，然实慕令公子少年许多英雄作用，欲求一见，以慰平生。奈何无缘，却又不遇。”铁都院道：“狂妄小子，浪博虚名，我学生正以为忧，屡屡戒饬，怎老先生过为垂誉，何敢当也？”水尚书道：“令公子侠烈非狂，真诚无妄，学生非慕其名，正慕其实，故殷殷愿见也。”铁都院道：“下学小子，既蒙援引，诚厚幸也，自当遣其上谒。”水尚书道：“倘蒙赐顾，乞先示知，以便扫门恭候。”再三恳约，方才别去。正是：

驱马明所好，溯洄愿言清。②

②“愿言”，原作“言愿”，据萃芳楼藏牌本已正。

殷勤胡若此，总是为伊人。

铁都院本意，原不欲儿子交接，因水尚书投帖来拜，又再三要见，不可十分过辞，只得差人到西山报与铁公子知道，就叫他进城来回拜，铁公子闻知，因想道：“他来拜我，只不过为我保了侯总兵，连他都带升了，感谢之意，何必面见。”因吩咐来役道：“你可禀上太爷，说我说，既要山中读书，长安城中，乃冠盖往来之地，那里应酬得许多来，只求老爷一概谢绝为妙。”来役领命回覆，铁都院点头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因自来答拜，见了水尚书，因回说道：“小儿闻老先生赐顾，即要趋承训诲，不期卧病山中，不能如愿，获罪殊深，故我学生特先代为请荆，稍可步履，即当走叩。”水尚书道：“古之高士，只许人闻其名，不许人识其面，正今日令公子之谓也，愈令我学生景仰不尽。”说罢，铁都院辞了出来。

水尚书因暗想道：“我女儿冰心才貌出众，聪慧绝伦，我常虑寻不出一个佳婿来配他。今日看起这铁公子来，举动行事，大是可观。况闻他尚未婚娶，又与我有恩，若舍此人不求，真可谓错过矣。但不知人物生得如何？必须见面，方可决疑。”主意定了，即差人去细细访问铁公子正在西山读书否，差人回报果在西山读书。水尚书因瞒着人，到第二日起个绝早，竟是便服，止骑了一匹马，带了三四个贴身伏侍的长班，悄悄到西山来拜铁公子。

此时铁公子朝饭初罢，就差役报知水尚书来拜他，打动了水小姐之念，正在那里痴想道：“天下事奇奇怪怪，最料不定，再不料无心中救侯孝，到象是有心去救水尚书的一般。设使当日不在县堂之上遇见水小姐，今日与水尚书有此机缘，若求他女儿为婚，未必不允。但既有了这番嫌疑，莫说我不便去求他，就是他来求我，我也不便应承，有伤名教。想将起来，有情转是无情，有恩转是无恩，有缘转是无缘，老天何颠倒若此！”正沉吟间，忽见一个长髯老者，方巾野服，走进方丈中来。到了面前，叫了一声：“铁兄，何会面之难也！不怕令人想杀！”铁公子仓卒中不知是谁，因信口答道：“我铁中玉面皮最冷，老先生想我，定是不曾会面；今既会了，只怕又不必想了。”因迎下来施礼，那老者还礼毕，因执着铁公子的手，细细端详道：“未见铁兄，还是虚想，今既见铁兄，实实要想了。我学生一还京，即登堂拜谢，不期止渴见尊翁，而未得亲睹台颜，怅然而返。后蒙尊翁许我一会，又慎重白驹，不肯赐顾。我学生万不得已，故悄地而来，幸勿罪其唐突也，”铁公子听了惊讶道：“这等说，却就是水老先生了？”水尚书道：“正是学生水居一。”因叫长班送上名帖。铁公子道：“晚生后学，偶尔怜才，实不曾为青天而扫浮云，何敢当老先生如此郑重？”水尚书道：“我学生此来，实不为一身一官而谢提拔，乃慕长兄青年有此明眼定识，热肠壮气，诚当今不易得之英雄，故愿一识荆州耳。”铁公子因连连打恭道：“原来老先生天空海阔，别具千秋，晚生失言矣。”因请坐，一面叫人备酒留饭，草草与水尚书对饮。

水尚书原有意选才，故谆谆探问。铁公子见水尚书远道而来，破格相待，以为遇了知己，便倾心而谈，谈一会经史文章，又谈一会孙吴韬略，论伦常则名教真传，论治化则经纶实际，莫不津津有味，凿凿可行。谈了许久，喜得水尚书头如水点，笑似花开，不住口的赞赏道：“铁兄高才，殆天授也！”又谈了半晌，水尚书忍不住，因对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有一心事，本不当与兄面言，因我与兄相遇，在牝牡、骊黄之外，故不复忌讳耳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晚生忝居子侄，老先生有言，从而明教之，甚盛心也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我学生仅止生一女，今年一十八岁，若论姿容，不敢夸天下无二；论他聪慧多才，只怕四海之内，除了长兄，也无人堪与作对。此乃学生自夸之言，长兄也未必深信

，幸兄因我学生之言而留心一访，或果此言不谬，许结丝萝，应使百两、三星无愧色，而钟鼓、琴瑟得正音也。婚姻大事，草草言之，幸长兄勿哂。”

铁公子听了，竟呆了半晌，方叹一口气道：“老天，老天！既生此美对，何又作此恶缘？奈何，奈何！”水尚书见铁公子沉吟嗟叹，因问道：“长兄嗟叹，莫非已谐佳偶？”铁公子连连摇首道：“四海求凰，常鄙文君非淑女，何处觅相如之配？”水尚书道：“既未结缡，莫非疑小女亦然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令爱在举国皆知为孟光，但恨曲径相逢，非河洲大道，鸠巢鹊夺，恐伤名教者耳。坐失好逑，已抱终身大恨。今夏蒙老先生议及婚姻，更使人遗恨于千秋矣！”水尚书听见铁公子说话隐隐约约，不明不白，因说道：“长兄快士，有何隐情，不妨直述，何故作此微词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非微词也，实至情也，老先生归而询之，自得其详矣。”水尚书因离家日久，全未通音信，不知女儿近作何状，又见铁公子说话鹌鹑突突，恐有暧昧，不可明言，遂不复问，又说些闲话，吃了饭，方别了回去。正是：

来因看卫玠，去为问罗敷。

欲遂室家愿，多劳父母图。

水尚书因别了回来，一路上暗想道：“这铁公子果是个风流英俊，我女儿的婚姻，断乎放他不得。但他说话含糊，似推又似就，似喜又似怨，不知何故？莫非疑我女儿有甚不端？但我知女儿的端方静止出于性成，非矫强为之，料没有非礼之事，只怕还是过学士因求亲不遂，布散流言。这都不要管他，我回去，但与他父亲定了婚姻之约，任是风波，亦不能摇动矣。”

主意定了，到私衙择个好日，即央个相好的同僚，与铁都院道达其意。铁都院因过学士前参水尚书，知是为过公子求亲不遂起的衅端，由此得知水小姐是出类拔萃的多才小姐，正想着为铁公子择配，忍见水尚书央人来议亲，正合其意，不胜欢喜，遂满口应承。水尚书见铁都院应承，恐怕有变，遂忙交拜请酒，又央同僚，催促铁都院下定。

铁都院与石夫人商量道：“中玉年也不小，若听他自择，择到几时？况我闻得这水小姐不独人物端庄，又兼聪慧绝伦。过学士儿子百般用计求他，他有本事百般拒绝，又是个女中豪杰，正好与中玉作配。今水尚书又来催定，乃是一段良缘，万万不可错过。”石夫人道：“这水小姐既有如此贤慧，老爷便拿定主意，自为他定了，也竟不必去问儿子。若去问他，他定然又有许多推辞的话。”铁都院道：“我也是这等想。”夫妻商量停当，遂不通知铁公子，竟自打点礼物，择了一个吉日，央同僚为媒定了，定过后方着人去与铁公子贺喜。

铁公子闻知，吃了一惊，连忙入城，来见父母道：“婚姻大事，名教攸关，欲后正其终，必先正其始。若小择其初，草草贪图才貌，留瑕隙与人谈论

，便是终身之玷。”铁都院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水小姐想是容貌不美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若论水小姐容貌，真是秋水为神玉为骨，谁说他不美？”铁都院道：“容貌既美，想是才智不能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若论水小姐的才智，真不动声色而有鬼神不测之机，谁说他能？”铁都院道：“既有才智，想是为人不端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若论水小姐的为人，真可谓不愧鬼神，不欺暗室，谁说他不庄？”铁都院与石夫人听了俱笑起来道：“这水小姐既为人如此，今又是父母明媒正娶，有甚衅隙怕人谈论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二大人跟前，孩儿不敢隐瞒。若论水小姐的分明窈窕，孩儿虽寐寤求之，犹恐不得，今天从人愿，何敢矫情？但恨孩儿与水小姐无缘，遇之于患难之中，而相见不以礼；接之于嫌疑之际，而贞烈每自许。今若到底能成全，则前之义侠，皆属有心，故宁失闺阁之佳偶，不敢作名教之罪人。”遂将前日游学山东，怎生遇见过公子抢劫水小姐，怎生县堂上救回水小姐，自己怎生害病，水小姐又怎生接去养病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铁都院夫妻听了，愈加欢喜道：“据这等说起来，则你与水小姐正是有恩有义之侠烈好逑矣，事既大昭于耳目，心又无愧于梦魂，始患难则患难为之，终以正则以正为之，有何嫌疑之可避？若今必避嫌疑，则昔之嫌疑终洗不清矣。此事经权常变，按之悉合，吾儿无多虑也。快去安心读书，以俟大小登科，娱我父母之晚景。”铁公子见父母主意已定，料一时不能挽回，又暗想道：“此事我也不消苦辞，就是我从了，想来水小姐亦必不从，且到临时再作区处。”因辞了父母，依旧往西山去读书。正是：

君子喜从名教乐，淑人远避禽兽声。

守贞月老难为主，持正风流是罪人。

按下铁公子为婚事踌躇不题。却说水尚书为女儿受了铁公子之定，以为择婿得人，甚是欢喜。因念离家日久，又见宦途危险，遂上本告病，辞了回去。朝廷因怜他被谪，受了苦难，再三不允。水尚书一连上了三疏，圣旨方准他暂假一年，驰驿还乡，假满复任。水尚书得了旨，满心欢喜，即忙收拾回去。这番是奉旨驰驿，甚是风骚。早有报到历城县，报人写了大红条子到水府来，初报复侍郎之任，次报升尚书，今又报给假驰驿还乡。水小姐初闻，恐又是奸人之计，还不深信，后见府、县俱差人来报，信虽是真，但不知是甚么缘故能得复任，终有几分疑惑。

过了两日，忽水运走来献功道：“贤侄女，你道哥哥的官是怎生样复任的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正为不知，在此疑虑。”水运道：“原来就是铁公子保奏的。”冰心小姐笑道：“此事一发荒唐！铁公子又不是朝廷大臣，一个书生，怎生保奏？”水运道：“也不是他特保奏哥哥，只因哥哥贬官，为圣主荐一员大将，那大将失了机，故带累哥哥。前日过公子要娶你，因你苦以无父命推

辞，他急了，只求他的父亲过学士写书，差人到边上去求哥哥。不料哥哥又是个不允，他就记了恨，又见边关有警，他遂上一本，说边关失事，皆因举荐非人之罪轻了，因乃请旨要斩哥哥与这员大将，圣旨准了。这日三法司正绑那员大将去斩，恰好铁公子撞见，看定那员大将是个英雄，因嚷到三法司堂上，以死保他。三法司不得已，只得具疏请命。朝廷准了，就遣那大将到边，带罪征伐。不期那员大将果是英雄，一到边上，便将敌兵杀退，成了大功。朝廷大喜，道你父亲举荐得人，故召还复任，又加升尚书。推起根由，岂不是铁公子解救的？”冰心小姐听了，道：“怎么不真？现有邸报。”冰心小姐因笑说道：“若果是真，他一个做拐子的，敢大胆嚷到三法司堂上去，叔叔就该告他谋反了！”水运听了，知道是侄女讥诮他，然亦不敢认真，只得忍着没趣，笑说道：“再莫讲起，都是这班呆公子连累我，我如今再不理他们了。”说罢，不胜抱惭而去。

冰心小姐因暗想道：“这铁公子与我缘法甚奇：我在陌路中亏他救了，事亦奇了，还说是事有凑巧。怎么爹爹贬谪边庭，与他风马牛不相及，又无意中为他救了，不更奇了？”又想道：“奇则奇矣，只可惜奇得无味，空有感激之心，断无和合之理。天心有在，虽不可知，而人事舛错已如此矣！”寸心中日夕思慕。正是：

烈烈者真性，殷殷者柔情。

调乎情与性，名与教方成。

水小姐在家伫望，又过了些时，忽报水尚书到了。因是钦赐驰驿，府、县官俱出郭郊迎，水运也驰马出城迎接。热热闹闹，只到日午，方才到家。冰心小姐迎接进去，父女相见，先叙别离愁，后言重见面，不胜之悲，又不胜之喜。

只因这一见，有分教：喜非常喜，情不近情。不知水尚书与冰心小姐说了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

词曰：

关雎君子，桃夭淑女，夫岂不风流？花自生怜，柳应溺爱，定抱好衾。谁知妾侠郎心烈，不要到温柔。寝名食教，吞风吐化，别自造河洲。

右调《少年游》

话说水尚书还到家中，看见冰心小姐比前长成，更加秀美，十分欢喜，因说道：“为父的前边历过了多少风霜险阻，也不甚愁；今蒙圣恩，受这些荣华富贵，也不甚喜。但见你如此长成，又平安无恙，我心甚慰；又为你择了一个佳婿，我亦甚快。”冰心小姐听见父亲说为她择了一个佳婿，因心有保奏影子

，就有几分疑心是铁公子，因说道：“爹爹年近耳顺，母亲又早谢世，又不曾生得哥哥、兄弟，膝下只有孩儿一人，已愧不能承继宗祀，难道朝夕还不侍奉爹爹？怎么说起择婿的话儿来了？孩儿虽不孝，断不忍舍爹爹远去。”水尚书笑道：“这也难说，任是至孝，也没个女儿守父母不嫁之理。若是个平常之婿，我也来家与你商量；只因此婿少年风流不必言，才华俊秀不必言，侠烈义气不必言，只他那一双识英雄的明眼，不怕人的大胆，敢担石的硬骨，能言语的妙舌，真令人爱杀。我故立定主意，将他许配与他。”冰心小姐听见说话，渐渐知了，因虚劈一句道：“爹爹论人则然，只怕论礼则又不然也。”

水尚书虽与铁都院成了婚姻之约，却因铁公子前番说话不明，叫他归询自知，今见女儿又说恐礼不然，恰恰合着，正要问明，因直说道：“我儿你道此婿是谁？就是铁都堂的长公子铁中玉也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是别人，还要女儿苦辞；若说是铁公子，便不消孩儿苦辞，自然不可。就是女儿以为可，铁公子必以为不可。何也？于婚姻之礼有碍也。虽空费了爹爹一番盛心，却免了孩儿一番逆命之罪。”水尚书听了着惊道：“这铁公子既未以琴心相逗，你又不涉多露行藏，力何于婚姻之礼有碍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爹爹不知，有个缘故。”遂将过公子要娶他，叔叔要掙掇嫁他，并假报喜，抢劫到县堂，亏铁公子撞见救了回来，及铁公子被他谋害几死，孩儿不忍，悄悄移回养好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孩儿闻男女授受不亲，岂有相见草草如此，彼此互相救援又如此，此乃义侠之举，感恩知己则有之，若再议婚姻，恐不可如是之苟且也，岂非有碍？”水尚书听了，更加欢喜，道：“原来有许多委曲，怪道铁公子前日说话模模糊糊！我儿你随机应变，避害全身，真女子中所少，愈令人可爱。这铁公子见义敢为，全无沾滞，要算个奇男子，愈令人可敬。由此看来，这铁公子非你也无人配得他来，你非铁公子也无人配得你过，真是天生美对！况那些患难小嫌，正是男女大节，揆之婚姻大礼，不独无碍，实且有先，我儿不消多虑，听我为之，断然不差。”正是：

女之所避，父之所贪。

贪避虽异，爱慕一般。

按下水尚书父女议婚不题。却说过公子自成奇回来报知水尚书不允之事，恨如切骨；后见父亲上本请斩，甚是快活；又闻得被铁公子救了侯孝成功，转升了尚书，愈加愤恨；后又闻水尚书与铁都院结了亲，一发气得发昏。因与成奇苦苦推求道：“我为水小姐不知费了多少心力，却被这铁家小畜生冲破救了去。前日指望骗他来，打一顿出出气，不料转被他打个不堪。大家告他，又被他先立了案，转讨个没趣。这还是我们去寻他惹出来的，也还气得过。只是这水小姐的亲事，我不成也还罢了，怎因我之事，到被他讨了趣去？今日

竟安安稳稳，一毫不费气力议成亲事，我就拚死，也要与他做一场！兄须为我设个妙计。”

成奇道：“前日水小姐独自居处，尚奈何他不得，今水居一又升了尚书回来，一发难算计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升了尚书，管我不着！”成奇道：“管是管不着，只是要与他作对头，终须费力。”过公子道：“终不然就是这等罢了不成？”成奇道：“就是不罢也难明做，只好暗暗设计，打破他的亲事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得能打破他的亲事，我便心满意足。且请问计将安在”成奇道：“我想他大官宦人家，名节最重，只消将铁公子在他家养病之事说得不干不净，四下传闻，再央人说到他耳边里，那时他怕丑，或者开交，也未可知，他若听了，全不动意，到急时拼着央一个相好的言官，参他一本，他也自燃罢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方欢喜道：“此计甚妙。我明日就去见府、县官，散起谣言。”成奇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那府、县都是明知此事的①，你去散谣言，不但他不信，只怕还要替他分辨理。我闻得府尊不久要去，县官又行取了，也不久要去。等他们旧官去了，候新官来，不晓得前边详细，公子去污辱他一场，便自然信了。府、县信了，倘央人参论，便有指实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方才欢喜道：“吾兄怎算得如此精详，真孔明复生也！”成奇道：“不敢欺公子，若不耻下问，还有妙于此者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此是兄骗我，我不信更有妙于此者。”成奇道：“怎的没有？前日我在京中，见老爷与大夬侯往来甚密，又闻得大夬侯被铁中玉在他养闲堂搜了他的爱妾去，又奏知朝廷，将他幽闭三年，恨这铁中玉刻骨。又闻得这大夬侯因幽闭三年，尚未曾生子，又闻他夫人又新死了。公子可禀知老爷，要老爷写书一封，通知他水小姐之美，再说明是铁中玉定下的，教大夬侯用些势力求娶了去，一可得此美妾，二可泄恨，他自然欢喜去做。他若做成，我们不消费力，岂非妙计？”过公子听了这番计，只欢喜得跌足。成奇道：“公子且莫欢喜，还有一妙计，率性捉弄他一番，与公子欢喜罢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一发要请教了。”成奇道：“我在京中又闻得仇太监与老爷相好，又闻得这仇太监有一个侄女，生得却颇丑陋，还未嫁人，何不一发求老爷一封书，总承了铁中玉，也可算我仇将恩报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连声赞妙，道：“此计更妙，便可先行。要老爷写书不难，只是又要劳兄一行。”成奇道：“公子之事，安敢辞劳。”正是：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那”字原作“由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好事不容君子做，阴谋偏是小人多。

世情叵测真无法，人事如斯可奈何！

按下过公子与成奇谋写书进京不题。却说铁公子在西山读书，待到秋闱

，真是才高如拾芥，轻轻巧巧中了一名举人；待到春闱，又轻轻巧巧中了一名进士，殿在二甲，即选了庶吉士。因前保荐侯孝有功，不受待诏，今加一级，升做编修，十分荣幸。此时铁中玉已是二十二岁，铁都院急急要与他完婚，说起水小姐来，只是长叹推辞，欲要另觅，却又别无中意之人。恰好水尚书一年假满，遣行人催促还朝，铁都院闻知，因写信与水尚书，要他连小姐携进京，以便结亲。

水尚书正有此意，因与冰心小姐商量道：“我蒙圣恩钦召，此番进京，不知何时方得回家。你一个及笄的孤女，留在家中殊为不便，莫若随我进京，朝夕寂寞，也可消遣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孩儿也是如此想，若只管丢在家中，要生孩儿何用？去是愿随爹爹去，只有一事，要先禀明爹爹。”水尚书道：“你有何事？不妨明说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到京中，倘有人议铁公子亲事，孩儿却万万不能从命！”水尚书听了笑道：“我儿这等多虑，旦到京中看机缘再作区处。但家中托谁照管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总其大纲，其余详细，令水用夫妻掌管可也。”水尚书一一听了，因将家业托与水运并水用夫妻，竟领了冰心小姐，一同进京而去。正是：

父命隐未出，女心已先知。

有如春欲至，梅发向南枝。

不月余，水尚书已到京师，原有住宅居住，见过朝廷，各官俱来拜望。铁都院自拜过，就叫铁中玉来拜。铁中玉见水尚书是个知己，又有水小姐一脉，也就忙来拜过，但称晚生，却不认门婿。水尚书见铁中玉此时已是翰林，与我女儿真是男才女貌，可称佳妇佳儿。但他父亲前次已曾行过定礼，难道他不知道？为何拜我的名帖竟不写门婿？窥他的意思，实与女儿的意思一般，明日做亲的时节，只怕还要费周旋。又想道：“我与铁都堂父母之命已定了，怕他不从！且从容些时，自然妥贴。”

过了些时，忽一个亲信的堂吏，暗暗来禀道：“小的有一亲眷，是大夬侯的门客，说大夬侯的夫人死了，又未曾生子，近日有人寄书与他，盛称老爷的小姐贤美多才，叫他上本求娶。这大夬侯犹恐未真，因叫门客访问，这门客因知小的是老爷的堂吏，故暗暗来问小的。”水尚书听了，因问道：“你怎生样回他？”堂吏道：“小的回他道：‘老爷的小姐已久定与新中的翰林铁爷了。’”他又问：“‘可曾做亲？’”小的回他道：“‘亲尚未做’”。他即去了。有此一段情由，小的不敢不报知老爷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他若再来问你，你可说做亲只在早晚了。”堂吏应诺而去。

水尚书因想道：“这大夬侯是个酒色之徒，为抢人家女子，幽闭了三年，今不思改悔，又欲胡为。就是请旨来求亲，我已受过人聘，怕是不怕他，只

是又要多一番唇舌，又要结一个冤家。莫若与铁亲家说明此意，早早结了亲，便省得与他争论了。”又想道：“此事与铁亲家说到容易，只怕与女儿说到有些为难。”因走到冰心小姐房中，对他说道：“我儿，这铁公子姻事，不是为父苦来逼你，只因早做一日亲，即免一日是非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不做亲事，有甚么是非？”水尚书就将堂吏之言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你若不与铁翰林早早的结了亲，只管分青红皂白，苦苦推辞，明日大夬侯访知了，他与内臣相好的多，倘若在内里弄出手脚来，那时再分辨便难了，不可十分任性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不是孩儿任性，礼如此也。方才堂吏说是有人寄书与大夬侯，叫他上本娶我的是谁？”水尚书道：“这事我怎得知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孩儿到得知在此。”水尚书道：“你知是谁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孩儿知是过学士。”水尚书道：“你怎知是他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久闻这大夬侯溺情酒色，是个匪人；又见这过学士助子邪谋，亦是匪人。以匪比匪，自然相合。况过学士前番为子求娶孩儿，爹爹不允，一恨也；后面请斩爹爹，圣上反召回升官，二恨也；今又闻爹爹将孩儿许与铁家，愈触其怒，三恨也。有此三恨，故耸动大夬侯与孩儿为难。若不是他，再有何人？”水尚书道：“据你想来，一毫不差，但他既下此毒手，我们也须防备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大夬侯若不来寻孩儿，便是他大造化；他若果信谗上本求亲，孩儿有本事代爹爹也上他一本，叫他将从前做过事，没幸一齐来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我儿虽如此说，然冤家可解不可结，莫若早早的做了亲，使他空费一番心机，强似捋之于市。”

父女正商量来了，忽报铁都院差人请老爷过去，有事相商。水尚书也正要见铁都院，因见来请，遂不排执事，竟骑了一匹马，悄悄来会铁都院。铁都院接着，邀入后堂，叱退衙役，握手低低说道：“今日我学生退朝，刚出东华门，忽撞见仇太监，一把扯住，说他有一个侄女儿，要与小儿结亲。我学生即一口就回他已曾聘了，他就问聘的是谁家，我学生怕他歪缠，只得直说出是亲翁令爱。他因说道：‘又不曾做亲事，单单受聘，也还辞得，容再遣媒奉求。’我想这个仇太监，又不明道理，只倚着内中势力，往往胡为。若但以口舌与他相争，甚是费力，况我学生与亲翁丝萝已结，何不两下讲明，早早谐了秦晋，也可免许多是非入耳。”水尚书道：“原来亲翁也受此累。我学生也有一段缘由。”遂将堂吏传说大夬侯要请旨求亲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铁都院道：“既是彼此俱受此累，一发该乘他未发，早做了亲，莫说他生不得风波，就是请了圣旨下来，也无用了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早做亲固好，只是小女任性，因前受过公子之害时，曾接令郎养病，一番嫌疑于心，只是不安，屡屡推矢。恐仓卒中不肯就出门。”铁都院道：“原来令爱与小儿情性一般坚贞，小儿亦为此嫌，终日推三阻四。却怎生区处？”水尚书道：“我想他二人才美非常，非

不爱慕而愿结丝萝。所以推辞者，避养病之嫌疑也；所以避嫌疑者，恐伤名教耳。惟其避嫌疑，恐伤名教，此君子所以为君子，而淑女所以为淑女，则父母国人之所重也。若平居无事，便从容些时，慢慢劝他结亲，未为不可。但恨添此大夬侯与仇太监之事，从中夹炒（吵），却从容不得了。只得烦老亲翁与我学生各回去劝谕二人，从权成此好事，便可免后来许多唇舌。令郎与小女，他二人虽说倔强，以理谕人，未必不从。”铁都院道：“老亲翁所论最为有理，只得如此施行。”二人议定，水尚书别了回家。正是：

花难并蒂月难圆，野蔓闲藤苦苦缠。

须是两心无愧怍，始成名教好姻缘。

铁都院送了水尚书出门，因差人寻了铁翰林回家，与他商量道：“我为仇太监之言，正思量要完亲事，故请了水先生来计议。不期大夬侯死了夫人，有人传说他要来续娶水小姐。水先生急了，正来寻我，我也愿早早完婚。两家俱如此想，想是姻缘到了，万万不可再缓。我儿你断不可仍执前议，扰我之心。”铁中玉道：“父亲之命，孩儿焉敢不遵？但古圣贤于义之所在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孩儿何独不然，奈何因此蜂蛰小毒，便匆匆草草，以乱其素心？若说仇太监之事，此不过为过学士播弄耳，焉能挽我哉！”铁都院道：“你纵能驾馭，亦当为水小姐解纷。”铁翰林道：“倘大人必欲如此周旋，须明与水尚书言过，外面但可扬言结亲，以绝觊觎之念，而内实避嫌，不敢亲枕衾也。”铁都院听了，暗想道：“既扬言做亲，则名分定矣，内中之事，且自由他。”因说道：“你所说到也两全，只得依你。”遂令人拣选吉期要结亲。

到了次日，忽水尚书写了一封书来，铁都院拆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所议之事，归谕小女，以为必从。不期小女禀性至烈，只欲避嫌，全不畏祸。今再三苦训，方许名结丝萝以行权，而实虚合卺以守正。弟思丝萝既已定名，则合卺终难谢绝矣，只得且听之，以图其渐。不识亲翁以为然否？特以请命，幸亦之教之。不尽。

弟名正具

铁都院看了，暗喜道：“真是天生一对！得此淑女，可谓家门有幸，”亦于名教有光矣。只是迎娶回来，若不合卺，又要动人议论。莫若竟去就亲，闺阁内事，合卺不合卺，便无人知觉矣。”因写书将此意回覆水尚书。水尚书见说来就亲，免得女儿要嫁出，愈加欢喜。

两人同议定，择了一个大吉之日，因要张扬，使人知道，便请了许多在朝显官来吃喜筵。到了这日，大吹大擂，十分热闹。到了黄昏，铁都院打了都察院的执事，铁中玉打着翰林院的执事，同穿了吉服，坐了大轿，竟到水尚书家来就亲。到了门前，水尚书迎入前厅，与众宾朋亲戚相见。相见过，遂留铁都

院在前厅筵宴，就送铁中玉到后厅与冰心小姐结亲。

铁中玉到了后厅，天色已晚了，满庭上垂下珠帘，只见灯烛辉煌，有如白昼。庭旁两厢房藏着乐人在内，暗暗奏乐。厅上分东西，对设着两席酒筵。厅下左右铺着两条红毡，许多侍妾早已拥簇着冰心小姐立在厅右，见铁中玉到帘，两个侍妾忙扯开帘子，请铁中玉进去。冰心小姐见铁中玉进来，他毫不带女儿羞涩之态，竟喜孜孜迎接着，说道：“向蒙君子鸿恩高谊，铭刻于心。只道今生不能致谢，不料天心若有意垂怜，父命忽无心遂愿，今得少陈知感，诚厚幸也。请上受贱妾一拜。”铁中玉在县堂看见冰心小姐时，虽说美丽，却穿的是浅淡衣服，今日却金装玉裹，打扮得与天仙相似，一见了只觉神魂无主，因答道：“卑人感夫人厚德，不敢齿牙明颂，以辱芳香，惟于梦魂焚祝，聊铭感佩。今幸亲瞻仙范，正有一拜。”遂各就红毡，对拜了四礼，侍妾吩咐，厢房隐隐奏乐。拜完乐止，二人东西就位对坐，侍妾一面献茶，因是合卺喜筵，不分宾主，无人定席，一面摆上酒来对饮。

饮过三巡，铁中玉因说道：“卑人陷阱余生，蒙夫人垂救，此恩已久难忘，不敢复致殷勤。只卑人浪迹浮沉，若非夫人良言指示明白，今日尚不知流落何所。今虽得一第，不足动心，然夫人培植恩私，因时时在人方寸中，不能去也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临事，何人不献刍尧；问途，童子亦能指示。第患听之者难，从之者不易耳。君子之能从，正君子之善举也，贱妾何与焉？若论恩私之隆重，君子施于贱妾者，犹说游戏县堂，无大利害。至于侯孝一案，事在法司，所关天子，岂游戏之所哉？而君子竟谈笑为之，虽义侠出于天生，而雄辨惊人，正言服众，故能耸动君臣，得以救败为功，而令家严由此生还，功莫大焉，妾虽投身，不足报万一，何况奉侍箕帚之末，敢过为推辞哉？所以人推辞者，因向日有养病之嫌，虽君子之心与贱妾之心无不白，而传闻之人，则不白者多矣。况于今之际，怨者有人，恨者有人，谗者有人，安保无污辱？安保无谤毁？若遵父命，而只贪今夕之欢，设有微言，则君子与妾俱在微言中矣，其何以自表？莫若待浮言散尽，再结缡于青天白日之下，庶不以贱妾之不幸，为君子高风累也。不知君子以为然否？”铁中玉听了俯首连声道：“卑人之慕夫人，虽大旱云霓不足喻也。每再思一侍教，有如天上。况闻两大人之命，岂不愿寝食河洲苕菜？而惶惧不敢者，只恐匆匆草草，以我之快心，致夫人之遗恨也。然而两大人下询，实逡巡不知所对。今既然夫人之婉转，实尽我心之委曲，共同此心，自无他议，事归终吉，或为今日而言也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即今日之举，亦属勉强，但欲谢大夫侯、仇太监于无言也，不得不出此。”铁中玉道：“卑人料大夫侯与仇太监，皆风中牛马，毫不相及势耳。然作此山鬼伎俩者，自是过氏父子为之播弄。今播弄不行，恶心岂能遂息，不知又将何为

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妾闻凡事未成可破，将成可夺。今日君子与贱妾此番举动，可谓已成矣，破之不能，夺之不可，计惟有布散流言，横加污蔑，使自相乖违耳。妾之不敢即荐枕衾者，欲使通知白譬，至今尚莹然如故，而青蝇自息矣。”铁中玉道：“夫人妙论，既不失守身之正，又可谢谗口之奸，真可谓才德兼善者也。但思往日养病之事，出入则径路无媒，居停则男女一室，当此之际，夫人与卑人之无欺无愧，惟有自知，此外则谁为明证？设使流言一起，纵知人者，以为莫须有，而辩白者何所据，而敢判其必无，致使良人之子，终属两悬，则将奈何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此可无虑也，妾闻天之所生，未有不受天之所成者也。而人事于中阻挠者，正以砥砺其操守，而简练其名节也。君子得之，小人丧之，每每如此分途焉。譬如君子，义气如云，肝肠似铁，爵禄不移，威武不屈，设非天生，当不至此。贱妾虽闺娃不足齿，然稍知大义，略谙内仪，亦自负禀于天者。不过冥冥〔中〕若无作合，则日东月西，何缘相会？杳圆凿方，人于参差。乃相逢陌路，君即慷慨垂怜，至于患难周旋，妾亦冒嫌不惜，此中天意，已隐隐可知。然此时养病，心虽出于公而事涉于私，故愿留而不敢留，欲亲而不敢亲。至于今日，父母有命，媒妁有言，事既公矣，而心之私犹未白，故已成而终不敢谓成，既合而又不敢合者，盖欲操守名节之无愧君子也。此虽系自揆，而实成天之所成。君与妾既成天之所成，而天若转不相成，则天生君与妾，不既虚乎？断不然也。但天心微妙，不易浅窥，君子但安俟之。天若监明，两心自表白也。即使终不表白，到底如斯，君与妾夫妇为名，朋友为实，而朝花夕月，乐此终身，亦未必非于干佳话也。”铁中玉听了，喜动眉宇，道：“夫人至论，茅塞顿开，使我铁中玉自今以后，但修入事，以俟天命，不敢复生疑虑矣。”二人说话投机，先说过公子许多恶意，皆是引君入幕：后说过学士无限毒情，转是激将成功。正是：

合卺如何不合欢，合而不合合而安。

有人识得其中妙，始觉圣人名教宽。

这个铁中玉与冰心小姐合而不合，有分教：藤蔓重缠，丝萝再结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

词曰：

脸而粉白，眉儿黛绿，便道是佳人。不问红丝，未凭月老，强要结朱陈。岂知燕与莺儿别，相见不相亲。始之不纳，终之不乱，羞杀洞房春。

右调《少年游》

话说铁中玉与冰心小姐自成婚之后，虽不曾亲共枕衾，而一种亲爱悦慕之情，比亲共枕衾而更密，一住三日，并不出门。水尚书与铁都院探知，十分欢

喜不题。

却说大夬侯与仇太监俱受了过学士的谗言，一个要嫁，一个要娶，许多势利之举，都打点的停停当当，却听见铁中玉与冰心小姐已结了亲，便都大惊小怪，以为无法，只得叫人来回覆过学士，过学士听见，心愈不服，暗想道：“我卑词屈礼，远远求他一番，到讨他一场没趣。我出面自呈，狠狠的参他一番，竟反替他成了大功。此气如何得出！此恨如何得消！今央大夬侯与仇太监，指望夹吵得他不安，他又安安静静结了亲，此着棋又下虚了，却将奈何？”因差了许多精细家人，暗暗到水尚书、铁都院两处细细访他过失。有人来说：“铁翰林不是娶水小姐来家，是就亲到水尚书家中去。”又有人来说：“铁翰林与水小姐虽说做亲，却原是两房居住，尚未曾同床。”又有人来说：“铁翰林与水小姐恩爱甚深，住了三日，并不出门。”过学士听在肚里，甚是踌躇，道：“既已结亲，为何不娶回家，转去就亲？既已合卺，为何又不同床？既不同床，为何又十分恩爱？殊不可解。莫非原为避大夬侯与仇太监两头亲事做的圈套？我想圈套虽由他做，若果未同床，尚可离而为两。今要大夬侯去娶水小姐，他深处闺中，弄他出来，甚是费力，若铁翰林日日上朝，只须叫仇太监弄个手脚，哄了他家去，逼勒他与侄女儿结成亲，他这边若果未同床，便自然罢了。”算计停当，遂面拜仇太监，与他细细定计。他太监满口应承道：“这不打紧，若是要谋害铁翰林的性命，便恐碍手脚。今但将侄女与他结亲，是件婚姻美事，就是明日皇爷知道了，也不怕他。老先生只管放心，这件事大一半关乎我学生身上，自然要做的妥帖。只是到那日，要老先生撞来，做个媒正，使他后来无说。”过学士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因见仇太监一力担承，满心欢喜，遂辞了回来，静听好音不题。正是：

邪谋不肯伏，奸人有余恶。

只道计万全，谁知都不着。

却说铁中玉为结婚，告了十天假。这日假满要入朝，冰心小姐终是心灵，因说道：“过学士费了一番心机，高出大夬侯与仇太监两条计策，今你我虽不动声色，而默默谢绝，然他们的杀机尚未曾发，恐不肯便休。我想大夬侯虽说无赖，终属外廷臣子，尚碍官箴，不敢十分放肆，妾之强求可无虑矣。仇太监系宠幸内臣，焉知礼法？恐尚要胡为。相公入朝，不可不防。”铁中玉道：“夫人明烛机先，虑周意外，诚得奸人之肺腑。但我视此辈腐鼠耳，何足畏也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此辈何足畏？畏其近于朝廷，不可轻投也。”铁中玉听了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夫人教我良是，敢不留意。”因随众入朝。

朝罢，回到东华门外，恰好与仇太监撞着。铁中玉与他拱拱手，就要别去，早被仇太监一把扯住道：“铁先生遇着得甚巧，正要差人到尊府来请。”铁

中玉问道：“我学生虽与老公公同是朝廷臣子，却有内外之别。不知有何事见教？”仇太监道：“若是我学生之事，也不敢来烦渎铁先生。这是皇爷吩咐，恐怕铁先生推辞不得。”就要扯着铁中玉同上马去。中玉因说道：“就是圣上有旨，也要求老公公见教明白，以便奉旨行事。”仇太监道：“铁先生你也太多疑，难道一个圣旨，敢假传的？实对你说罢，皇爷有心爱的两轴画儿，闻知铁先生诗才最美，要你题一首在上面。”铁中玉道：“如今这画在哪里？”仇太监道：“现在我学生家里，故请同去题了，就要回旨。”

铁中玉因有冰心小姐之言，心虽防他，却听他口口圣旨，怎敢不去？只得上马并辔，同到他家。仇太监邀了入去，一面献茶，一面就吩咐备酒。铁中玉因辞道：“圣旨既有画要题，可请出来，以便应诏。至于盛意，断不敢烦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我们太监家，虽不晓得文墨，看见铁先生这等翰苑高第，到十分敬重，巴不得与你们吃杯酒儿，亲近亲近。若是无故请你，你也断不肯来，今日却喜借皇爷圣旨这个便儿，屈留你坐半日，也是缘法。铁先生你也不必十分把我太监们看轻了。”铁中玉道：“内外虽分，同一巨人，怎敢看轻？但既有圣旨，就领盛意，也须先完正事。”仇太监道：“铁先生你莫要骗我，你若完了正事，只怕就要走了。也罢，我也有个法：圣上是两轴画，我先请出一轴来，待铁先生题了，略吃儿杯酒，再题那一轴，岂不人情两尽？”铁中玉只得应承。

仇太监就邀入后厅楼下，叫孩子抬过一张书案来，摆列下文房四宝，自上楼去，双手奉出一轴画来，放在案上，叫小太监展开与铁中玉看。铁中玉看见是名人画的一幅磬口蜡梅图，十分精工，金装玉裹，果是大内之物，不敢怠慢，因磨墨舒毫，题了一首七言律诗在上面。刚刚题完，外面报过学士来拜，仇太监忙叫请进来，不一时，过学士进来相见，仇太监就说道：“过老先生，你来得恰好。今日我学生奉皇爷圣旨，请铁先生在此题画，我学生只道题诗在画上，要半日工夫，因治一杯水酒，屈留他坐坐。不期铁先生大才，拿起来就题完了。不知题些甚么，烦过老先生念与学生听，待我学生听明白些，也好回旨。”过学士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因走近书案前，细细念与他听道：

恹恹低敛淡黄衫，紧抱孤芳未许探。

香口倦开檀半掩，芳心欲吐柏犹寒。

一枝瘦去容仪病，几瓣攒来影带惭。

不是畏寒疑不放，要留春色占江南。

过学士念完，先自称赏不已，道：“题得妙！题得妙！字字是蜡梅，字字是磬口，真足令翰苑生辉！”仇太监听，也自欢喜道：“过学士称赞，自然是妙的了。”因叫人将画收了，拿出酒来。铁中玉道：“既是圣上还有一轴

，何不请出来，一发题完了，再领盛情，便心安了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我看铁先生大才，题画甚是容易，且请用一杯，润润笔看。”因邀入席。原来翰林规矩要分先后品级定坐席，过学士第一席，铁中玉第二席，仇太监第三席相陪。饮过数巡，仇太监便开口道：“今日皇爷虽是一向知道铁先生义侠之人，不知才学如何，故要诏题此画；也因我学生有一美事，要与铁先生成就，故讨了此差来，求铁先生见允。今日实是天缘，刚刚凑着。”过学士假装不知道：“且请问老公公：有何事要成就铁兄？”仇太监道：“鼓不打不响，钟不撞不鸣。我学生既要成就这段姻缘，只得从实说了。我学生有个侄女儿，生得人物也要算做十全，更兼德性贤淑，今年正是十八见了。一时拣择一个好对儿不出，今闻知铁先生青年高发，未曾毕婚，实实有人仰攀之意。前日朝回，撞见尊翁都宪公，道达此意，已蒙见允。昨日奏知皇爷，要求皇爷一道旨意，做个媒证，皇爷因命我拿这两轴画的梅花图来，叫铁先生题。皇爷曾说：‘梅与媒同意，就以题梅做了媒人罢，不必另降旨意。他文人自然知道①今画已题了，不知铁先生知道么？’铁中玉听了，已知道他的来意，转不着急，但说道：“蒙老公公厚情，本不当辞。只恨学生命薄，前已鱼雁于水尚书之庭矣，岂有复居甥舍？”仇太监笑道：“这些事铁先生不要瞒，我都访得明明白白在这里了。前日你们做的把戏，不过为水家女儿不肯嫁与大夬侯，央你装个幌子，怎么就认真哄起我们来了？”铁中玉道：“老公公此说，可谓奇谈。别事犹可假得的，这婚姻之事，乃人伦之首，名教攸关，怎说装做幌子？难道大礼既行，已交合盍，男又别娶，女又嫁人？”仇太监道：“既不打量不娶不嫁，为何父母在堂，不迎娶回来，转去就亲？既已合盍，为何不同眠同卧，却又分居而住？”铁中玉道：“不迎归者，为水岳无子，不过暂慰其父女离别之怀耳。至所谓同眠不同眠，此乃闺阁之事，老公公何由而知？老公公身依日月，目击纲常，切不可信此无稽之言。”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他文人自然知道”，原作“使人看见着象他文人自然知道”，今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仇太监道：“这些话是真是假，我学生也都不管。只是我已奏知皇爷，我这侄女定要嫁与铁先生的，铁先生却推脱不得！”铁中玉道：“不是推脱，只是从古到今，没个在廷礼义之臣，娶了一妻，又再娶一妻之理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我学生只嫁一妻与铁先生，谁要铁先生又娶一妻！”铁中玉道：“我学生只因已先娶一妻在前，故辞后者。若止老公公之一妻，又何辞焉？”仇太监道：“铁先生娶妻的前后，不是这样论。若娶到家的，方才算得前，若是闲花野草，虽在前到要算做后了。”铁中玉道：“若是闲花野草，莫说论不得前后

，连数亦不足算。至于卿贰之家，遵父母之命，从媒的之言，钟鼓琴瑟，以结丝萝，岂闲花野草之比？老公公失言矣。”仇太监道：“父母之命，既然要遵，难道皇爷之命，到不要遵？莫非你家父母大似皇帝？”铁中玉见仇太监说话苦缠，因说道：“这婚姻大礼，关于国体，也不是我学生与老公公私自争论的，纵不敢奏朝廷，亦当请几位礼臣公议，看谁是谁非。”仇太监道：“这婚姻既要争前后，哪有工夫，又去寻人理论？若要请礼臣，现今的过老先生，一位学士大人在此，难道不是个诗礼之人？就请问一声便是了。”铁中玉道：“文章礼乐，俱是一般，就请教过老先生也使得。”

仇太监因问道：“过老先生，我学生与铁先生这些争讼的言语，你是听得明明白白的了，谁是谁非，却要求你公判一判，到不要袒护同官。”过学士道：“老公公与铁兄不问我学生，我学生也不敢开口。既承下问，怎敢袒护？若论起婚姻的礼来，礼中又有礼，礼外又有礼，虽召诸廷臣穷日夜之力，也论不能定。若据我学生愚见，切闻王者制礼，又闻礼乐自天子出，既是圣上有命，则礼莫大于此矣。于此礼不遵，而拘古执今，不独失礼，竟可谓之不臣矣。”仇太监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妙论！说得又痛快，又斩截，铁先生再没得说了！”因叫小太监满斟了一大杯酒，亲起身送与过学士面前，又深打一恭道：“就烦过老先生为个媒儿，与我成就这桩好事。”过学士忙接了酒，拱仇太监复了位，因回说道：“老公公既奏请过圣上，则拜老公公如命为圣上之命也，我学生焉敢不领教？”一面就饮干了酒，就一面对铁中玉道：“老公公这段姻事，既是圣上有命，就是水天老与寅翁先有盟约，只怕也不敢争论了。铁寅兄料来推脱不倒，不如从直应承了罢，好教大家欢喜。”铁中玉听了，就要发作，因暗暗思想：一来碍着他口口圣旨，不敢轻毁；二来碍着内臣是皇帝家人，不便动粗；三来恐身在内庭，一时走不出来。正想提着过学士同走是条出路，恐发话重了，惊走了他，转缓缓说道：“就是圣上有命，不敢不遵，也须回去禀明父母，择吉行聘，再没学生自应承之理。”仇太监道：“铁先生莫要读得书多，弄做个腐儒。若皇爷的旨意看得轻，不要遵，便凡事一听铁先生自专可也；若是皇爷的圣旨是违拗不得的，便当从权行事，不要拘泥哪些迂阔的俗套了。恰好今朝是个黄道吉日，酒席我学生已备了，乐人已在此伺候了，大媒又借重了过老先生，内里有的是香闺秀阁，何不与舍侄女竟成鸾俦凤侣，便完了一件百年的大事？若虑尊公大人怪你不禀明，你说是皇爷的圣旨，只得也罢了。若说没装套，我学生自当一一补上，决不敢少。”过学士又撺掇道：“此乃仇老公公的美意，铁寅兄若再推辞，便不近人情了。”铁中玉道：“要近情，须先近礼，我学生今日之来，非为婚姻，乃仇老公公传宣圣旨，命微臣题画。今画二轴，才只题得一辆，是圣上的正旨尚未遵完，怎么议及

私事？且求老公公请出那一轴画来，待学生应完了正旨，再及其余，也未为迟。”仇太监道：“这却甚好。只是这轴画甚大，在楼上，取下来甚是费力，莫若请铁先生就上面去题罢。”

铁中玉不知是计，因说道：“上下俱是一般，但遂老公公之便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既是这等，请铁先生再用一杯，好请上楼去题画，且完了一件，又完一件。”铁中玉听说，巴不得完了圣旨，便好寻脱身之路，因立起身来说道：“题画要紧，酒是不敢领了。”仇太监只得也立起身来道：“既要题画，就请上楼。”因举手拱行。铁中玉因见过学干也立起身来，因说道：“老先生也同上去看看。”过学士将要同行，忽被仇太监瞟了一眼，会了意，就改口道：“题画乃铁寅兄奉旨之事，我学士上去不便。候寅兄题过画，下来做亲，学生便好效劳。”铁中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学生失陪有罪了。”说罢，竟被仇太监哄上楼去。正是：

鱼防香饵鸟防弓，失马何曾虑塞翁。

只道飞鸿天地外，谁知燕阻画楼东。

铁中玉被仇太监哄上楼来，脚还未曾立稳，仇太监早已缩将下去，两个小内官早已将两扇楼门紧紧闭上。铁中玉忙将楼中一看，只见满楼上俱悬红挂绿，结彩铺毡，装裹的竟是锦绣窝巢，楼正中列着一座锦屏，锦屏前坐着一个女子，那女子打扮的：

珠面官披宫样妆，朱唇海阔额山长。

阎王见惯浑闲事，吓杀刘郎与阮郎。

那女子看见铁中玉到了楼上，忙立起身来，叫众侍儿请过去相见。铁中玉急要回避，楼门已紧紧闭了，没法奈何，只得随着众侍儿走上前，深深作了一揖，就回过身来立着。那女子自不开口，旁侧一个半老的妇人代他说道：“铁爷既上楼来结亲，便是至亲骨肉，一家人不须害羞，请同小姐并坐不妨。”铁中玉道：“我本院是奉圣旨上楼来题画的，谁说结亲？”那妇人道：“皇爷要题的两轴画，俱在楼下，铁爷为何不遵旨在下题，却走上楼来？这楼上乃是小姐的卧楼，外人岂容到此？”铁中玉道：“你家老公公的计策妙是妙，只可惜在我铁中玉身上毫厘无用！”那妇人道：“铁爷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铁中玉道：“你们此计若诬我撞上楼来，我是你家老公公口称圣旨题画，哄我上楼来的，况且又是青天白日，现在有过学士在楼下为让，自诬不去。若以这等目所未见的美色来迷我，我铁翰林不独姓铁，连身心都是铁的，比那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明烛达旦的关云长还硬争三分，这些美人之计如何有用！”

那女子不但不美，原是个无赖之人。只因初见面，故装做些羞羞涩涩，不肯开言。后面偷眼看见铁翰林水一般的年纪，粉一般的白面，皎皎洁洁，到象

一个美人，十分动火，又听他说美人计没用，便着了急，忍不住大怒道：“这官人说话也太无礼！我们虽宦官家，若论职分也不小。我是他侄女儿，也要虎做个小姐。今日奏明皇爷嫁你，也是一团好意，怎么说是用美人之计？怎么又说没用？既说没用，我们内臣家没甚名节，拚着个不识羞，就与你做一处，看是有用没用？”因吩咐众侍妾道：“快与我拖将过来！”众侍妾应了一声，便一直上前说道：“铁爷听见么？快快过去陪个小心罢，免得我们罗唆。”铁中玉听见，又好恼又好笑，只是不作声。众侍妾看见铁翰林不做声。又见女子发急，只得奔上前来，你推一把，我扯一把，夹七夹八的乱吵。铁中玉欲要认真动手，却见又是一班女子，反恐不便，只得忍耐。因暗想道：“俗话说：‘山鬼之伎俩有限，老僧之不睹不闻无穷。’只不理他便了。”因移了一张椅子，远远的坐下，任众侍妾言言语语，他只默默不睬。正是：

刚到无加柔至矣，柔而不屈是真刚。

若思何物刚柔并，惟有人间流水当。

铁中玉正被众侍妾罗唆，忽仇太监从后楼转出来，一面将众侍妾喝道：“贵人面前，怎敢如此放肆！”一面就对铁中玉说道：“铁先生，这段姻缘已做到这个田地，料想也推辞不得，不如早早顺从了罢，也免得彼此失了和气。”铁中玉道：“非是学生不从，于礼不可也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怎么不可？”铁中玉道：“老公公不看见《会典》上有一款：‘外臣不许与内臣交结。’交结且不可，何况联姻？”仇太监道：“这是旧制，旧制既要遵，难道皇爷的新命到不要遵？”铁中玉道：“就是要遵，也须明奉了圣旨，谢过恩，然后遵行。今圣旨不知何处，恩又不曾谢，便要草草结亲，这是断乎不可，望老公公原谅。”

二人正在楼上争论，忽两个小太监慌慌忙忙跑将上来，将仇太监请了下去。原来是侯总兵边关上又招降了许多乱人，又收了许多进贡的宝物，亲解来京朝见，蒙圣上赐宴，因前保举是铁中玉，故有旨诏翰林铁中玉陪宴。侍宴官得了旨，忙到铁衙来召，闻知被仇太监邀了去，只得赶到仇太监家内来寻。看见铁翰林跟随的长班并马俱在门外伺候，遂忙禀仇太监要人，仇太监出来见了，闻知是这些缘故，与过学士两个气得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话都说不出来。侍宴官又连连催促，仇太监无法奈何，只得叫人开了楼门，请他下来。

铁中玉下便下来，还不知是甚缘故，因见侍宴官与长班禀明，方才晓得。又见侍宴官催促，就要辞出。仇太监满肚皮不快活，因说道：“陪宴固是圣旨，题画也是圣旨，怎么两轴只题一轴？明日圣上见罪，莫怪我不早说！”铁中玉道：“我学生多时催题，老公公匿画不出，叫学生题甚么？”原来这轴画原在楼下，因要骗铁中玉上楼，故不取出。及骗得铁中玉上楼，便将这轴画好好

的铺在案上，好入他的罪。今听见铁中玉说匿画不出，因用手指着道：“现放在书案上，你自不奉旨题写，却转说匿画，幸有过老先生在此，做个见证。

”铁中玉见画在案上，便不多言，因走近前，展开一看，却画的是一枝半红半白的梅花，与前边的磬口梅花又不相同，磨墨濡毫要题。侍宴官见铁中玉要题画，因连连催促道：“题诗要费工夫，侯总兵已将到，恐去迟了。”铁中玉道：“不打紧。”因纵笔一挥，挥完掷笔，将手与过学干一拱道：“不得奉陪了！”竟往外走，仇太监只得送他出门上马而去。正是：

孤行不畏全凭胆，冷脸骄人要有才。

胆似子龙重出世，才如李白再生来。

仇太监送了铁中玉去后，复走进来，叫过学士将题画的诗念与他听。过学士因念道：

一梅忽作两重芳，仔细看来觉异常。

认作红颜饶雪色，欲愁白面带霞光。

莫非浅醉微添量，敢是初醒薄晓妆。

休怪题诗难下笔，枝头春色费商量。

过学士念完，仇太监虽不深知其妙，但见其下笔敏捷，也就惊倒，因算计道：“这小畜生有如此才笔，那水小姐闻知也是个才女，怎肯放他？”过学士道：“他不放他，我如何又肯放他？只得将他私邀养病之事，央一个敢言的当道上他一本，使他必不成全，方遂我意！”

只因这一算，有分教：镜愈磨愈亮，泉越汲越清。不知过学士央谁人上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

诗曰：

美恶由来看面皮，谁从心性看妍媸。

个中冷暖身难问，此际酸甜舌不知。

想是做成终日梦，莫须猜出一团疑。

愿君细细加明察，名教风流信有之。

话说过学士与仇太监算计，借题画的圣旨，将铁中玉骗到楼上，与侄女结亲，以为十分得计，不期又被圣旨诏去陪侯总兵之宴，将一场好事打破了。二人不胜烦恼，重思妙计。过学士道：“他与水小姐虽传说未曾同床，然结亲的名声，人已尽知。今要他另娶另嫁，似觉费力，莫若只就他旧日接回去养病的事体，装点做私情，央一个有风力的御史，参他一本，说是先奸后娶，有污名教，再求老公公在中寻个手脚，批准礼部行查，再等我到历城县，叫县尊查他养病的旧事，出个揭帖，两下夹攻，他自然怕丑，定要离开。”仇太监道

：“等他离开了，我再请旨意与他结亲，难道又好推辞！”二人算计停当，便暗暗行事不题，正是：

试问妒何为，总是心肠坏。

明将好事磨，暗暗称奇怪。

却说铁中玉幸亏圣旨召去陪侯总兵之宴，方得脱身。回家与父亲细说此事，铁都院因说道：“我想你与水小姐既结丝萝，名分已定，就是终身不同房，也说不得不是夫妇了，为何不娶了来家，完结一案？却合而不合，惹人猜疑？仇太监之事，若不是侥幸遇了圣旨，还要与他苦结怨家，甚是无味。宜速与媳妇商量，早早于归，以绝覬觎。”

铁中玉领了父命，因到水家来见冰心小姐，将父亲的言语一一说了。冰心小姐道：“妾非不知，既事君子，何惜亲抱衾绸。但养病一事，涉于暧昧嫌疑，尚未曾表白；适君又在盛名之下，谗妒俱多，贱妾又居众臃之地，指摘不少。若贪旦夕之欢，不留可白之身，以为表白之地，则是终身无可白之时矣。岂智者所为？”铁中玉道：“夫人之言，自是名节大端，卑人非不知，但恐迟延多事，无以慰父母之心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所防生衅者，并无他人，不过过氏父子耳。彼见君与妾之事已谐矣，其急谗急妒^①，当不俟终日。若欲早慰公婆之心，不妨百两于归，再结花烛。但衾绸之事，尚望君子少宽其期，以为名教光。”铁中玉见冰心小姐肯嫁过去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夫人斟情酌理，两得其中，敢不如命！”因告知父母，又禀知岳翁，又请钦天监择了个大吉之日，重请了满朝亲友，共庆喜事，外人尽道结亲，二人实未曾合卺。正是：

【校勘记】

①“急谗急妒”，原作“忌才忌妒”，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尽道春来日，花无不吐时。

谁知金屋里，深护牡丹枝。

铁中玉与水小姐重结花烛，过学士打听得知，心下一发着急，因行了些贿赂，买通一个相好的御史，姓万名谔，叫他参劾铁翰林一本。那万谔得了贿，果草一道本章奏上，道：

陕西道监察御史臣万谔，奏为婚姻暧昧，名教有乖，恳请查明归正，以培风化事：窃惟人伦有五，夫妇为先；大礼三千，婚姻最重。故男女授受不亲，家庭内外有别，此王制也，此古礼也，庶民寒族，犹知奉行。从未有卿贰之家，寡女孤男，而无媒共处一室，以乱婚姻于始；更未有朝廷之士，司马宪臣，而有故污联两姓，以乱婚姻于终，如水居一之父女，铁英之父子者也。臣职司言路，凡有所见所闻，皆当入告，臣前过通衙，偶见有百两迎亲者。迎亲乃伦理之常，何足为异，所可异者：鼓乐迎来，指视哗笑者满于路；轩车迎过

，而议论嗟叹者夹于道。臣见之不胜骇异，因问为谁氏婚，乃知为翰林铁中玉娶尚书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也。及详问其哢笑嗟叹之故②，乃知铁中玉曾先养病于水冰心之家，而孤男寡女并处一室，不无暧昧之情。今父母徇私，招摇道路，而纵成之，实有伤于名教。故臣闻之，愈加惊骇，而不敢不入告也，夫婚姻者，百礼之首，婚姻不正，则他礼难稽。臣子者，庶民之标，臣子蒙羞，则庶民安仰？伏乞陛下，念婚姻为风化大关，纲常重典，敕下礼臣，移文该省，行查铁中玉、水冰心当日果否有养病之事并暧昧等情，一一报部施行，庶几多露之私有所戒，则名教不伤，有裨于关雎之化者不浅矣。因事陈情，不胜待命不至。

②“及详问”原作“不道详”，今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万循史本到阁中，阁中商量道：“闺中往事，何足为凭？道路风闻，难称实据！”就要标坏了，当不得仇太监再三来说道：“这事大有关系，怎么不行？”阁臣没奈何，只得标个“该部知道”。仇太监看了，不想竟将本送到御前，就关会秉笔太监，检出本来，与天子自看，天子看了，因说道：“铁中玉一个男人，怎养病于水冰心女子之家？必有缘故。”因御批个“着礼部查明覆奏。”

命下之日，铁中玉与冰心再结花烛已数日矣。一时报到，铁都院吃了一惊，忙走进内堂，与儿子、媳妇商量道：“这万谔与你何仇，上此一本？”铁中玉道：“此非万谔之意，乃过学士之意，孩儿与媳妇早已料定必有此举，故守身以待之，今果然矣。”铁都院道：“他既参你，你也须辨一本。”铁中玉道：“辨本自要上了，但眦时尚早。且待他行查回来覆本时，再辨也不迟。”铁都院道：“迟是不迟，只是闻人参已，从无一个不就辨之。若是不辨，人只疑情真罪当，无可辨也。”铁中玉道：“他要参孩儿官箴职守有甚差他，事关朝廷，便不得不辨。他今参的是孩儿在山东养病之事，必待行查而后明。若是查明了其中委曲，可以无辨；若是不明，孩儿就于不明处方可置辨。此时叫孩儿从哪里辨起？”铁都院听了，沉吟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但是万谔是我的属官，怎敢参我？我须气他不过。”铁中玉道：“大人不必气他，自作应须自受耳。”铁都院见儿子如此说，只得暂且放开。正是：

闲时先虑事，事到便从容。

谤至心原白，羞来面不红。

按下铁都院父子商量不题。且说礼部接了行查的旨意，不敢怠慢，随限即行文到山东巡抚去查。过学士见部里文收行了去，恐下面不照应，忙写了一封书与历城县新县尊，求他用情。又写信与儿子，叫他暗暗行些贿赂，要他在回文中将无作有，说得妥妥稳稳，不可迟滞。过公子得了父亲的家信，知道万谔

参铁中玉之事，欢喜不尽，趁部文未到，先备了百金并过学士亲笔书，来见县尊。

你道你县尊是谁？原来是铁中玉打入养闲堂，救出他妻子来的韦佩。因他苦志读书，也就与铁中玉同榜联捷，中了一个三甲的进士。鲍知县行取去后，恰恰点选了他来做知县。这日接着过公子的百金并过学士的书信，拆开一看，乃知是有旨行查铁中玉在水家养病之事，叫他用点私情，必致其罪。韦佩看了，暗暗吃惊道：“原来正是我之恩人也，却怎生区处？”又想想道：“此事正好报恩，但不可与过公子说明，使他防范。”转将礼物都收下，好好应酬。过公子以为得计，不胜欢喜而去。

韦知县因叫众吏到面前，细细访问道：“铁翰林怎生到水小姐家养病？”方知是过公子抢劫谋害起的祸根，水小姐知恩报恩，所以留他养病。韦知县又问道：“这水小姐与铁翰林俱是少年，接去养病，可闻知有甚私事？”众书吏道：“他的闺中事，外人哪里得知？只因前任的鲍太爷也因狐疑不决，差了一个心腹门子，叫做单祐，半夜时潜伏在水府窥看，方知这铁爷与水小姐冰清玉洁，毫不相犯。故鲍太爷后来敬这铁爷就如神明。”韦知县听了，也自欢喜道：“原来铁兄不独义侠过人，而又不欺暗室如此，真可敬也！既移文来查，我若不能为他表白一番，是负知己也。”因暗暗将单祐唤来，藏在身边，又唤了长春院的住持僧独修和尚，问他用的是甚么毒药。独修道：“并非毒药，过公子恐铁爷吃了毒药死了，日后有形迹，但叫用大黄、巴豆，将他泄倒是实。”

韦知县问明口词，候了四五日，抚院的文书方到，下来行查，韦知县便将前后事情，细细详明，申详上去。抚按因是行查回事，不便扳驳，就据申详，做成回文，回复到部。部里看了回文，见历城县的申详，竟说得铁中玉是个祥麟威凤，水小姐不啻五洁冰清，其中起衅生端，皆是过公子之罪。部里受了过学士之嘱，原要照回文加罪铁中玉，今见回文赞不绝口，转弄得没法，只得暗暗请过不士去看。过学士看了，急得他怒气冲天，因大骂韦佩道：“他是一个新进的小畜生，我写书送礼嘱托他，他到转为他表彰节行。为他表彰节行也罢了，还将罪过归于我的儿子身上。这等可恶，断放他不过！”因求部里且将回文暂停，又来见万御史，要他参韦知县新任不知旧事，受贿妄言，请旨拿问：其养病实情，伏乞批下抚按，再行严查报部。

仇太监这里有力，不两日批准下来。报到山东，抚按见了，唤韦知县去吩咐道：“你也太认真了。此过学士既有书与你，纵不忍诬枉铁翰林，为他表彰明白，使彼此无伤，也可谓尽情了。何必又将过公子说坏，触他之怒，又叫人奏请来拿你，叫本院也无法与你挽回。”韦知县道：“这原不是知县认真，既

奉部文行查，因访问合郡人役，众口一词，凿凿有据，只得据实申详也，非为铁翰林表白，亦非有意将过公子说坏。盖查得铁中玉与水冰心养病情由，实因过其祖而起，不得不详其始末也。倘隐匿不申，或为他人所参，则罪所何辞？”巡抚笑道：“隐匿纵有罪，尚不知何时；不隐匿之罪，今已临身矣。”韦知县道：“不隐匿而获罪，则罪非其罪，尚可辨也。隐匿而纵不获罪，则罪为真罪，无所逃矣。故不敢偷安一时，贻祸异日。”巡抚道：“你中一个进士，也不容易，亦不必如此太执，莫若另做一道申详，本院好与你挽回。”韦知县道：“事实如此而委曲之，是欺公了，欺公即欺君了，知县不敢。”巡抚道：“你既是这等慷慨，有旨拿问，我也不遣人送你，你须速速进京辨罪。”韦知县听了，忙打一恭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因将县印解了下来，交还巡抚，竟自回县，暗暗带了单祐与独修和尚，并过学士的书与礼物，收拾起身进京。正是：

不增不减不繁文，始末根由据我闻。

看去无非为朋友，算来原是不欺君。

韦知县到了京中，因有罪不敢朝见，随即到刑部听候审问，刑部见人已拿到，不敢久停，只得坐堂审问，道：“这铁中玉与水冰心养病之事，是在你未任之前，你何所据而申详得他二人冰沮玉洁？莫非有受贿情由？”韦知县道：“知县虽受任在后，则任前之事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安敢以事在前面推诿？若果事大隐约无人知觉，谢曰不知，犹可无罪。乃一询书吏，而众口一词，喧传其事，以为美谈，而知县明知之，而以为任前事，谢曰不知，则所称知县者，知何事也？”刑部道：“行查者，铁中玉、水冰心之事，而波及过其祖，何也？”韦知县道：“事有根由，不揣其本，难齐其末。盖水冰心之移铁中玉养病者，实感铁中玉于县堂其抢救生还，而怜其转自陷于死地也。水冰心之被枪劫至县堂者，实由过其祖假传圣旨，强娶而然也。铁中玉之至县堂者，实由过其祖抢救水冰心，适相遇于道，而争哄以至也。使过其祖无抢救水冰心之事，则铁中玉路人，何由而救水冰心？使铁中玉不救水冰心，则过其祖与铁中玉风马牛也，而何故毒铁中玉？使过其祖不毒铁中玉，则水冰心闺女也，安肯冒嫌疑而移铁中玉于家养病哉？原如此，委如此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安敢不以实报？”刑部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只是铁中玉在水冰心家养病，乃暧昧之事，该县何以知县无私？其中莫非受贿？”韦知县道：“知县后任，原不知，因奉命行查，乃知前任知县鲍梓，曾遣亲信门役单祐前往窥覷，始知二人为不欺暗室之伟男儿、奇女子也。风化所关，安敢不为表白？若曰行贿，过学士书一封，过其祖百金现在，知县不敢隐匿，并当堂交纳，望上吴御览。”

刑部原受过学士之托，要加罪韦知县，今被韦知县将前后事并书贿和盘托出，一时没法，只得吩咐道：“既有这些委曲，你且出去候旨。”韦知县方打

一恭退出。正是：

丑人不自思，专要出入丑。

及至弄出来，丑还自家有。

韦知县退去不题。却说刑部审问过，见耳目昭彰，料难隐瞒，十分为过学士不得，只得会同礼臣覆奏一本。天子看见道：“原来铁中玉养病于水冰心家，有这许多委曲。知恩报恩，这也怪他不得。”又看到二人不欺暗室，因说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又是一个鲁男子了，诚可嘉也。”秉笔太监受了仇太监之托，未必实实如此。若果真有此事，则铁中玉、水冰心并其父母奉旨久矣，岂不自表？何以至今默默？若果当日如此不苟，则后来又何以结为夫妇？只怕还有欺蔽。”天子听了，沉吟不语，因批旨道：“铁中玉与水冰心昔日养病始末，水居一与铁英后来结亲原由，外臣毁誉不一，俱着各自据实奏闻。过其祖曾否求亲水氏，亦着过隆栋奏闻，候旨定夺。”

圣旨下了，报到各家，铁、水二家于心无愧，都各安然上本复旨，惟过学士不胜懊悔道：“只指望算计他人，谁知反牵连到自己身上！”欲待不认，遣成奇到边上去求，已有形迹；欲待认了，又怕儿子强娶之事愈加实了。再三与心腹商量，只得认自己求亲是有的，儿子求亲是无的，因上疏覆旨道：

左春坊学士臣过隆栋谨奏，为遵旨覆奏事。窃以初求窈窕，原思光宠蘋蘩；后日狐绥，岂复敢联萝鸟？臣官坊待罪，忝为朝廷侍从之臣，有子诗礼业身，已辱叨翰苑文章之士。年当成立，愿有室家。臣一时昏愤，妄采虚声，误闻才慧，曾于某年月日，遣人于边庭戍所，求聘同乡水居一之女水冰心，欲以为儿妇。不意既往求之后，叠有秽闻，故中道而掩耳。不识县臣以今之耳目，何所闻见，而证往日之是非？而且过毁臣子以强娶之名。夫既强娶，则水冰心宜谐琴瑟于微臣之室，何复称红拂之奔，以为识英雄于贫贱也？窃所不解。蒙恩下查，并据实奏闻，仰祈天监，勿使鲍鰥辱加麟凤，则名教有光，而风化无伤矣。不胜待命之至。

过学士本上了，铁中玉只得也上一本道：

翰林院编修臣铁中玉谨奏，为遵旨陈情事。窃以家庭小节，岂敢辱九五万乘之观；儿女下情，何幸回万里上天之听。纶音遽来，足微风化不遗；阖室是询，具见纲常之为重。既蒙昭昭下鉴，敢不琐琐以陈？臣于某年月日，遵父命游学山东，意在思得真传，一切公务都捐，何心又闻闲事？不意将至历城县前，见被多人拥挤奔冲欲倒，因而争闹至县，始知为过学士隆栋之子过其祖，抢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以为婚之所致也。臣见之不觉大怒，思为婚姻嘉礼，岂可抢劫而成？县官迫于不义者，助桀为虐。因纵水冰心而归。臣于此时，实不知过其祖为何人，而水冰心为何人也。不过路见不平，聊为一削之，何尝恩于何人

，而仇于何人也？孰知仇者竟至毒臣于死，而恩者遂至救臣于生也？臣时陷身至此中，而两不知也，既生而始知其死臣者为过其祖，生臣者为水冰心也。死臣者情虽毒，然臣未死，可置勿问。既知生臣者为水冰心，而后细察水冰心之为人，始知水冰心冒嫌疑而不讳，为义女子也；出奇计而不测，为智女子也；任医药而不辞，为仁女子也；分内外而不苟，为礼女子也；言始终而不负，为信女子也。臣感之敬之，尚恐不足报万一，何敢复有室家之想哉？今之所为室家者，迫于父命也，岳命也。父命止知遵常经，求淑配，不知臣前之遇，出于后，岳命盖感臣保侯孝，而得白其冤，因思结好，不知水冰心前已行权，后难经正，然屡辞而终弗获辞者，盖岳父误认臣为君子，而臣父深知水冰心为淑女，而彼此不忍失好逑也，故执大义，而百两迎之，不复问明烛避嫌之小节矣。虽然两番花烛，止有虚名，聊以遂父母之心，而二性之欢，尚未实结，不欲伤廉耻之性。此系家庭小节，儿女下情，本不当渎奏，今蒙圣恩下采，谨据实奏闻，不胜惶悚待命之至。

铁中玉本上了，水冰心也上一本道：

翰林院编修铁中玉妻水冰心谨奏，为遵旨陈情事。窃以黄金以久炼为钢，白璧以不玷为洁。臣妾痛生不辰，幼失慈母，严父又适违功令，待罪边戍，茕茕寡居，孤守家庭，自应闭户饮泣，岂敢妄议婚姻？不意祸遭同乡学士过隆栋之子过其祖，窥臣妾孤孀，欲思吞占，百计邪诱，臣妾俱正言拒绝。詎意圣世明时，恶胆如天，竟倚父岩岩之势，蜂拥多人，假传赦旨，打入内室，抢劫臣妾而去。臣妾于此时，身若叶而命若鸡，名教不可援，而王法不可问，自惟一死。幸值铁中玉游学山东，恰遇强暴，目击狂荡，感愤不平，因义激县主，救妾生还。当此之际，不过青天霹雳，自发其声，何尝为妾施恩，而望妾之报也？乃恶人自知阳抗理屈，而阴谋施毒，遂令铁中玉待毙于寺僧之手，而万无生机。而臣妾既受其恩，苟非豺狼，安忍坐待其死，而不一为救援也？因用计移归，而求医调治。此虽非女子所宜出，然事在垂危，行权解厄，或亦仁智所不废也，臣妾敢冒嫌疑而为之者，自视此心无愧，而此身无玷也。若陌路于始，而婚姻于终，则身心便难以白，故后臣父水居一感铁中玉之贤，而欲以臣妾侍中栢，而屡命屡辞者，以此也。即父命难违，而如今已谐花烛，故两心犹惕惕不安，必异室而居者，亦以此也。此非矫情也，亦非沽名也，止以炼黄金之钢，而保白璧之洁也。至于过其祖强娶之事，抢劫之后，又勒按臣行牌而迫婚，遣媒使戍所而逼允，真可谓强横之甚者也，即今事已不谐，而又买嘱言路，妄渎宸听，尤可谓父子济恶，而不知自悔者也。国法自在，恩威上出，臣妾何敢仰渎。蒙恩诏奏，谨据实以闻，不胜待命之至。

水冰心之本上了，铁都院也上一本道：

都察院副教御史〔臣〕铁英谨奏，为遵旨陈情事。臣闻结婚以遵父命为正，择妇以得淑女为贤。择妇既贤，结婚既正，则伦常无愧，而风化有关矣，人言何恤焉？臣待罪副都，官居表率，凡有不正者，皆当正之，岂有为子求妇而不择端庄贤淑，以自貽讥者也？臣有子中玉，滥侧词林，颇知礼义，臣为择妇亦已久矣，而不获宜家，宁虚中馈。近闻兵部尚书水居一，有女冰心，幽闲自足，莫窥声色，而窈窕日日闻，才智过人，孤处深闺而能御强暴，臣屡欲遣子秣驹而无媒，今幸水居一赦还，为怜才貌，适欲袒臣子于东床，两有同心，而因结缡，此两父母之正命也，遑恤其他？乃臣子中玉，则以养病之住嫌为辞，臣细询之，始知公庭遇变，义气之所为；闺阁救人，仁心之所激，小人谓之暧昧，正君子谓之光明者也，不独无嫌，实为可敬。故三星启夕，不听儿女之言；而百两迎归，竟行父母之命。彼二人虽外从公议，而内尚疾守私贞，此儿女之隐，为父母者不同之矣。至于人之吹求，或亦谋媒不遂，而肆为讥谤，自难逃明主之精鉴③，臣何敢多喙焉。蒙恩诏奏，谨据实以闻，不胜惶悚待命之至。

③“精鉴”原作“鉴鉴”，今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铁都院之本上了，水尚书也上一本道：

兵部尚书水居一谨奏，为下自陈情事。窃闻婚姻谓之嘉礼，安可势求？琴瑟贵乎和谐，岂宜强娶？《诗》云“展转反侧”，犹恐不遂其求，何况多人抢劫，有如强盗；高位挟持，无复礼义？宜女子誓死不从，而褰裳远避也。幸，妻亡无子，仅生弱女，拟作后人，虽不敢自称窈窕，谓之淑人，然四德三从，颇亦闻之有素，安忍当罪父边庭遣戍之日，而竟作无媒自嫁之人之理者也？乃过其祖一味冥顽，百般强横，不复思维，竟行动夺，一假传赦诏，劫之于臣家，二伏莽汉抢之于南庄，三鸿张虎噬，制之以御史之威，可谓作恶至矣。若臣女无才，陷于虎口，几乎不免矣。此犹曰纨绔膏粱之习，奈何过隆栋为朝廷重臣，以诗礼侍从朝廷，乃溺爱不明，竟以赫赫岩岩之势，公然逼臣于戍所！臣若一念畏死，而苟合婚姻，则名教扫地矣。因思臣一身一女之事小，而纲常名教之事大，故正色拒之，因触其怒，而疏请斩臣矣。孰知侯孝功成，请斩臣正所以赦臣也。又买嘱言官，以为污蔑之图，又孰知污蔑臣女者，正所以表彰臣女也。至臣女所以表彰，臣女疏中已悉，臣不敢复赘渎圣聪。然过隆栋父子之为恶，可谓至矣。蒙恩诏奏，谨据实上闻，伏乞加察而定罪焉。不胜激切待命之至。

五本一齐奏上。只因这一奏，有分教：大廷吐色，屋漏生光。不知天子如何降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痴好逮

词曰：

玉石水火盈庭际，两不相和到底①。若要敦伦明理，毕竟归天子。圣明一察谗言止②，节义始知有此。漫道稗官野史，隐括春秋旨。

【校勘记】

①此句萃芳楼藏版本作“各有封章互诋”。

②此句原作“明照里一察谗言止”，不合谱式，今据萃芳楼藏版本改。

右调《桃源忆故人》

话说铁英父子、水居一父女并过学士五道本一齐上了，天子看见，因御便殿，诏阁臣问道：“这事各奏俱到，还当如何处分？”阁臣奏道：“今五奏看来，这过其祖强娶水冰心，以致铁中玉养病情由，似实实有之，不容辨矣。但强娶而实未娶，谋死而尚未死，似可从宽。如铁中玉犯难，救水冰心之祸而自受，祸人不免，应是侠肠。水冰心感恩，移铁中玉养病，冒嫌疑而不惜，似为义举。然一为孤男，一为寡女，同居共宅，正在贞淫莫辨之时，倘暧昧涉私，则前之义侠，皆付之流水。若果如县臣所称，窥探而无欺暗室，则又擅千古风化之美，而流一时名教有光者也。臣等远无灼见之明，故前下行查之命，行查若此，似无可议。但县臣后任，只系耳闻，未经目击，不足服观听之心，一时难以定罪。望陛下降旨，着旧县臣将前事一一奏闻，庶清浊分面此断有所公矣。”天子点首称善，因降旨：

着旧历城县知县将铁中玉养病情由，据实奏明，不许隐匿诬罔。钦此。

圣旨下了，登时就传旨。原来前知县鲍梓行取到京，已钦选北直隶监察御史，正出巡真定府，见了报，知道铁中玉与水冰心已结了亲，因万谔疏参，故有此命，因满心欢喜道：“铁翰林这头亲事，我原许与他成就，只因受了此职，东西奔走，竟未践前言，时时在念。近闻他已遵父命，结成此亲，我心甚喜。不期今日又有圣旨，命我奏明，正好完我前日之愿。”因详详细细覆了一本，道：

直隶监察御史臣鲍梓谨奏，为遵旨回奏事。窃以义莫义于救人于危，侠莫侠于临事不畏，贞莫贞于暗室不欺，烈莫烈于无媒不受。臣于某年月日，蒙恩选知历城县事。臣虽不才，莅任之后，遂留心名教，以扬朝廷风化之美。适值学士过隆栋之子过其祖，闻兵部侍郎今升尚书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之美，授聘为妻，托府臣命臣为媒，时臣为属官，不敢逆府臣之命。时水居一被谪，因见水居一这弟水运，道达府臣与过其祖聘其侄女水冰心之意。水运言之水冰心者再四，始邀其允。凡民间允亲，以庚帖为主，水运既允，因送庚帖于过宅。孰知水冰心贞女也，无父命焉敢自嫁？为叔水运催迫甚急，水冰心又智女也，因窃写水运亲女之生庚，以为庚帖，而水运愚不知也。及至于归，水冰心执庚帖非

是，不往，而水运事急，因以亲女往焉。过其祖以误受帖不能有言，此水冰心一戏过其祖者，既而过其祖情不能甘，暗改庚帖，以朝期为召，欲邀水冰心会亲而结亲焉。孰知水冰心侠女之俏胆拨天，偏许其往，使其遍请贵戚，大设绮筵，又偏肩舆及门，又使其雀跃于庭以为得计，然后借鼓声之音，以发其奸状，突然而返，追之不及。此水冰心二戏过其祖者也。过其祖心愈恨而谋愈急，因访知水冰心秋祭于南庄，因伏多人于野，以为抢劫之计。孰知水冰心奇女也，偏盛其驺舆，招摇而往，招摇而还，以为抢劫之标。及其抢劫而归，众诣睹为荣观焉，乃启车而空无一人，惟大小石块、一黄袱而已，于是喧传以为笑。此水冰心三戏过其祖者也。过其祖受其三戏，其情愈迫，因假写水居一复职之报条，遣多人口称圣旨往报也。水冰心闻有圣旨，不敢不出，因堕其术中，而群劫之往。孰知水冰心烈女也，暗携利刃，往而欲刺焉。适铁中玉游学至此，无心恰遇之，怪其唐突，而相哄于道，同结至县堂而告焉。至问出其故，因叱散众人，而送水冰心归，欲彼此相安于无事也。不意过其祖怏怏焉不得于水，欲甘心于铁焉，因授计寺僧，而铁中玉病危也。铁中玉病危，铁中玉不自知。幸水冰心仁女也，感其救己之死，而不忍坐视其死，因秘计而移其归，迎医而理其病，甘冒嫌疑而不惜，犯物议而安焉。非青天为身，白日为心，不敢也。过其祖闻而愈怒也，因以暧昧污辱之，欲令臣正名教罪之，宣风化惩之。臣待罪一县，则一县之名教风化实在其职，臣何敢不问？但思同此男女之情态，淫从此出，贞亦从此出也，又何敢不见不闻，尽坐以小人哉？万不得已，因遣善窥捕门役单祐，前往窥探之，如知铁中玉君子也，水冰心淑女也：隔帘以窥，不以恩爱废义；异席盼甘，又不以矫洁废情。谈者道义，论者经权。言事则若山，不啻过于良友；论理则迎机一点，不啻明师，并无半语及私，一言不慎，且彼此感激，而有喜心；内外交言，而无惭色。诚古今名教这准而全正者也，臣闻见之，不胜欣羨，因思白璧不易成双，明珠应难成对，天既生铁中玉之义男儿，又复生水冰心之侠女子，夫岂无意？臣因就大义思之，非铁中玉而水冰心无夫，非水冰心而铁中玉无妇矣。故以媒自任，而往见铁中玉，劝其结朱陈之好，以为名教光。孰知铁中玉正以持己，礼以洁身，闻臣言怒，以为污辱，已奋然而行，竟不俟驾。其磨不磷，涅不淄，豪杰之士也。臣即欲上闻，因臣职卑，急欲转详转申，最为多事。而正不料天意果不虚生，后复因铁中玉力保侯孝之事，不居一由此赦还，因而缔结朱陈。此虽人事，实天意成全。臣闻之不胜欣快，以为良缘佳偶，大为名教增色。不意御史万谔不知始末详细，误加参劾，致蒙圣恩下询往事，天上遂夙心。臣不胜雀跃，谨将前事据实一一奏闻。揆之于义，义莫义于此矣；按之于侠，侠莫侠于此矣；〔考之贞烈〕，贞烈莫过于此矣③。伏乞圣明鉴察，时加施异，以为圣世名教风化之

光。臣无任感激待命这至。

③此二句原作“更贞莫贞于此矣”，有脱漏，今据萃芳楼藏版本增改。

鲍梓本上了，天子览过，龙颜大悦，道：“原来水冰心有如许妙用，真奇女子也，铁中玉又能不欺暗室，真是天生佳偶！言官安得妄奏？”就要降旨褒美，当不得仇太监通了秉笔太监，要他党护。秉笔太监因乘间奏道：“铁中玉与水冰心同居一室，此贞淫大关头也。今止凭鲍梓遣下设单祐一窥，即加褒美，设有奸诡情由，岂不辱及朝廷？且奴婢看铁中玉与水冰心自上本内说的话，大有可疑。”天子道：“有何可疑？”秉笔太监道：“铁中玉本上说：‘两番花烛，止有虚名；二性之欢，尚未实结。’水冰心本上说：‘于今已谐花烛，而两心犹惕惕不安，必异室而居者，正以炼黄金之钢而保白璧之洁也。’据他二人自夸之言看来，则今日水冰心犹处子也，恐无经理。倘今日之自夸过甚，则前日之誉言，未免不失情也。伏乞皇爷再加详察。”天子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将铁中玉、水冰心并诸臣，限明日午朝，俱召至便殿，待朕亲问。”秉笔承旨，便传与阁臣，阁臣因传出外廷。众臣闻了，谁敢不遵，因于次日午朝齐集于便殿，正是：

白日方垂鉴，浮云忽蔽焉。

岂知云散尽，依旧见青天。

不一时，天子驾坐便殿，百官朝贺毕，天子先召铁中玉上殿。铁中玉因鞠躬而入，拜伏于地。天子看见铁中玉少年秀美，心下敬喜，因问道：“向日打入养闲堂，救出韩愿妻女的是你么？”铁中玉应道：“正是臣。”天子又问道：“前日力保侯孝的是你么？”铁中玉又应道：“正是臣。”天子道：“既两件具是汝，则汝之胆识，诚可嘉矣。然胆识犹才气之能，如县臣所称，养病于水冰心家，而孤男寡女，五夜无欺，则古今之奇行矣，果有此事么？”铁中玉道：“此事实有之。然非奇行，男女之礼应如此也。”天子道：“此事虽有，然已往无可据矣。且问你：上本说‘两番花烛，止有虚名，二性之欢，尚未实结。’此又何故？”铁中玉奏道：“臣与水冰心因有养病之嫌，义无结亲之礼，但迫于父命，不敢以变而废常，故勉承之，而两番花烛也。若花烛而即结二性之欢，则养病之嫌，终身莫辨矣。故臣与水冰心至今犹分居而寝，非好为名高，盖欲钳众人之口，而待陛下之新命，以为人伦光耳。”

天子听奏，欣然道：“据你所奏，明水冰心犹然处子也。”因召水冰心上殿。水冰心闻命，即鞠躬而入，拜伏于地。天子展龙目而看，见水冰心貌疑花瘦，身似柳垂，一妩媚女子也。因问道：“你就是水冰心么？”水冰心朗朗答应道：“臣妾正是水冰心。”天子道：“前县臣鲍梓上本，称你三戏过其祖，才智过人，果有此事么？”水冰心因奏道：“臣妾一女子，焉敢戏弄过其祖

？只因臣父待罪边戍，臣妾一弱女家居，过其祖威逼太甚，避之不得，聊借此以脱祸耳。”天子又道：“你既知脱祸，怎不避嫌，却移铁中玉于家养病。”水冰心道：“欲报人恩，故小嫌不敢避也。”天子又笑道：“当日陌路，且不避嫌，今日奉父母成婚，反异室而居，又何避嫌之甚？”水冰心道：“当日之嫌，一时之嫌也，设有谤言，从夫即白。今日之嫌，终身之嫌也，若不存原体以自明，则今日之良人，即前日之陌路，剖心莫辨，沥血难明。今日蒙恩召见，却将何颜以对陛下？”天子听了大喜道：“若果存原体，则汝二人，又比梁鸿、孟光加一等矣。朕当为汝明之。”因传旨命太监四人，引入朝见皇后，就命皇后召宫人验试水冰心果系处女否。四太监领旨，遂将水冰心引了进去。正是：

白玉不开终是璞，黄金未炼尚疑沙。

两番花烛三番结，始有芳名万古夸。

四太监引水冰心入后宫去朝见皇后，不多时，即有两人先来回旨道：“娘娘奉旨，即看老成宫人试验水冰心三遍，俱称实系处子，娘娘甚喜，留住赐茶，先着始婢回奏。”天子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因对阁臣说道：“铁中玉与水冰心已经奉父母之命，两番花烛，而犹不肯失身，欲以保全名节，以表名教，以美风化，则前之养病，五夜无欺，诚表表矣，夫好逑中出类拔萃者也。若非朕召来亲问，而听信浮言，岂不亏此美节奇行！”因召过隆栋问道：“汝身为大臣，不能训子安分，乃任其三番抢劫，若非水冰心多才善御，必为其所辱久矣。强梁骄横，罪已不赦，乃腹肆为谤毁，几致白璧受青蝇之玷。又行贿赂嘱县臣，大干法纪。”过隆栋见天子诘责，慌忙无措，只得免冠伏地，奏说道：“臣非毁谤，实不知铁中玉与水冰心有此暗室不欺之美行。”天子又召万谔诘责道：“汝为御史，当采幽察隐，为朕表章风化，奈何听道路浮言，污蔑侠烈？朕若误听，岂不有伤名教？”万谔闻责，惊得汗流浹背，惟伏地叩头而已。天子又召韦佩嘉奖道：“汝一新进知县，能持正敢言，不避权贵，且言言得实，事事不诬，诚可嘉也。”因命阁拟旨，阁臣因拟旨道：

朕闻人伦以持正为贵，而持正于临变之际为尤贵；节义以不渝为奇，而不渝于暧昧之时为更奇。水冰心一弱女也，能不动声色而三御强暴，已不寻常矣，又能悄然解难于未然以报，且又能安然置身于嫌疑而无愧，其慧心俏胆，明识定力，又谁能及之？至其所最不可及者，琴瑟已谐，钟鼓已乐，而犹然励坚贞于自持，表清洁于神明，诚女子中之以圣贤自持者也。铁中玉既能出韩愿于虎穴，又能识侯孝于临刑，义侠信乎大臣者矣。若夫水冰心一案，陌路救援，如至亲骨肉；燕居密迹，如畏敬大宾；接谈交饮，疏不失情；正视端容，亲不及乱；从心所欲，而名教出焉；率性以往，而礼可不没。至若已系赤绳，犹

不苟合，诚冥冥不堕行之君子也。以铁中玉之君子，而配水冰心之淑女，诚可谓义侠好逑矣，朕甚嘉焉。其超进铁中玉为学士，水冰心为夫人，赐黄金百两，彩缎百端，宫袍宫衣各十袭，乌纱、鸾冕各一领，执御前金莲鼓乐旌彩迎归，重结花烛，以为名教之宠荣。水居一、铁英义教子女，善结婚姻，俱褒进一阶。韦佩申详无隐，报命不欺，具见骨鲠之风，任满钦点重用。鲍梓覆奏详明，留意人材有素，朕甚嘉焉。过隆栋纵子毁贤，本当重处，姑念经筵著绩，着降三级。万谔奏劾不当，罚俸半年。过其祖三行抢劫，放肆毒谋，谋虽未遂，情实可恶，着该县痛儆一百，少惩其横。呜呼！有善弗彰，人情谁劝，有恶不瘥，王法何为？朕不敢私，众其共凛！特谕。

阁臣才拟完圣谕，水冰心蒙娘娘赐了许多珠翠宝物，着四太监领出见驾谢恩。天子大喜道：“女子守身非偶者，古今尚有之，从未闻君子淑女相为悦慕，已结丝萝，而犹不肯草划合卺，以防意外这谗，如汝之至清至白者也。今日重结花烛，万姓观瞻，殊令名教生辉也。汝归宜益懋后德，以彰风化。”铁中玉、水冰心并众臣一齐谢恩，欢声如雷，侍臣得旨，此时执出的金莲宝烛，一对一对，已点得辉辉煌煌；合奏的御乐，一声一声，已打得悠悠扬扬；排列的旗帜，一行一行，已摆得花花绿绿。铁中玉与水冰心簇拥而归，十分荣幸。正是：

名花不放不生芳，美玉不磨不生光。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

铁中玉与水冰心迎回到家，先拜过天地，再排香案，谢过圣恩，然后再拜父母，重结花烛。只因这一番是奉圣旨之事，满城臣民，皆轰传二人是义夫侠妇，无不交口称扬。惟过不士被降，又见儿子被责，不胜悔，又不胜怒，追究耸使之人，将成奇尽情处治。万谔被罚，十分没趣。水运虽做个漏网之鱼，然惊出一场大病，因四心感哥哥、侄女容情，不敢再萌邪念。仇太监见圣上如此处分，也不敢再萌邪念。正是：

奸人空自用心机，到底机深祸亦深。

何不回心做君子，自然人敬鬼神钦。

铁中玉与水冰心这一番心迹表明，直如玉洁冰清，毫无愧作，方欢欢喜喜结花烛。这一日，在洞房中安排喜筵同饮，彼此交谢，铁中玉谢水冰心，亏他到底守身，掩尽谗人之口；水冰心谢铁中玉，亏他始终不乱，大服天子之心。饮毕合卺，众侍妾拥入洞房，只见翠帏停烛，锦帐熏香，良人似玉，淑女如花，共效于飞之乐，十分荣满。后人诗赞之曰：

三番花烛始于归，表正人伦是与非。

坐破贞怀惟自信，闭牢心户许谁依。

义将足系红丝美，礼作车迎金钿肥。

漫道一时风化正，千秋名教有光辉。

铁中玉与水冰心自结亲之后，既美且才，美而又侠，闺中风雅之事，不一而足，种各堪传世，已注入二集，兹不复赘。